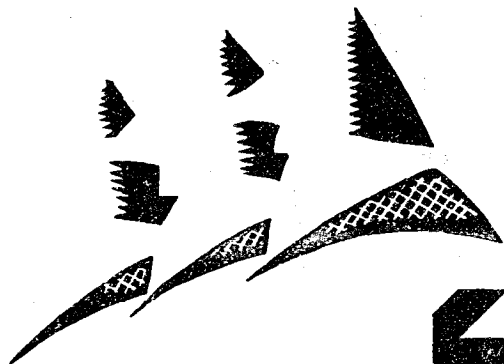


清代三傑

國印左彰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清代
三傑
曾左彭 第二集回次

- 第十七回 觀耳語乘將起疑團……………擲頭顱孤孀幾喪命
- 第十八回 三月圍城軍糧侍腐草……………一宵作法武器用鮮花
- 第十九回 賢邑令蓄心薦幕客……………俏丫攪有意作紅孃
- 第二十回 製愛情雙文貽艷服……………得奇夢公瑾授兵書
- 第二十一回 任水師保全湘省……………遵秘計攻克岳州
- 第二十二回 寶石朵奇文太平天國……………名棋逢敵手辦面狼兵
- 第二十三回 真遭殃人民都變鬼……………假被逼將士盡封王
- 第二十四回 李金鳳代父復仇……………彭玉麟尋師問難
- 第二十五回 儒宗談理學實益人心……………勇將壯聲威偽裝狗眼
- 第二十六回 陸總督攜姬援小舅……………錢軍師遣將捉清官
- 第二十七回 錦上添花李忠王報捷……………魏中捉鼉吳觀察生還
- 第二十八回 馮兆炳別母遠投軍……………陸建瀛誦經求退敵

清代三傑曾左彭 第二集回次

上海大衆書局印行

304854

- 第二十九回 對酌放矢委屈將軍……………隔車打油便宜和尚
- 第三十回 戀金陵天皇取中策……………管玉馨徐后攝淫威
- 第三十一回 塔齊布拔職選營官……………李績宜揮旗捲敵帥
- 第三十二回 手中落筋大將憚援兵……………面上飛金如君認義母
- 第三十三回 隔省辭官起困黃太守……………因禍得福種果左京堂

第十七回 觀耳語衆將起疑團 擲頭顱孤孀幾喪命

洪宣嬌一見她的漢子，又繼馮雲山陣亡，一慟之下，頓時暈了過去。蕭臣娘急同陳素鵠、陳小鵠姊妹兩個，先去揹着洪宣嬌的人中，直待洪宣嬌哭出聲來，一面方用薑湯灌下，一面勸她須得節哀，替夫報仇要緊。洪宣嬌却仍舊拍手頓足的鬧個烟霧漫天，不肯答話。詞句風雅那時的軍中，要算石達開爲主，他也忙去勸着洪宣嬌道：「蕭嫂子，方才楊嫂子所勸你的說話，一點不錯。蕭將軍既已爲國捐軀，蕭嫂子只有一邊辦理棺殮大事，一邊立即殺入長沙城中，取了張亮基曾國藩二人的心肝五臟，活祭蕭將軍，以慰忠魂。才是洪宣嬌直到此時，方始淚流滿面的答着大家道：「他的腦壳都沒有了，教我怎樣殮法？」石達開羅大綱、韋昌輝一齊答道：「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情，從前的那位關壯繆，以關公比蕭未免太過他老人家誤走了麥城，後來也是身首不能相連的。洪宣嬌一聽到身首不能相連一句，更加悲慟起來，當下忽忿忿的說道：「諸位不必勸我，人各有志，我非

殉他不可，洪宣嬌把那可字的聲音，咬得極實極重，大家看去，似乎真要前去的時候，豈知說時遲，那時快，宣嬌一見三娘要去，她便趁三娘猶未近身之際，陡然給人一個不防撲的一聲，就向地上打上一個大滾，宣嬌僅僅乎滾上一個獅子翻身，可是她那一個粉搓玉琢的身體，早已變成一條泥鰍一般起來。作者慣善作此滑稽口吻，每每使人笑掉牙齒。原來洪秀全抱着教旨，要救同胞，既要去救同胞，便得遂走胡人，故而他自己起義之後，誓不再打髮辮，既不打那髮辮，即把頭髮留長。當時當又因頭髮留長之故，只好用那紅巾裹首，以束亂髮，紅巾的制度，職分愈大的，腦後拖得愈長，也是他們的營制之一。那時因在軍興之際，無暇顧及普通服制，所以不問首領小卒，以及婦女姑娘，無不短衣赤足，腳登草履。那時又是伏天，映照上文六月一語洪宣嬌和蕭三娘、陳素鵠、陳小鵠幾個，也是頭裹紅巾，拖在臀上，上身僅著一件麻布背心，袒出兩隻粉臂，大有歐西風味。不知現在的摩登女郎是，否即效彼輩所學一笑。

下身也是一條大脚短褲，外罩一幅長僅一尺有半的戰裙，兩條羊脂玉腿，全部露出一絲沒有遮蓋，她們和那羅澤南、楊載福、塔齊布、曾貞幹等等打仗的時候，難怪人家要稱她們爲裸體美人。

又把前事一提
文氣益覺貫串

宣嬌既是裸體美人一份子，

試問一經把她肉身滾在地上，焉有不似泥鰍之理。

作者於此處頓便即將洪軍裝束帶出即是不肯浪費閒筆之意

當下

蕭三娘、陳素鵑、陳小鵑三個，陡見洪宣嬌滾在地上，現出這般臊人形狀，不禁不約而同的，都把三張臉兒，羞得紅了起來。

其實有泥遮蓋玉體使人無從覓見何羞之有要末因此未能顯然她們的美處乎

幸而忽

見一個探子飛馬報到，對着石達開說道：小的探得洪大元帥和錢李二位軍師，率着數十萬大軍，卽刻可到城外。石達開一聽洪錢李三個一齊到來，忙對蕭三娘說道：我就先同衆位弟兄出城迎接，請嫂子們快替蕭嫂子收拾一下，隨後就去。石達開說完這話，也不等待蕭三娘回話，馬上同着大衆先走。此時洪宣嬌已在地上聽得清楚，只好一任蕭三娘等人替她隨意。恩恩忙忙的一抹，卽同她們三個飛身上馬，奔出城外。及至到後，已見她的哥哥和錢李二位

軍師正與石達開幾個邊說邊哭，衆人一見她到她的哥哥，首先抓住她的雙手，放開像個破竹管的喉嚨，對她重新大哭起來道：「我的好妹子，怎麼有此禍事！我們這位蕭賢弟，又是一個以身報國，總是怪我不好，洪宣嬌聽說，早不待她的哥哥把話說完，她已一頭撞到秀全懷內，哭得上氣不接下氣的答道：「他既爲國捐軀，報仇之事，只有大哥和衆弟兄替他担任，妹子是決計要和他一塊兒去的了。洪秀全聽說，只好自己先停哭聲，然後勸着他的妹子道：「妹妹，照爲兄的意思，本想和你一同殉，我們這位好兄弟的，但是大局未定，大仇未報，此時不敢這般急急，否則去到陰曹，又拏甚麼臉兒去見他呢？妹子快聽爲兄一句，只有首先去攻長沙，等得捉到張曾等人，報了這個不共戴天之仇，再說秀全尚未說完，大家也來爭着相勸宣嬌，宣嬌那裏肯聽，甚至秀全向她下跪，她也一點不睬，大家見了，只好先去扶起秀全，正在鬧得烟瘴霧氣的時候，始見那位錢大軍師，忽地把他手，向着宣嬌輕輕的一招道：「蕭嫂子，你且過來，

所以自從宣嬌到後
並未一捉錢李二人

等我和你說幾句非常緊要的說話再講錢江正在向洪宣嬌招手的當口，大家還在暗中怪着錢江，太把這事看輕，此時連她這位大元帥的胞兄都沒法子把她勸住，豈是這樣輕描淡寫的，將手隨便一招，能有效果的呢？誰知衆人的暗忖，尙未完畢，却見洪宣嬌這人已經撲的一聲，離開她那胞兄跟前，飛快的就向錢江那邊走去，及至看見宣嬌走到錢江身邊，錢江僅不過和她悄悄地咬上幾句耳朵，說也奇怪，倒說宣嬌這人，竟會先後判若兩人起來，不但早把哭聲止住，而且一邊在聽錢江之話，一邊已在連點其首，就在此時，大家陡然不約而同的，又在暗中起了一個疑團，還當宣嬌這人，本已生得千般美貌，錢江這人，又是長得萬種風流，若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起來這樁事情，便可不言而喻，不料大家暗中的這個疑團，猶未解決，又見錢江話已停下，洪宣嬌且在答着他道：軍師之話，想來不致騙我，宣嬌那敢不聽她的聽字甫完，又在回頭對着她的哥哥說道：哥哥，妹子准聽軍師的命令，馬上

率了大兵去攻長沙，你那苦命妹夫的棺殮大事，還得哥哥費心，大家一見宣嬌如此在說，自然且把各人的疑團，先行丟開，都又忙不迭的搶着接口道：「蕭嫂子能夠如此識得大體，自然去圍攻長沙要緊，至於蕭將軍的殮事，莫說千歲和他情關至戚，誼不容辭，就是我們大家，也和蕭將軍都是患難之交，這樁大事，也得効勞，宣嬌剛待去謝大眾，洪秀全已在接口道：『既是如此，妹子快快就此出發，不必再回城去，免得見了我那蕭賢弟的屍身，多得傷心。』洪秀全說到此處，非但阻止宣嬌，不必忙着去謝大眾，而且還要眼看她立即出發之後，方肯入城。洪宣嬌一見秀全如此樣子，便將她的一雙玉手，向着大眾飛快的拱上一個圓圈，算是道謝，又去問着錢江討那先斬後奏的權柄，以便鎮懾軍心。原來洪秀全的軍制，事事採取前明法度，所以洪宣嬌有此要求。錢江聽說，即請李秀成將他所管的一面令旗，一柄寶劍，付與宣嬌道：『此物照例不能假借，現看蕭將軍盡忠面上，破例一行，但願蕭嫂子拏了此物，同着楊嫂子和陳

氏姊妹二位，此去馬到成功，飲了仇人之血，我們大家再替四位女將軍慶功。錢江說畢，這話把頭一回，跟着又對蕭三娘說道：楊嫂子，此次官軍方面，竟用那個離間之計，命人去到全州地方，布散謠言，說是我們千歲，有意命楊將軍留守後方，分明置他死地等語，幸虧被我知道，親自去向楊將軍解釋，楊將軍也能深明大義，非但不爲那些謠言所惑，而且知道我們即日出發前方，教我帶信給與嫂子，好好輔佐千歲盪平大局之後，再與嫂子相見。結過胡林翼所用之計現在我已率領大小戰艇數百艘到此，以便對於官軍用那水陸夾攻之法，不搗犁庭，決不甘休。此刻我就任嫂子爲第一路女軍統領，命陳小鵠作你的先鋒，任蕭嫂子爲第二路女軍統領，命陳素鵠作她的先鋒，就此一齊出發，直趨長沙。寫描後就到，不過長沙方面的那個曾國藩，老成持重，極有籠絡將士的手段，現在他手下的羅楊塔曾四個團練統帶，各人的本領並不亞於江忠源那廝，楊嫂

錢江隱有武侯之風

子、李秀成抖了一聲之後，又把他的眼睛望着洪宣嬌、陳素鵑、陳小鵑三個，一齊說道：「諸位此去，第一能夠馬上入城，方爲上策。若用包圍之法，以使城內糧盡自斃，便落第二層了。」

李秀成自知位分較卑，所以起先並未插嘴。此時單講軍事，極願身分。

錢江和洪秀全、石達開、韋昌輝幾

個，在旁聽說，一齊接口道：「副軍師之話極是。四位此去，須要牢牢記着。」

後來果爲秀成料中。

真非等閒洪蕭二陳四人聽說，連稱得令，此是不學口吻立即辭了大衆，督隊就走。洪秀全同

了大衆，眼看四人走後，方才入城，辦理蕭朝貴的棺殮等事。現在先講洪宣嬌等人，離開衡州，直向前方殺去，沿途所過之處，並沒一枝官軍可以抵擋她們。一天已離省垣不遠，忽接探子報到，說是撫台張亮基、參贊胡林翼、團練督辦曾國藩，業已派了重兵，把守四城，似取以逸待勞，以待我軍糧盡自退之計。洪蕭二人聽說，即命探子再探。二人便和二陳計議道：「我們出發的當口，副軍師已經防到官軍方面，怕要死守孤城，以老我們之師。現在果被副軍師料中，如何是好？」陳素鵑朗聲的說道：「依我之意，此去能夠立即攻入城內，自然再好沒

有否則可把四城團團圍住，外絕他們的援兵，內斷他們的糧草，并可分兵隨意破那附郭小縣，使他單剩一個蟹臍。瞧他還能厲害不成？

照陳素鵬之計初雖也似有理一被小鷗一駁便即不佳

陳素鵬說完，陳小鷗忽地把她的那雙撩得人死的眼晴，對着她的姊妹一瞄道：

先寫小鷗的嬌媚之態

姊妹這個法子，若是換在從前，或是用在以後，都也狠好，獨有現在

不妥。我們副軍師，本已說過，曾國藩這人，最要防他，這末我們此來，能夠用了兵力把他除去固好，否則也要用他一個計策，使他們的皇帝，革他官職，也算替我們除他。我知道滿州的皇帝，最是不相信漢官的，所以漢人雖是位至制台，還有一個同城的將軍監視着他，位至撫台，也有一個同城的都統監視着他。若遇軍事時代，只要一失城池，不但馬上拏問，甚至就在軍前正法，也是常有之事。可是一班漢官，也有一個巧妙法子，前去對付遠在北京，目不能見，耳不能聞的那位皇帝，歷來的督撫大員，那怕通省的州縣，統統被敵所佔，只要省垣地方未曾失守，他們對於皇帝，便覺有詞可藉，就是那個皇帝，却也承認

他們只要未失省垣，便沒多大罪名。此是前清惡例一個江湖小小女子何以如此了現在我們單是圍城不克，曾國藩的官兒依然仍在，如何能夠除他。繼寫小鵲的程世之才陳小鵲說到此地，洪蕭兩個以及她的姊姊，無不擊節大贊她道：着着着，這話極是極是，宣嬌又單獨說道：現在我們不管怎樣，殺到城下再說。小鵲又接口道：既是如此，可令探子沿途偵探，各處可有伏兵。蕭三娘又點點頭，即命探子照辦。她們索性慢慢地前進，及到城門相近，幸沒甚麼伏兵阻路。洪蕭二人，一面下令紮下營頭，一面又命手下女兵，統統預備雲梯攻城。誰知曾國藩自在衡州城外吃了一個敗仗之後，回至省城，決計一面添招團勇訓練，一面和張亮基兩個會銜飛奏朝廷，自請失利處分，並請速派各省援兵，以救孤城。那時幸虧咸豐皇帝的身邊有個很相信漢官的肅順在那兒，所以張曾二人並未得着甚麼嚴譴，且准他們多招新兵，以便對付敵軍。這樣一來，就給了張曾二人的一個死守機會了。有一天晚上，曾國藩獨自巡城，到了西門，正是洪宣嬌的駐軍所在，曾國藩忙向宣

嬌的軍中一瞧，不覺咋舌起來道：「如此軍容，怎麼竟出女人手裏？那時的塔齊布，也是奉派守禦西城，一見曾國藩在贊敵人，自己很沒面子，便上一個條陳道：『敵軍一連攻打我們十多天了，了十多天標下冷眼瞧着，這班女兵，似乎已有一些疲倦之態，標下想於此刻放下吊橋，衝入敵營，殺他們的一個不備，倘有疏虞，願受軍令。』曾國藩聽說，也就點首允准。塔齊布見了大喜，馬上督率所部，放下吊橋，悄悄地殺到宣嬌營前。那知尙未站定，忽聽得陡的一聲信炮，一分鐘不到的工夫，已見左有洪宣嬌殺出，右有韋昌輝殺出，頓時就把塔齊布這人圍在核心。原來錢江和李秀成二人，早已料到官兵素無紀律，一見女兵，縱無奸淫之心，却有艷羨之意，兵心一懈，自然要減勇氣不少，所以他們主張女兵先行，以懈官兵。然後又命韋昌輝、羅大綱、賴漢英、陳玉成四人，扮作女兵模樣，隨後追上，暗入洪蕭軍中。官兵方面，決不能夠防到。此地特地明敘不用暗寫，要使閱者容易醒目。誰知偏偏遇見這個塔齊布的眼睛最尖，早已被他瞧破機關，但是塔齊布雖能瞧破機

關可是已被他們圍在核心，當時只好拚命廝殺，曾國藩站在城上瞧得清楚，恐怕塔齊布寡不敵衆，忙命旗牌飛速的調到羅澤南一軍，出城接應，他自己也在後面督陣，不防那個洪宣嬌的一雙眼睛，也有塔齊布的一般尖法，一見曾國藩這人，已下城樓督陣，她急丟下塔齊布這邊，一馬梢到曾國藩面前，拚命撲去，要想趁此活擒到手，她替她的漢子報仇，可巧那時曾國藩的身邊，又沒甚麼護身將官，只得轉身就逃，宣嬌如何肯放，曾國藩正在間不容髮之際，忽見一個少年小兵，陡的大吼一聲，飛奔而上，單將他一個救回城去，當時塔齊布和羅澤南兩個，一怕主將有失，二因敵軍有備，便不戀戰，只好就此一同收兵回城，等得連連放下吊橋，還見那些女兵，一邊奮力追趕，一邊拍掌叫罵，他們也不再管這些，單是急急忙忙的想去問慰他們主將，及至走到，忽見曾國藩却和一個少年小兵，並立談話，不禁一楞，疑有這等現象他們二人猶未開口，已見曾國藩指着那個少年小兵，對着他們皺了雙眉的說道，方才沒有此人奮身

救我此時早被那個女賊活活捉去，那兒還會再和你們相見，此人有才如此，我竟沒有知人之明，使他屈作小卒，有愧多矣。道德如此令人可敬，迂腐如此令人可笑。羅塔二人忙問那人姓名，方知叫做張玉良，現充中軍之中的一個小兵，正待獎勵幾聲的當口，又見張亮基、胡林翼以及合城的大小文武官員紛紛而至，都來問候曾國藩了。他們二人只好暫時退下，等得張胡二人慰問曾國藩之後，又將張玉良這人拔陞省防統帶。張玉良謝了退去，他們方才上去對着曾國藩謝了保護不周之罪，方始又對張胡會三個說道：「今天晚上的去攻賊營，本也不過出之連日困守孤城的悶氣而已，得手與否，無關正事。最要緊的是各省援軍能夠早到才好。否則單單這一股女賊，已沒善法對付。倘若賊人的大軍隨後到來，這麼孤城，恐怕難守。即使能守，各軍的糧路已斷，究取何法接濟軍民之食？三位大人，想有主張。」張亮基先答話道：「糧草一事，我正和一班巨紳商酌。這兩天之內，還不得事。但是援兵不能即到，倒是一樁難題。」張亮基剛剛說到此處，忽探

子報來，說是洪秀全已率水陸兩路大軍，殺奔前來，曾國藩將手一揮，先命探子退去。細忙和張亮基、胡林翼二人商議道：「賊軍既用水師，倒被他們佔了先着。這樣看來，賊軍之中必有能人。現在我們只有一面誓死守城，一面從速籌款，趕造船隻，以禦水賊。」胡林翼接口道：「若造船隻，這筆費用非同小可。中丞既要先顧籌措軍糧，又要再籌造船之費，怎麼禁得起這個雙管俱下？要末還是募捐，有點希望。」張曾二人聽說，甚以爲然。其時天已大亮，大家只好暫時各散。這末洪秀全的水陸兩路大兵，怎麼來得如此神速的呢？內中却有一層道理。原來那天洪秀全同着大眾進了衡州城之後，見着蕭朝貴的那個無頭屍身，常提無頭屍身並未空泛之文一個個人跟着洪錢李等人，復又大哭一場，棺殮既畢，即遵洪氏的教旨，用過火葬。錢江却於此時，先與李秀成暗中商量一下，便來對着洪秀全說道：「我與秀成二人之意，湖南也非軍事必爭的所在，我們只有趕緊率了水陸兩路人馬，即向長沙殺去，能夠就此得手，固是好的，否則另有別計。」秀全忙問

怎麼別計，錢江便與秀全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咬上一會耳朵，作者又黃開子來了可恨秀全

聽畢，自然大喜，第二天黎明，錢江便同洪秀全率着大軍，卽向長沙進發，沿途

也沒阻碍，到達之後，卽與兩路女軍會合一起，官場的令旗寶劍尙未用過請閣下文秀全一面分兵四

出掠地搶糧，一面日夜圍攻省城，這樣的又攻了一個多月，一個多月記着那座孤城竟

被曾國藩督同羅楊塔曾四個，居然守得鉄桶一般，毫沒一絲破綻可擊，洪秀

全至此，便有些不耐煩起來了，他就傳下一令，說是誰能首先攻入長沙，卽作

長沙之主，也用劉邦項羽同攻咸陽之法當時手下諸將，一見這個命令，個個都想作此長沙之主，

無不拚命攻打，內中尤以洪宣嬌要報夫仇，她就在一天晚上，帶了陳素鵠那

個先鋒，連夜一同去爬雲梯，她們兩個，真也有些能耐，不管城樓之上，那些箭

如雨下，只是一壁撥落箭桿，一壁已經爬上城垛，那知就在這個當口，洪宣嬌

剛剛把腳站穩，正想由她奮力殺退守城官兵，好去開城，放入大軍，倒說忽被

曾貞幹一見兩個女將，業已上城，手下兵士，嚇得一半逃散，一時喝止不住，只

好忙去拏出一個腦壳、對准宣嬌的臉上、撲的一下、用力釘去、宣嬌突見這個腦壳、陡然大叫一聲、頓時一個倒栽葱的、就從城上跌下、正是、

綠珠墮地幾無命

梁武呼天已絕糧

不知洪宣嬌跌下之後、有無性命、且闕下文、

評曰、此回平叙戰情、亦屬長篇小說應有之布置、此種地方、最難出色、有文若此、非三折肱者、曷克臻此、

第十八回 三月圍城軍糧恃腐草 一宵作法武器用鮮花

洪宣嬌忽被一個腦壳向她一釘，陡然嚇得大叫一聲，一個倒栽葱的跌落城下，照規矩說來，那座湘省城郭，至少也有二丈高，一個人自上跌下，即不粉骨碎身，也得頭破血出，幸虧宣嬌這人，內功很是不錯，所以身體異常結實，跌下之後，僅僅乎暈了過去，那時她的手下女兵，一半在爬雲梯，一半還在地上，忽見她們的主將，陡然之間，跌將下來，慌忙奔去，搶着背了進營，那個陳素鵬，本是跟踪上城的，僅差宣嬌幾步，一見宣嬌翻身落下城去，當初還當中了甚麼土槍，或是箭頭，她也不敢單獨再留城上，立即飛下雲梯，剛一到地，就見地上有個東西，一班女兵正在爭搶，疾忙喝退女兵，自去拾起一看，方才知道就是她那主將丈夫蕭朝貴的腦壳，難怪宣嬌見而一嚇，跌落城下，陳素鵬一邊這般的想着，一邊捧了那個腦壳，飛奔進營，走進中軍帳中，已見宣嬌被人救醒，正在那兒對着大眾訴說此事，她忙恭恭敬敬的呈上那個腦壳，宣嬌一見

此物那裏還能好好的走下座來，當下便跌跌衝衝的奔到陳素鵠的跟前，雙手捧去那個腦壳，早已放聲的大哭起來。此時洪秀全、錢江、李秀成、石達開、韋昌輝幾個已經得信，可巧一齊奔來，一見宣嬌捧着蕭朝貴的腦壳，正在哭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洪秀全先去把那朝貴的腦壳接到手中，一邊交與從人，一邊對他妹子說道：「我們妹婿，既已歸元，這明明是他在此顯靈，此事是椿喜事，妹子快快不必傷心，宣嬌聽說，方才畧畧止了一點悲痛道：『哥哥既是如此說法，快請哥哥將我蕭郎的腦壳配上沉香身體，再用火葬。』錢江等人不待秀全接腔，都說應該如此。錢江又對宣嬌說道：『蕭嫂子不必再管此事，好好的將養一宵，還是攻城要緊，誰知錢江還待再說，忽據探子報來，說是廣西巡撫周天爵、欽差賽尚阿兩個已被拏解進京問罪，勞崇光坐陞巡撫，廣東巡撫葉名琛、陞了兩廣總督，前督徐廣縉勒令休致，向榮、張國樑二人却和江忠源各率所部追踪而至，即日就到。』

由探子口中敘出廣西幾件大事，會却筆墨不少。

錢江一聽此話，忙對秀全說道：「他們

從後殺來，我們豈非前後受敵了麼？向榮追殺秀全一事各種小說並無一語提及不知何故怪事現在可留副軍師和千

歲在此，督率各軍攻城，我當同着石將軍、韋將軍、羅將軍、賴將軍、陳將軍，以及

二十萬大軍，前去攔敵向張江三人。秀全聽說，連連把他雙眼望着蕭三娘，又

用兩手拍着大腿，發急的說道，急凶之狀宛然如畫秀清真正不知所司何事，向張江三個

的大軍，已經出了廣西，他還沒有報告前來，悞事悞事，秀全那個事字的聲音，

却與他在拍腿的聲音，混合一起，弄得更加響了。描寫有趣蕭三娘聽說，也把她的

一張粉臉，氣得通紅起來的答道，真是一個死人，這樣要他留守何用，快快讓

我前去請問他去。錢江和李秀成、石達開三個，三雄同計自然高妙一齊說道，這倒不必現

在，趕快派一安人，去到全州，同着楊留守，又從向張江的三個後面殺來，也要

使他們一個首尾不能兼顧才好呢。妙極三人同心萬無一失大眾聽說，無不絕口大贊，韋昌輝

便告奮勇道，此事所關非小，兄弟願去一行。秀全聽了，首先應允。錢江、李秀成、

石達開三個道，韋將軍能夠親去，自然再好沒有，不過我們知道現在的秀清，

又非昔比，韋將軍此去，如果看見他的跋扈態度，千萬事事隱忍，不可在此行軍之際，和他吵鬧起來，萬一因此被人乘虛而入，那更不妙。韋昌輝聽說連這點首的答道，諸位放心，韋某雖然粗魯，這點上頭，還能分出一點輕重，說完這句，立即裝扮一個江湖女子模樣，辭別大眾，就走。錢江一等韋昌輝走後，他也率了大眾，即日出發。此時張亮基、胡林翼、曾國藩三個，也已得着向榮、張國樑、江忠源三個跟踪殺來的消息，又知錢江等率了一半大軍，前去迎敵，向張江三個去了。此地攻城的人馬，自然減去一半兵力，當下自然大喜，便一一仍令羅楊塔曾四人，小心守城。此時官方仍舊只重守字，因爲乏糧之故。又命曾大成，作爲巡查官，專誠查緝全城的好商等等，不准蘆積米麥，一經拏獲，立即正法。一面又委出不少的候補道府，以及同通州縣，去向紳矜借餉，誰知不到一月，前後日子須得記清。全城的糧食，竟至斷絕，弄得有了銀子，無處買糴，這樣的僅又過了十天八天，不論百姓，不論兵勇，大家只好都用草皮樹根，作爲糧食，甚至竟有吃起腐草起來的了。曾國藩

這人、他的爲人、最是慈善、一見大家都吃腐草、他就急把張亮基請至、垂着淚的、對他說道、百姓如此困苦、都是我們做官的、沒有力量殺退賊人的原故、張亮基聽說、只好皺着眉頭的答道、這也是力不從心之事、並非我們有心這樣、現在閉城、已經兩個月了、所有的紳衿、那裏委實不便再借的了、若是這樣的、再過幾天、連買油燭的零錢、都沒有了、事已至此、滌老有何特別法子籌餉、曾國藩聽了、也是皺着眉頭的答道、募捐之事、已成強拏之末、難道潤之也不幫同想點法子的麼、張亮基又說道、他是連他的親戚故舊那兒、一百兩、二百兩的都借滿了、因爲這個籌餉的事情、本是兄弟的責任、所以前幾天的時候、無論如何爲難、不敢來作將伯之呼、現已到了不堪設想的地步、若是再沒有大宗餉項籌到、不必賊人破城、合城的軍民人等、也要同歸於盡的了、曾國藩聽說、連連的長嘆了幾聲道、中丞且勿着慌、我們若再不能鎮定、軍心就要大亂、那就真正的不堪設想了呢、且讓兄弟親自出去瞧瞧、幾個朋友再說、說着、又

對張亮基說道，可惜我的那位歐陽內弟，現在還在北京當差，一提及倘若他在

此地，較有一點法子可想，張亮基忙問道：歐陽令親，倒是一位急公好義的人

物麼？

應該問的
詞氣活畫

曾國藩搖搖頭道：他也沒甚家當，不過很有幾個富家子弟，是他

朋友，張亮基聽說，又談上一會方去，曾國藩送走張亮基之後，他便一個人，踱

了出去，原想以他的面子，再向一班親友，各處湊集一點，也不過望牠集腋成

裘之意，誰料自朝至暮，一連走上十多份人家，不但一文沒有借到，而且有兩

處地方，他還反而借給他們十兩八兩，以救殘喘，原來問他借那十兩八兩的

兩位戚友，本是湖南省中巨富，都因圍城兩個多月，鄉間的租米不能進城，當

舖之中，每人只當一串錢，還是撫台出的告示，不然城中的當舖，都關門了，曾

國藩的第一天，雖然出門不利，他還並未死心，第二天大早，他又出去走走，偶

然走過一家名曰謙裕的當舖門口，忽見櫃檯之上，有個朝奉，擎着一本書，似

乎看得津津有味，在那兒，曾國藩見了那個朝奉，竟在櫃上看書，心中便暗

忖道、軍興時代、百業凋敝、如此一月、皇皇大當、竟至門可羅雀、以致朝奉看書消閒、如此說來、此地百姓、也算苦極的了、大概連一串錢的東西、都不能再來質當、這個日子、還能過下去麼、曾國藩一邊想著、一邊已經走近當門、再把手看書的那個朝奉、仔細一瞧、不覺大吃一驚、起來、你道爲何、原來那個朝奉的一張臉蛋、非但生得天庭飽滿、地角方圓、而且一種沉靜之中、含着一股英發之氣、曾國藩至此、不禁立定下來、又在暗忖道、我平生看見人的品貌、不能算在少數、怎麼一個僅充朝奉的人物、竟有這般奇相、

彭雪琴本此書一部份之主人翁又爲清朝三傑之一、所以鄭重其事的教之

曾國藩剛剛想到此地、正待上前再看一下、忽見另外一個生得獐頭鼠腦的朝奉、手上擎了畫着一幅梅花的帳沿、笑嘻嘻的直走至那個看書的朝奉面前、把那一幅帳沿、向他臉上一颺、道、雪琴、你還騙我不畫梅花呢、你瞧、這個難道是一隻野狗的爪子、印了上去的、不成、曾國藩一見那個看書的朝奉、還會畫這梅花、忙又仔仔細細的偷眼一望、曾國藩不望猶可、這一望、真正的害得

他幾乎要贊出聲來了，原來這個朝奉，本來不是市儈之流，還是衡陽的一位秀才，官名叫做彭玉麟，字雪琴，他的父親名叫鶴皋，曾任安徽懷甯三橋鎮的巡檢多年，嗣調合肥梁園鎮的巡檢，爲人仗義疏財，作官半世，竟至清風兩袖，貧無立錐，母親王氏，也是一位大賢大德的婦女，自從生下這位玉麟之後，幾至不能撫養，那知這位玉麟，也是天生異人，自幼不以家貧爲念，只知孝順父母，讀書之外，且喜學畫梅花，當時因爲無力籌措束修，無處去拜名師，他便每於讀書之暇，拏了紙筆，對着門外一樹梅花摹仿，日子一久，畫的梅花，居然有人請教，因此堂上二老的養膳之資，自己讀書的束修之費，無一不從此中而出，入學之後，父母次第下世，服滿去下鄉場，荐而不售，弄得家中實在不能存身，只好出外謀館，那知奔波了兩三年，一個館地也謀不到手，仍又回到家鄉，一天無意之中，遇見一個幼時隣居，名叫蕭滿的，湖南鄉風，父母呼他幼子，每用滿字，猶之乎考場中的殿軍意思一樣，又彷彿四川人呼小的兒女謂之老

么江浙人呼小的兒女，謂之阿小一般。不才初見吳江沈曰霖的粵西瑣記裏頭，有土字一則，說是狷音近滿，謂最少也，以爲滿字或是狷字之悞。後閱本書主人翁曾文正公全集，有滿妹碑誌的說話，說是吾父生子九人，妹班在末，家人稱之曰滿妹云云。文正公爲一代的儒宗，他也取用滿字，不用狷字，方知狷字乃是俗字，不足據也。

作者博學能文，日本的帝國大學教授，梅謙次郎曾爲作者之授經師。每於教授文科時，對於彼國生徒盛譽作者爲支那詞章派之小說家。吾國學界亦有江南八才子之一的稱謂。

作者在小說中能引據與此此書不可以尋常小說讀也。

當時彭玉麟遇見蕭滿，便和他同到一家小茶館中吃茶。蕭

滿問他遊學回來，

前清秀才畏考歲考每逢學院按臨即報遊學出門以避考試。

可有一點積蓄，彭玉麟悵悵然的答道：我

何常出去遊學，却是出去謀館，弄得一事無成，徒勞往返而已。蕭滿聽說，便勸他去到本縣的那座石鼓書院肄業，既免學費，還有膏火獎金可考。每月考第一名，的生員是八串，童生是六串，拏來當作零用，不無小補。彭玉麟聽說，也就應允。誰知進了石鼓書院之後，山長雖然愛他文字，每考都列前茅，無奈幾串錢的膏火獎金，無濟於事。蕭滿又勸他學作扶乩，可以弄些零錢化用。彭玉麟

聽說又答應了蕭滿，這樣一來，他們兩個便常常地出去替人扶乩，後來竟有人前來請教，非但零化有着，連二人所穿的衣服，也有着落起來。有一天，忽有一個縣裏的老年門稿，縣中家人有門稿箋稿之分因爲兒婦患病，來請彭玉麟和蕭滿兩個扶

乩開方。彭玉麟私下忙與蕭滿商議道：「你我並不知醫，如何會開藥方，萬一弄錯藥味，豈不害人？」彭玉麟如此存心，後故大發。蕭滿却因爲幾天已沒生意，無錢化用，便怪著彭

玉麟道：「你沒錢化，要來和我咕噥，此刻有了生意，又要推三推四，說着不待彭玉麟回話，已把彭玉麟拖至乩壇面前，硬逼着一同扶了起來。彭玉麟因見那個老年門稿，一種惶急情狀，令人不忍，當下只好假扶箕斗，寫出一詩道：

無端患疾到心頭，老米陳茶病卽瘳。持贈與君惟二味，會看人起下高樓。

此詩平平，但扶乩之詩往往如此，稍一深奧，求者反不解也。

那個老年門稿，見了大喜，當下卽送一兩香金而去。蕭滿一俟那個門稿去後，馬上笑嘻嘻的，又怪着彭玉麟道：「你這傻子，真正不會賺錢，像今天這樁生意，

須得先在此盤之上、寫明索銀若干、求者還償、方才減退、你怎麼就馬上作詩開方、豈非失去、一樁大生意麼、蕭滿比於彭玉麟良秀即見矣彭玉麟聽說、皺着雙眉的答道、我們二人、本非挾着那個鄧思賢之術、牟利爲活的、你這辦法、我不贊成、就是方才的兩味藥料、你該知道吃不壞的、蕭滿聽了、也不多辯、單將一兩銀子、分了一半給彭玉麟、大喜而去、第二天大早、彭蕭二人方才起身、又見那個門稿、已經高高興興、拏了香燭福禮、前來謝仙、謝仙之後、又送蕭滿彭玉麟、各人五兩銀子、說是乩仙真靈、昨晚我的兒媳、服下仙方、立卽痊愈、那個門稿、說完自去、蕭滿一見那個門稿走後、他却高興得對着彭玉麟、連連將他的腦亮仰着天、又把他的身子、慢慢地懸空、打上幾個圈子、宛然繪出一個惡少年喜極之態方把身子站定、大笑着道、雪琴、今天這等意外財項、我是好人、不肯抹煞你的做詩功勞、你得六兩、我得四兩吧、彭玉麟起先瞧見蕭滿那種無賴的形狀、已在大笑、此時又見蕭滿終日孜孜爲利、居然肯得少數、便用手指指他道、還是對分了吧、這件也是徼倖

之事、下次不可認爲老例、蕭滿聽了大吃一驚、忙問彭玉麟道、此話是真是假、倘是真的、我是只有尋死去了、彭玉麟剛待答話、忽見那個門稿、又恩恩的走了進來、對着他們兩個、一揖到地的說道、一揖到地 語氣十足敝上金日聲老爺、他有一位五歲的小姐、因爲有病在吃補藥膏子、不知怎麼一來、誤服了四兩鴉片膏子、現在的性命、已在呼吸之間、快請二位、一同去到衙門、倘能醫愈、我們小姊、敝上一定重謝、連我也有功勞、彭玉麟聽說、正待托故謝絕、那知蕭滿、早已一口承接下來、此人真正胆大妄爲彭玉麟因爲那個門稿在側、又不好當面怪着蕭滿、只好同着蕭滿、拏了乩盤、去到縣衙、及至走入簽押房內、那位金日聲大令、早已擺設着香案、恭候多時的了、一見那個門稿陪着彭蕭二人入內、慌忙行禮、分了賓主、坐下道、小女此時業已不中用的了、二位既已到來、不知乩仙可肯賜方、蕭滿不待彭玉麟開口、他又搶先說道、我們所請之仙、無不大慈大悲、只要一服仙方、死人也會變活、彭玉麟坐在一旁、一聽此話、不禁汗如雨下、却在腹中暗罵

蕭滿道該死東西，怎麼這般不知輕重，一個五歲孩子，服了四兩鴉片，還說死人也會變活，真正害人不淺。

只假玉麟的腹中幾句暗付罵着那個蕭滿，之話已將事之急危本人爲難全行輸出。

可是彭玉麟的腹中，猶

未罵完，那位金日聲大令已經肅立案前，來請彭玉麟和蕭滿扶乩。彭玉麟至此又只好去和蕭滿同扶，手上雖然扶着乩盤，腹中正思想出一味解毒之藥。那知因爲愈急，愈加想不出來，除了滿身滿頭汗出如漿之外，真正一味藥名也想不出。彭玉麟正在大大爲難，深悔不該同來之際，忽然覺着蕭滿竟把那個乩盤連連撥動，已在催他快寫藥味之意。彭玉麟無法，只好隨意寫出蓖麻子三個大字。彭玉麟剛剛停手，那位金日聲大令已在說着請求乩仙快賜分量，遲則無救之語，不防蕭滿一聽遲則無救四字，他便自由作主，忙去寫出一兩二字。彭玉麟一見蕭滿寫出一兩字樣，不禁嚇得變色，還想設法止住，已經不及。那位金日聲大令早已飛奔的入內去了。彭玉麟一等金大令走後，恨得只把乩盤一推，低聲喝着四字可笑蕭滿道：你我二人，今天要犯人命了。蕭滿聽說

方始一嚇復又大張其目的問道、怎麼寫多了不成、這末我們快快逃走、彭玉麟蹙眉道、他是一縣之主、逃也無益、誰知彭玉麟的一個益字、剛剛出口、已見那位金大令、回了出來、命人擺上酒席、陪同蕭彭二人、一邊吃着、一邊說道、我已命人抓藥煎服、小女果能服了仙方、痊愈、一定從重酬謝二位、蕭滿不知輕重、尙在希望徼倖痊愈、彭玉麟只道已闖大禍、雖有龍肝鳳尾、不能下咽、那知忽見一個丫頭來報、說是小姊服藥之後、忽然吐瀉並作、現已大愈、金日聲正要道謝、又見一個丫頭、跟着奔來稟知他道、姨太太房裏、出了妖怪、現在憑空的一切東西、自會起火、且有亂石打人、金大令不待丫頭說完、忙問彭蕭二人道、二位既會扶乩、不知可能捉妖、蕭滿卽把彭玉麟一指道、我們彭大哥就會捉妖、金大令聽了、不禁狂喜、立卽一面一把將彭玉麟拉至內室、一面就命太太姨太太等人避開、好讓彭道長捉妖、此時彭玉麟又急又恨、又怕又嚇、正待老實說出不會捉妖的當口、那知他的腦壳之上、忽被一樣東西、對准打來、連

忙將頭一閃，那件東西方才砰訇一聲落至地上，仔細俯首一看，乃是一個便桶之蓋，彭玉麟至此，忽然大怒起來，他也忘了自己不會捉妖，早已摩拳擦掌的，向空大罵道：「何物妖魔，敢以穢物前來擲我！」一邊罵着，一邊急不暇擇，就把桌上所擺滿插鮮花的一個白玉花瓶，取到手中，奮力的就向空中擊去。其狀如此，不但打得粉碎，可是半空之中，同時墮下一隻張牙利嘴的極大死狐。類有此耳，不然彭公要賠花瓶矣。正是

正人自有神相助，邪怪何因法已無。

不知此狐竟從何來，且闕下文。

評曰：此回忽然大叙彭玉麟之趣史起來，真屬奇筆。首叙曾事以莊，此叙彭事以諧，足徵警警大才，無往而不利者也。

連 環 圖 畫

楊家將

全書十二册合裝一錦盒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七折

說 唐

全書十二册合裝一錦盒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七折

包公出世

全書十二册合裝一錦盒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七折

征 東

全書十二册合裝一錦盒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七折

三 笑 緣

全書十二册合裝一錦盒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七折

本書搜集各種舊小說中比較有趣味之事蹟，用美麗活潑的圖畫，一幅一幅表現出來；上面再用簡潔明白的文字說明。幅幅連續，活龍活現，比看影戲還要有味。無論男女老幼，在閑暇的時候讀此書，既可消遣解悶，又可得到歷史上的見識，更能增加個人道得之修養。

本書封面全用五彩布紋紙，裏頁全用六十磅厚報紙，與市上用油光紙所印者不同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十九回 賢邑令蓄心薦幕客 俏丫鬢有意作紅孃

彭玉麟突見一隻張牙利嘴、極大的死狐，與那一座白玉花瓶一同墜地，不禁也吃一嚇。此時也顧不得先說打碎值錢之物的說話，單去把那一隻死狐提到手內，正在細望端詳的當口，那時金日聲大令已同他的太太和姨太太等人，一齊圍了攏來，爭看死狐。於是七張八主的，各說各話，有的說是此是大仙，恐怕他的子孫要來報復，如何得了；有的說是如此一隻大狐，必已成了精的，若非彭道長有這本領，我們全家，必被吃盡。金日聲本是浙江人，還是曾國藩戊戌科的會試同年，伏筆之處 使人不覺素負文名，且最不信這些神怪之事。這次因為愛女悞食鴉片膏子，膝下只有這點骨血，所以只好聽了她那門稿的保舉，邀請彭玉麟和蕭滿兩位到衙扶乩，起先看見彭蕭二人，開出仙方，竟把他那垂斃的愛女救活，心裏已經極端佩服彭蕭二人的本領的了。此刻又見彭玉麟能用法術，把那一隻大狐置諸死地，自然更加信服。當下先把一班嘖嘖喳喳的

婦女們、禁住瞎講、然後去問彭玉麟、此狐如何處置、彭玉麟見問、方把手上那隻死狐、向那地上一丟、不防丟得過重、那隻死狐、陡被反激力一經激動、頓時迸了上來、可巧不巧的恰去跌在那位姨太太的腳上、當時只聽得一聲怪尖的喉嚨喊的道、不好了、狐仙顯聖前來捉我了、彭玉麟慌忙奔去拾起、指給那位姨太太去瞧道、這是死的、怎會捉人、那位姨太太聽說、還在嚇得倒退幾步、的答道、這末快請彭道長先把這個嚇人東西、處置過了、再講別的、彭玉麟聽說、便請金大令命人速將這隻死狐、用火燒去、免得貴眷們害怕、金大令果命差役把狐燒去之後、始請彭玉麟就在房裏坐下、又鄭重其事的問這死狐的來歷、彭玉麟正待答話、忽見幾個丫頭、正在地上收拾那個打得粉碎的白玉花瓶、不瀉又見地上、被那花瓶裏頭的水、以及花瓶裏頭的花、弄得一場糊塗、心中一時過意不去、忙向金大令告罪、不該用這貴重花瓶、當作武器、金大令慌忙笑答道、彭道長快快不必如此說法、這座花瓶、就算值得百十兩銀子、怎

能抵得過那個妖狐，使人有性命之憂的呢？彭玉麟聽說，方才再答金大令起先問的話道：治晚素來不會捉妖，不知敵友何故貿然說出，現在總算一天之喜，既將這個妖狐除去，還靠公祖的洪福所致。金大令聽到此地，不禁一楞道：怎麼說法？彭兄竟不會捉妖的麼？這倒奇了。彭玉麟因見這位金大令確是一位正人君子，便不相欺，索性連那扶乩都是假的，以及他的家世景况，統統告知金大令聽了。金大令一直聽完，忙把手向彭玉麟一拱道：如此說來，彭兄雖無捉鬼拏妖之術，却有安邦定國之才。我有一位同年，就是現在正在省城創辦團練的那位曾滌生侍郎，彭兄具此才學，埋沒此地，豈不可惜？若肯出山，我倒可以代作曹邱，彭玉麟聽說，忙也還上一拱道：公祖厚意，治晚當然感激萬分。不過治晚與這位曾公，毫沒交誼，貿然前去投効，恐怕脾氣不合，反而帶累公祖所舉非人。倘若像公祖這樣的上司，治晚就願以供驅策的了。彭玉麟的出處極之意既不敢高聲價又不呼即去為人傑也金大令連連笑謝道：彭兄乃是一條蛟龍，豈是老朽這個池中

可以存得住身的、現在姑且不談、金公已
有主張我同彭兄且去喝他幾杯之後、還有一

些不覓之敬、送與彭兄和那位貴友、彭玉麟又連稱不敢、即隨金大令回至簽

押房裏、此時蕭滿已據那個老年門稿、報知彭玉麟在那上房、除了妖狐之事、

蕭滿正在喜出望外、一見彭玉麟同了金大令出來、他又冒冒味味的去向金

大令獻功道、公祖、治晚本說我們這位敝友能夠捉妖、現在是不是、足見治晚

不騙公祖的吧、金大令倒也老實、先與彭玉麟一同入座、一邊吃着、一邊即把

彭玉麟所說之話、簡單的述了幾句給蕭滿去聽、蕭滿至此、方才紅了臉的、嚙

嚙嚙的答不出甚麼話來、金大令便不再說、等到吃畢、即命家人拏出五十

兩的元寶十隻、四隻送與蕭滿、六隻送與彭玉麟、餘外又送給彭玉麟幾身衣

料、蕭滿見了元寶、心裏雖在躍躍欲試、但因彭玉麟將他的西洋鏡拆穿、因

此不敢作主、單把一雙烏溜溜的眼珠、只管望着彭玉麟、等他發落、作者並非故意刻
薄蕭滿實因描寫

幸虧彭玉麟已知其意、便對金大令說道、公祖忽賜厚祿、治晚

蕭滿窮窘之狀所謂箭在
弦上不得不發耳

斷不敢受，但是做友無意一言，總算藉此除了妖狐，公祖所賜他的，治晚教他拜受，治晚一份，快請收去，金大令此時已知彭玉麟的品行，便笑答道：貴友區區之物，當然是要收的，彭兄現在正在發憤用功之時，這一點點聊助膏火之費，萬萬不可推却，兄弟並不是酬報捉妖之禮的，彭兄可以不必見外，金大令說完這話，不等彭玉麟回話，就命那個老年門稿，將那銀物先行送到石鼓書院去了，彭玉麟瞧見金大令如此誠心，方才謝了一聲，席散之後，金大令一直送出大堂，方始進去，彭蕭二人回到書院，門房笑着對二人說道：二位相公，我與你們住在一個書院之內，倒還不知二位竟會捉妖，說着，便將縣裏送來的，那些銀物，交與彭蕭二人，彭蕭二人接了之後，各給門房二兩銀子，方始回到自己房裏，蕭滿一到房裏，又是他大起來，當下先怪彭玉麟不該老實說出底蘊，復又怪他如此一筆大大生意，就是敲他一千八百的竹槓，也不爲多等話，彭玉麟一直讓蕭滿自說自話的講完之後，方始對他說道：你也不必怪我，我

明天就要離開此地的了，蕭滿不待彭玉麟說完，忙攔着話頭問道：「老琴，這樣說來，你不是在生我的氣麼？我從此連一個屁也不再放，你可不准離開此地。」彭玉麟只得正色的答道：「我老實對你說了吧，我們兩個，單是扶乩一樣事情，似乎尚不傷乎大雅，現在這個捉妖之名一出，我真正的羞見士林。」如此性情，恐有剛直之說。人各有志，彼此不可相強，我現在決計上省游學去了，我一到省，自有信來給你的。」蕭滿聽到彭玉麟說得這般斬釘截鐵，倒也不敢相留。彭玉麟忽見蕭滿無精打彩，一句沒有說話，知他定是因爲失去一個幫同賺錢的朋友，所以這般懊喪，便把金大令送給他的銀物，再分一半給與蕭滿。蕭滿謝了又謝，方才現出喜色。彭玉麟也不再去和他多談，光是連夜收拾東西。次晨真的單身進省，到省之後，住在鼓樓前一家名叫興賢棧的裏面。彭公住此，應該與賢。他既住下，不肯失信蕭滿，馬上去信通知。有一天，在他衣箱之中，尋出一捲平時所畫的梅花，他就轉念道：「現在軍興時代，如此的米珠薪桂之秋，那時長沙尚未圍城，讀者記清。與其坐食山空，何

如還是理我舊事爲妙。彭玉麟打定這個主義之後，他就老老實實的賣起畫來。棧中主人見他畫的梅花，彷彿有了仙氣，所題款字，又是筆走龍蛇，便來對他說道：現在廣西的洪秀全，聽說業已到了我們湖南的邊界了，湘鄉縣的那位曾國藩侍郎，已經奉旨在此創辦團練，彭先生有此才學，何不前去投効，包你馬上得法。彭玉麟因見這位主人並非市儈，頗通文墨，當下就把金日聲曾擬荐他，他已當面謝絕之事，說給這位主人聽了，主人聽說不覺又是艷羨，又是敬重，從此以後，一切菜飯，更加優待。詆諆之筆令人哭笑不得一天這位主人親自送進一封急信，彭玉麟見是蕭滿寄給他的，拆開一看，內中附有那位金大令的書信，上面大意說是自兄赴省，弟即將兄面荐於曾侍郎處，曾侍郎即來回信，說是現在正在搜羅人材，極端歡迎我兄前去，好在我兄既到省城，近在咫尺，何妨姑去一見，果然賓主不合，那時潔身以退，也不爲遲等語。彭玉麟看完那信，心裏雖是十分感激金公，他却仍抱平時主張，寫信給與蕭滿，托他面覆金公，推說

彭某業已離省他去云云，這位主人一見彭玉麟真的如此清高，便要和他換帖。彭玉麟笑謝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何必定要換帖之後？」方稱兄弟。（這種地方，便非常人之論）

主人聽說，只好作罷。但見彭玉麟既是以畫爲生，他忽想起一個人來，要想替他大大的兜攬一筆生意。當下且不先與彭玉麟說明，直過幾天之後，一天大早，他忽導入一位極美貌的少婦，來見彭玉麟。彭玉麟先請二人坐下，方問主人道：「這位夫人是誰？可是老兄要來介紹兄弟的生意麼？」主人笑着指指那位少婦道：「這位方夫人，就是本地謙裕當的主人，（原來謙裕當就是貴產）主人剛剛說了這句，只見那位方夫人含笑的接口對那主人說道：「承你介紹，倘若這筆生意成後，自當酬謝。此刻你若有事，可以自去招呼，就讓我在此地和這位彭先生談談。」主人聽說，笑稱：「這樣也好，說着，便又敷衍幾句，真的自去招呼店事去了。」彭玉麟等得主人走後，方才恭恭敬敬的問着那位方夫人說道：「鄙人本來不知繪事，僅繪幾筆梅花，不知夫人還是歡喜新畫起來的呢？還是歡喜現成畫就的？」

位宓夫人見問，忽然很快的偷偷打量了彭玉麟一眼，方又帶笑的接口道：「我有一個怪癖，平生最愛畫的梅花，現在寒舍業已收藏不少，今天忽承此地主人去到寒舍，說是他的棧內到了一位畫梅名家，因此特地親自過來奉求墨寶，無論新畫舊作都好，彭玉麟一聽此婦和他同癖，心裏先自一個高興，便把他最得意的幾幅取出送與那位宓夫人去瞧，那位宓夫人一經展開，就在嘖嘖稱贊道：「好一派仙筆，說着，不待彭玉麟前去向他謙遜，當下又將畫上所有種種的奇處，一一皆指點出來，彭玉麟聽了，不禁大大的一驚，忙問那位宓夫人道：「夫人方才所說，雖覺有些謬贊之處，但是句句內行，鄙人倒要斗胆問一聲：夫人定知繪事，且是好手，那位宓夫人不彭待玉麟說完，便把她的一張妙臉，對着彭玉麟嫣然一笑的說道：「彭先生的名畫，我竟愛得不忍釋手，可否此刻就請彭先生帶了這些東西，一同去到寒舍，一則我還要請彭先生再替我畫牠一百幅，二則我也有隨便塗抹的幾幅梅花，要請彭先生指教，彭玉

麟聽說，馬上一口答應道：「夫人不嫌鄙人所畫惡劣，還要再畫百幅，鄙人本在賣畫，當然極表歡迎，此去能夠瞻仰夫人的妙筆，尤其私心竊喜，那位宓夫人一聽彭玉麟一口答應，便又笑上一笑，卽和彭玉麟回到她的家中，及進書房，彭玉麟方知這位方夫人的宅子，卽在她們的謙裕當舖後面，忙問方夫人道：「此地少主人，不知是那兩個字的台甫，現在何處，可否代爲介紹？」請出一見，其與婦人交易，應該先商丈夫，此是古禮。誰知方夫人見問，陡然一呆，忽又把她的眼圈一紅，幾幾乎像要淌出淚來的樣子道：「不瞞先生，我們先夫已經去世四年的了，彭玉麟聽說也覺一楞，心裏不覺暗忖道：「我和他講了半天的說話，方才知道她是一位寡鵲，方夫人此時瞧見彭玉麟聽了她話，忽然呆呆不語，若有所思，心中更加一動，詞微便又很注意的望了彭玉麟一眼道：「彭先生，現在不必談此事情，且請坐下，讓我自己去拏出我那惡劣東西，好請彭先生指教。」彭玉麟聽說，連連答道：「夫人請便，夫人請便，及至方夫人入內，跟着就有一個清秀小童，送出一杯香茗，馬上

退了出去，彭玉麟一邊喝茶，一邊把他眼睛去看四壁所掛字畫，正在看得出

神之際，

壁上字畫彭玉麟竟看得出神以是不凡之物此是作者暗寫方氏家世

已見那位方夫人同了兩個標緻丫鬢，捧着一

大包畫件出來，先命丫鬢把那一包畫件放在檯上，自己親去打開，就請他去觀看。那知彭玉麟不看猶可，這一看，竟會不及稱贊，反把他的眼睛，又去望着方夫人的臉上起來。彭玉麟的此時在看方夫人，並無別念，不過因為瞧見方夫人所畫的梅花，竟會和他畫的一模一樣。若非此刻親眼看見，她同兩個丫鬢，剛從上房捧出，那就真要當他自己畫的起來了呢。幸虧當時的那位方夫人，一把面上幾幅取與彭玉麟在看，她又回過頭去，再揀包中畫件，所以未曾留心。此時彭玉麟的態度，彭玉麟此時也已定下神來，索性等得方夫人把她第二批畫件，拏出給與他看的時候，他才誠誠懇懇的對着方夫人說道：「不是鄙人看了夫人的名筆，當面恭維夫人，鄙人不學無術，自己畫上幾筆東西，因為尚覺愜意，每有藐視他人之處，此時一見夫人的大筆，委實除了五體投地，

之外，真沒一句贊詞。方夫人聽說，似乎很滿意的答道：彭先生既是如此謬贊，這末可肯隨時指教指教，使我得遇名師，那才三生有幸呢。彭玉麟聽說，忙又謙虛道：夫人何出此言，鄙人那好來作夫人之師，以後彼此互相研究研究，就是方夫人很快的接口道：這末就此一言爲定。此處有眼讀者注意現在就請彭先生回去，替我再畫一百幅，所有潤筆，悉聽吩咐。方夫人說着，便把彭玉麟帶去的東西，全行留下，又將她所畫的，送了彭玉麟幾幅。方才親自送出門，約定改日再見。彭玉麟回到寓中，尙未坐定，那個棧中主人，早已跟了進來，急問生意是否成功。彭玉麟老實告知其實，那個主人聽了，自然大喜，又談一回，方才出去。又過幾天，一天已經深夜，彭玉麟尙在畫那預定一百幅梅花的時候，忽見方夫人的那個丫鬟，手執一捲紙頭，走至他的案前，笑嘻嘻的將那紙頭交給他道：我們夫人特遣婢子，把這個新近所畫的兩幅梅花，送與彭先生，留作清玩。彭玉麟便去接到手中，又請這個丫鬟坐下，方才展開一看，只見第一幅並非梅

花却是畫着一座繡樓，有個標緻侍兒，捲簾以待，似乎要將一隻燕子放入樓中之意，上面題有一首絕句是：

燕子尋巢認綺樓，朝朝補綴費綢繆，侍兒解讓脚泥路，一桁湘簾盡上鈎，
第二幅才是梅花，梅花旁邊，仍是那座繡樓，有位美人，却在那兒倚欄望月，似涉遐想之意，上面也有一首七絕是：

寒風翦翦畫檐斜，香霧朦朧隱碧紗，我在樓頭問明月，幾時春色到梅花，

此詩太覺香豔，因爲別有用意，其詞方至如此。

彭玉麟他是一位何等聰明之人，一見那兩首詩，大有文君之意，他便正色的對着那個丫鬟發話道：你們夫人能有這個清才鄙人正在敬重她的爲人，此刻命你送來之畫，上有兩首詩句，絕不莊重，不知你們夫人把我彭某當作何如人看，那個丫鬟一見彭玉麟已在發話，她便站了起來，不慌不忙的含笑答道：我們夫人雖是一位文君，但他四年以來，以她冰清玉潔之志，單以畫梅解

她岑寂、並沒甚麼再醮之意、自從遇見彭先生之後、因見彭先生的才情和她相等、品貌和她相似、人非太上、何能忘情、莫說我們夫人素嫻禮教、並沒一絲壞名、就是婢子、得侍這位才女、因而也知鄭家婢的那個胡爲乎泥中之句、彭先生具此奇才、難道聖人所說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也的意思、都要反對不成麼、原來彭玉麟尙無妻室、他的家中、只有一位業已分爨的叔叔、與他也不相干、何嘗不想娶個才貌妻子、卽不顯親揚名、也好傳宗接代、人情天理之語又知古時的那個司馬長卿、曾也娶了文君、至今傳爲佳話、現在的這位方夫人、有才若此、有貌若此、有情若此、而又看重自己若此、如何可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就把自荐的毛遂、看作輕微的人物起來呢、兼之聽了這個慧婢、這般情理兼盡的說話、心裏不免有些活動起來、當下便答那個丫鬟道、你的說話、尙在情理之中、我且問你、你的主母、還有甚麼說話、你且坐下、細說給我聽了、再講、那個丫鬟、一見彭玉麟的面色、已經和順下來、方敢坐下道、我們主母、仰慕

彭先生的高才，不過願效古代的卓文君所爲而已，其餘之事，倒要彭先生吩咐，無有不遵。彭玉麟聽說，正待把他的主意說出，忽然之間，又會把臉紅了起來。此緣爲之正人君子動番門而限乎禮彭玉麟兼有之矣正是

同命鴛鴦方有意 多情蛺蝶竟無緣

不知彭玉麟對那丫鬟說出何語，且閱下文。

評曰：此回接叙上文，猶是追述彭玉麟之歷史，但事實異常香艷，描寫異常旖旎，不圖一冊大部分爭戰歷史之皇皇大作，竟雜如此妙文，大概武劇之後，忽演一齣文戲，所謂生旦淨丑，個個脚式，皆須粉墨登場者也。

生泣
輯珠

輓聯指南

(折六) 角五洋大價定 册一

輓聯於應酬場中。用途最大。故編爲專書。本編所選。均擇其統用者。以備臨時採用。並詳述其移易典故。變換字句之法。所選各聯。均詳註其典故。細解其意義。初學讀之。可以一目了然。無須再翻字典。各聯門類略備。每類一聯。以爲法式。間有二三聯多至七八聯者。內容自是不同。非駢技也。本編於格式做法。反覆議論。不厭求詳。不獨輓聯。爲然卽壽聯喜聯。亦不能越此範圍。舉一反三。是在讀者。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第二十回 製愛情雙文貽艷服 得奇夢公瑾授兵書

彭玉麟剛待對那丫鬟說出他的辦法，忽會將他臉蛋一紅，彷彿有些不好意思起來。那個丫鬟真有紅娘的本領，馬上又站了起來，索性走近彭玉麟的面前，朝他掩口而笑的說道：「彭先生，這是人生大事，連古聖人也說過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說話，況且此地又沒一個外人，話出你口，聽入我耳，不論甚麼說話，快快請講，老實再對你說一聲吧。」我們夫人還在眼巴巴的候我回信呢。

慣用隱筆，只要一聽甲之言語，如見乙之舉動，此乃隔牆觀火之法。

那個丫鬟一邊猶同鼓簧的黃鶯一般，啞啞的說個不

休，一邊又把她的一雙媚眼，對准彭玉麟此時頰泛桃花的那張臉上，只是一瞄一瞄的，似獻好意。彭玉麟至此，方才鼓動他的勇氣，對着那個丫鬟說道：「我的雙親雖亡，尙有一位叔父，夾敘此種婚姻大事，應該稟明一聲。此其一，我在客中，又沒甚麼銀錢，可作聘金。此其二，你們夫人雖然承她錯愛，但她有無親族出來反對此事。此其三，作者每寫個性不能移於他人身上，此其其其之口氣活畫一位彭公也。再者你們夫人，又是一位願指

氣使慣的，不要一時興之所至，幹了此事，將來忽然嫌我清貧起來，那就不妙。那個丫鬢聽說，立即接口答道：我說府上的叔大人，既是分居，又是遠在衡陽，索性不必前去稟知，等得辦過喜事，雙雙回去，使他老人家陡然覩此一對佳兒佳婦，分外高興。彭先生第一個的此其，不生問題，我們夫人坐擁厚資，她的看中彭先生，乃是無貝之才，不是有貝之才，你所畫的百幅梅花，便是頭一等的聘金。彭先生的第二個此其，也不生問題，我們夫人上無父母翁姑，下無兒子女兒，我們的少主人業已去世，縱有甚麼家族親故，如何有權可來干涉我們夫人。彭先生這般博學，難道連大清律例，反沒有看過不成？彭先生第三個的此其，尤其尤其不成問題的了，若說我們夫人，將來忽因貧富二字，恐防變心，婢子雖然愚魯，可是只知道有那一齣棒打薄情郎的戲劇，並沒有甚麼棒打無錢郎的戲劇。那個丫鬢說到第二個劇字，早已撲哧撲哧的笑了起來。彭玉麟一見那個丫鬢撲哧撲哧的對他在笑，又覺她的說話，也還有理，當下方

把他的腦壳連點幾點的說道，既是如此，你可回去上覆你們夫人，且俟我的梅花畫畢，再去和她當面商量。那個丫鬟聽說道：我此刻回去，就去報告喜信。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何用再去商量？那個丫鬟說了這句，不待彭玉麟再答她話，早已把頭一扭，嘴唇皮咬着手帕，自顧自笑着，一溜烟的去了。彭玉麟眼巴巴看那個丫鬟走後，復又前後左右一想，覺得此事不能算是非理。

前後左右一想不致壞到那兒

方把這段婚姻之事決定下來。第二天的晚上，彭玉麟又見那個丫鬟，又同另外一個丫鬟，各人拿上一個錦繡包袱，一齊走將進來。二人便將各人所拿的包袱先去放在彭玉麟的衣箱上面，然後叫上他一聲道：新姑爺，彭玉麟一聽她們這般稱呼，慌忙把身一仰，亂搖其手道：你們怎麼這般稱呼？現在連聘禮還未曾下呢，快快不可如此。昨晚上來過的那個丫鬟，瞧見彭玉麟臉上的顏色，有些鐵板起來，方始連連笑着，纔改口道：彭先生，昨晚上的說話，婢子回去，就詳詳細細的稟知我們夫人，我們夫人聽了，很是高興，她說現在

已經五月底邊了。

此是補叙之事必須叙到接上洪軍圍城之日為止

喜期准其定七月七夕那天，取他一個鵲橋

相會的吉利，那個丫鬟說到這句，又去把那兩個錦繡包袱，一同打開，給與彭

玉麟瞧着道：這幾身紗衣，是我們夫人今天大早，特命婢子去到衣莊買來，預

備新，那個丫鬟吐出一個新字，忙又縮住，一面拉嘴一笑，一面用手朝她頰上，

自己懸空的假裝打着道：我不留心，又把新姑爺的新字溜了出來了，彭玉麟

此時已經看過包袱裡的衣服，也對兩個丫鬟微微地一笑道：這些衣裳，太覺

華麗，我是寒儒出身，

帶出彭玉麟平日衣著之儉約

穿不慣的，兩個丫鬟一齊接口道：彭先生，照婢

子們的意思說來，爲人當省則省，當穿則穿，從前子路夫子，他老人家衣敝襁

袍，與狐貉者立，不怕愁蠢，並不是有而不穿的，

方夫人之婢腹中居然有此古董其主之文學可知

現在彭先生指

日就是新貴人了，似乎也不可太覺寒酸，以失體統，彭玉麟聽說，只好又笑上

一笑道：你們二人，倒也能夠說話，如此一來，使於四方，可以不辱君命矣，

這末就煩你們二位回去，替我謝過夫人，那兩個丫鬟一見彭玉麟已經收下

衣服不覺喜形於色的答道，我們夫人還有一個口信，命婢子們帶給彭先生。明天一早，夫人就派人來，搬取彭先生的行李，說是彭先生住在此地，她不放。心要請彭先生住在我們謙裕當裏去才好。彭玉麟聽說，想上一想，方才答道：這又何必，依我之意，還是住在此地便當。兩個丫鬟又接口道：我們夫人無論對於甚麼事情，都肯操心。彭先生若不依她，單爲一點小事，就爲鬧出病來，況且夫人還說，我們當舖裏的樓上，很有不少的古書，從前有位姓畢的狀元，曾經去向我們下世的老太爺，出了重價買過的。彭玉麟聽到此地，忙接口問道：此話真的麼？如此說來，必是世上少見之書，這是我得前去瞧瞧。頭一晚上來過的那個丫鬟道：夫人的意思，彭先生住到當舖裏去的時候，她還想請彭先生用那總經理的名義呢。彭玉麟聽說，連連搖手道：這倒不必。我此刻的答應住在當舖裏去，無非爲了要看平生未見的古書。老實對你們說一聲，我是還要下科場的，豈是終身賣畫而已。兩個丫鬟一齊答道：婢子們回去，准定把彭

先生的意思，稟知我們夫人就是。二人說完自去。彭玉麟一等二人走後，忽然笑容可掬的起來，自問自答的說道：我的得此一位才貌雙全的妻子，倒也不過爾爾，倘若真有古書可讀，這是我姓彭的眼福不淺了呢。彭玉麟這天晚上，心曠神怡，睡得自然安穩。上牀未久，即入黑甜鄉中。正在睡得極沈酣的當口，忽覺他那房門無風自啓，急去對門一看，突見走入一位素不相識的少年武將進來，他就慌忙下牀，迎着那人問道：將軍深夜至此，來訪何人？那人見問，便把雙鬚向彭玉麟一拱道：我的兵書沉沒多年，竟沒一人前去過問。古今之人，只知道孫武子的兵法十三篇，無一不全，其實他的兵法只有陸戰，並無水戰。獨有我的兵法，水陸兼備，且合現在的長江流域之用，足下將來大有可爲，似乎不可忽畧。彭玉麟聽了那人所說，不覺大喜道：將軍貴姓，現在何職？所說兵書又在何處？那人聽了又不答話。個完全像個夢境忽又仰天一笑，自言自語道：物得其主，吾無憾矣。矣字猶未說完，將手一拱道：明天再會說着，返身自去。彭玉麟連忙

追了出去、要想問個明白、不料忽被門檻一扳、夢中驚醒
往往如此陡然驚醒、方知南柯一夢、忙把帳子一擡、看那房門、只見雙扉緊閉、寂靜無聲、便把帳子放下、仍舊臥着、暗忖道、這個夢境、未免有些奇怪、這位少年武將、腰懸寶劍、身穿戰袍、神氣之間、活像戲劇中的那個周瑜、今晚上無原無故的來托此夢、到底所爲何事、他還說我大有可爲、難道我在這個亂世之中、果會發跡不成、彭玉麟想到此地、自然有些得意、誰知窗外雜聲、已在報曉、於是不知不覺之間、也就沈沈睡去、第二天的一早、彭玉麟還未升帳、忽然被人叫醒、睜眼一瞧、已見昨晚上的兩個丫鬟、一面指揮幾個家丁在搬東西、一面已在替他去盥臉水、他忙起身下牀、正在洗臉換衣的時候、棧中主人、已經聽得宓府的幾個家丁說過、知道彭玉麟立刻就要移居謙裕當中、雖然未曾知道這場婚姻之事、但見那位宓夫人如此的優待彭玉麟、這人在彭玉麟這方面說來、不能不有飲水思源、感他介紹之情、當下慌忙奔入、也來討好、彭玉麟見了這位主人、只好推說宓夫

人請他住到謙裕當去，以便親近教書。棧中主人聽了，倒也不疑，非但親自幫同收拾什物，而且說明不收所住棧資。彭玉麟本在打算等得結婚之後，重重謝他，所以當時也不和他再去推謙，及同大家到了謙裕當中，謙裕當裏的經理早已奉了女主人之命，說有一位姓彭的親戚，要在當中耽擱幾時，這個經理自然出來招呼。彭玉麟等得一班男女傭人散後，便把他的房內收拾得一塵不染的預備好看古書，非但畫事丟得一邊，不再提筆，連那窈夫人那邊也不常去，一連忙了幾天，方才去問那個經理道：兄弟曾經聽得此地的女主人說，這裏有座藏書之樓，不知究在何處，那個經理聽說，連連的答道：有的有的，邊說邊把他手向那後樓一指道：那裏就是書樓，不過久没人去收拾，現在是糟得不像樣兒了。彭先生如果喜歡看書，儘管自己前去携取，兄弟恕沒工夫奉陪。彭玉麟聽說，也連連的答道：彼此兩便，再好沒有，說了這句，便自上樓，尙未跨進門檻，陡覺一陣霉蒸的氣味，冲入他的鼻管，令人欲嘔。窈夫人也是文學家，何以如此不解。

因急於要看古書，只好不管這些，及至走到裏面，抬頭一望，就見一座書架上，有條破紙標籤，只在他的眼睛前頭，飄動不已，便去向那破紙標籤一看，說也奇怪，正是公瑾遺著四字。人靜固靈，物靜亦靈。彭玉麟一見這個四字，反而一嚇，弄得有些汗毛凜凜起來，略把心神一鎮，方去打開書套，翻開一看，原來還是一種極考究的精緻鈔本，赶忙仔細一點，共計一十二本。此時那裏還管別項書籍，單把那冊公瑾遺著取到手中，恩恩回到房內，真連吃飯睡覺的工夫都沒有了，一連看了半月，方才把那書中的精義，豁然貫後來得名水師全賴此書通，那知彭玉麟正在己入寶山大樂特樂的當口，不防他的那一位未婚妻方夫人，忽然生起病來，起初時候，只當一種尋常小症，並未關心，及至半月之後，竟至日重一日，方夫人有時也差丫鬟來把彭玉麟請去，在她病榻之旁談話，無奈方夫人的這個貴恙，據醫生說是癆瘵，並非甚麼怪症，還好教她這位未婚夫婿，代為捉妖。前又提彭玉麟也見方夫人一天乾瘦下去，心裏雖在十分着急，但也愛莫能助，只

有相對歎歎而已，這天已是六月下旬，彭玉麟又被宓夫人請至。

又被二字足見彭玉麟不常自去，此是描

寫彭玉麟的品行非無情也。

瞧見宓夫人經已瘦得不成人形，急問她道：「你現在倒底覺得怎麼？」

此地的醫生實在沒甚本領，可惜四城已被匪兵圍着。

漸漸敘來不覺辭費，此所以爲好筆路也。

無法出城，

不然，我就陪你一同到那漢口去，那裏或有名醫，也未可知。宓夫人聽說起先

並不答話，只把她那一雙有形無神的眼珠子，對着彭玉麟的臉上釘着，及聽

彭玉麟說完，方才微微地搖着她的腦壳道：「我是已經不相干的了，今天請你

來此，是有幾句最要緊的遺囑。」彭玉麟陡然聽得遺囑二字，早已熬不住起來，

兩行淚珠，直同斷線珠子般的，簌落落的滾了出來道：「夫人，你快不可作這些

頹唐的口吻，你是一朵正在盛開的鮮花呢，偶然有點年災月晦，何至如此。」宓

夫人此時因見彭玉麟已在流淚，她怕她的這未婚夫婿過於傷感，弄壞身體，

只好微微地點着頭道：「我也這般在想，我本是一個寡婦，以爲此生此世，一定

沒有甚麼閨房之中的那些幸福的了，誰知無意之中，竟會遇君，老天既教我

們倆無端相見，這樣說來，我就未必卽死，但是我的這場病症確已入了膏肓，萬一不起，故此預先要留一個遺囑，我才甘心。彭玉麟本是一個性情中人，如何能聽得這些悽楚之言，當下便把他的雙手掩着他的雙耳，且在連搖其頭的說道：夫人不可再說這些說話，我的意思也與夫人相同，既是無端而聚，必不至於無端而散，頂多不過七月七夕的那個喜期，改遲幾天罷了。方夫人聽說，忽將她那一雙有皮無肉的纖手，陡然合十的向著彭玉麟慢慢地拜着道：天不假年，聖人猶病，無常一到，頃刻難留，你就何妨姑且聽了我的遺囑再講呢。方夫人尙未說完，身邊的幾個丫鬟一齊接嘴對着彭玉麟說道：彭先生，病人的說話不能反對的，我們夫人既要說給你聽，你就聽了吧。至於毛病能好不能好，本來不關這些，人家還有預合壽材，沖喜的事情呢。彭玉麟聽得這些丫鬟說得不無道理，方始點着頭的對方夫人說道：這末你就說吧，不過不准說得太覺傷心，使我不能終聽。方夫人便接口說道：我這人，尙在未曾和你結

禱以前，果有不測等情，我的家產，全爲你有，但是我的神主之上，須你親自寫上彭某之嫡配宓某字樣，將來待你千秋萬歲，情極矣，祝贊太遠了，一笑之後，須要和你合葬。彭玉麟聽說不禁一呆，忙在暗想道：她的家產，我不要她，自然容易，不過這個神主題字和合葬等事，我尙未和她下定，似乎於理不甚合吧。宓夫人一見彭玉麟聽了她話，不肯一口答出，當下不覺一氣，頓時暈了過去。彭玉麟見了這個樣子，自然十二萬分着慌起來，急與幾個丫鬟，搯人中的搯人中，推胸脯的推胸脯，大家不顧命的忙了一陣，方始瞧見宓夫人回過氣來。宓夫人回過氣來，就把她的眼珠，釘着彭玉麟，這人忿忿的說道：你這個人，怎麼這般沒有良心！我已病到這般，求你這樁事情，你還不肯答應。彭玉麟不待宓夫人往下再說，慌忙搶着答她道：夫人快不要悞會了我的好意，我剛才方沒有馬上答你說話，並非不肯答應此事，但在思忖於例於理合否罷了。宓夫人聽到此地方，把她的一口氣，平了一點下去的問道：怎麼叫作於例於理不合？彭玉麟正待

答話陡然聽得城外窟窿窟窿的幾個土炮之聲，他們的大門外面跟着闐起一陣陣的逃難聲，呼天聲，哭喊聲，脚步聲，小兒啼哭聲，街犬狂吠聲，彷彿業已破城的樣子，只好不答這話，單向宓夫人說道：「這種聲音不好，難道匪人已經進城了麼？快快讓我前去看來。」逃難的事情，更比你所說的甚麼遺囑不遺囑要緊。宓夫人此時也已聽得清楚，早已嚇得亦想起來逃走。纒纒尚且貪生誰不尋死宓夫人此時之形狀不可笑她

一聽彭玉麟如此在說，連連上氣不接下氣的答道：「快快去去，去看來，好想法。」彭玉麟聽說，連忙恩恩而去。宓夫人一待彭玉麟走後，忙去拉她那最心愛的那個翠屏，鬢抖凜凜的說道：「你前幾天不是還對我講過的麼？那個洪秀全手下的匪人，不比尋常的土匪，每破一城，就要屠殺三天，必須奉到封刀的那道命令，方才歇手，還有那些奸淫焚掠，也比別個土匪厲害，我是病人，怎麼吃得這個驚嚇？」翠屏也是抖凜凜的答道：「我們當舖裏的那個新來的廚司，他就是從衡州逃出來的，莫說夫人現在有病，受不了這種驚嚇，就是我們這

些年輕一點的下人，一被他們看見，也沒命的，翠屏還待再說，只見彭玉麟已經回了進來，瞧他臉色，似比起初略反安靜一些，她就先問道：彭先生，到底怎樣了？我們夫人要想逃難呢？彭玉麟見問一面，仍去坐在宥夫人的牀沿上，一面答話道：你們大家莫嚇，我方才出去，可巧遇見一個同鄉，現在正在楊載福手下當團練守的是南門，據他說，他們防堵極嚴，長毛未必能夠破城，所憂的是大家是在吃草皮樹根子，恐怕還是先餓死呢。宥夫人接口道：難怪我前兩天想喝一頓白米稀飯，有了雪白的銀子，沒處買米。隱含軍中以草爲糧之毒宥夫人說完，又對彭玉麟微蹙其眉的說道：我此刻竟被這個炮聲一嚇，反而好了一些，遺囑的事情，可以暫緩一緩，先要留心逃難要緊。彭玉麟一聽此話，彷彿釋了重負一般，當下忙去寬慰方夫人道：你的遺囑，本來多事，逃難的事情，我負全責就是一有不好消息，我們那位同鄉，會得奔來送信的，你儘管放心醫病吧。宥夫人聽了，微點其首，算是答應。彭玉麟剛待立起身來，要回當舖去的時候，忽見那

個翠屏丫鬢朝他身上一指正是

恩情自古都知少

慷慨而今本不多

不知翠屏丫鬢忽朝彭玉麟身上一指究爲何事且閱下文

評曰此回又由香艷而入於淒切竟使閱者不忍卒讀以此文章置諸哀情小說之中亦上品也而在此局觀之不過附屬品而已故泰西人士呼小說家爲萬能博士非戲語矣

白話短篇小說

新說部叢刊

已出二冊 每冊定價四角(折六)

第一集

▲王理堂著

- (一)一封情書
- (二)兩女子
- (三)三個女學生談話
- (四)最後一分鐘
- (五)男同學
- (六)醋意一
- (七)醋意二
- (八)新家庭
- (九)第一次接吻
- (十)黃包車
- (十一)是兵
- (十二)怨耦
- (十三)怪老人
- (十四)互助的學友

第二集

▲黃天石著

- (一)這樣也過了一世
- (二)這是誰的罪惡?
- (三)摩託車裏的人
- (四)少爺，局長，軍犬
- (五)那一個女兒活?
- (六)我殺的是誰?
- (七)乞丐手裏的鈔票
- (八)小客棧，督軍府
- (七)沒目的底墮落
- (十)最後一面
- (十一)老爺回來了
- (十二)大雨裏
- (十三)可憐的珠花
- (十四)月光底下
- (十五)一個墮落的女校長
- (十六)少奶奶的手
- (十七)大家庭底下的元旦
- (十八)秋墳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二十一回 任水師保全湘省 遵秘計攻克岳州

彭玉麟正待站起，回到當舖裏去，忽見那個翠屏丫鬟，把手向他身上一指，此時翠屏的這個舉動，非但彭玉麟有些莫明其妙，連她那位朝夕在一起的女主，也是不解。當下大家只見翠屏將手一指之後，跟着問彭玉麟道：「彭先生，你怎麼還穿這件很舊的接衫？」

接衫爲前清官場禮部開啓袍子之用，以故上用布而下用綢，嗣後亦作常服穿，衣大概此物，四十以外之人罕見者也。

把我們夫人

送你的那些新衣服，弄到那兒去了？」彭玉麟一見翠屏這人，忽然夾忙之中，說此不急之務起來，不覺被她弄得笑了起來。一位老實正直的人，也會說句戲語道：「我因沒錢買米，去煮稀飯，只好把牠統統當在你們的當舖裏了。試問不穿這件破舊接衫，去穿甚麼？翠屏尚未得話，那位久病未愈的宓夫人，她却刻刻關心她的這位未婚夫婿。一時當作真事，忙怪彭玉麟道：「這個就要怪你自己不好了。我家雖然不是十分大富，一點衣穿，似乎還不爲難。你要錢用，爲甚麼不向我來拏呢？」彭玉麟至此，方始笑了起來，道：「我在和翠屏姑娘說戲話，

我又不嫖不賭，何至當當，實在因爲向來寒素出身，一旦穿了華服，反覺滿身大不舒服，況且現在的一班老百姓們，連當一串錢的當頭，都當不出了，我在你們當裏，確是親眼見的，我再穿此華服，於心也覺不安，宓夫人一聽她的這位未婚夫婿，存心這般仁慈，不覺笑上一笑，彭玉麟回到當舖，心知洪秀全的這股巨匪，勢已至此，不是隨便可以撲滅，於是更去用心研究那個兵書，又過幾天，翠屏走來報告，說是她們夫人之病，這兩天稍覺好些，彭玉麟聽了，自然放心一點，誰知他正在日日夜夜研究兵書，以備將來報効國家的時候，那個經理先生，偏偏不甚識趣，不知怎麼一來，被他知道彭玉麟會畫梅花，他就死死活活的要請彭玉麟替他畫幾堂屏條，火燒眉毛猶有如此情逸，致此經理可謂無心肝者矣。彭玉麟如何還有這個心思，只好推說不會，又有一天，這位經理，又不知從何處找來一幅帳沿，確是彭玉麟畫的，他就以此當作證據，可巧不巧，剛被那位曾國藩走過瞧在眼內，一見那幅梅花，雖只寥寥幾筆，可是一種淡雅之中，宛然露出一派高傲

之氣，便知這個看書的朝奉，必是一位市隱，好在他本在想問城裏幾家當舖，捐募幾文軍餉的，他一則兩便，踱進當舖，等得他已進門，那個經理，方才認出他就是團練督辦曾大人，自然像個狗顛屁股似的，連連口稱曾大人，今兒怎會褻尊駕臨小號，那個經理說了這句，又不得曾國藩答話，急又親自去把一張太師椅子，移至當當中，用他那件白夏布長衫的袖子，向那椅上拂上幾拂，一面請曾國藩去坐，一面又在喝罵幾個學生意的，見了曾大人到來，還不泡茶，此時的這個經理，平心而論，總算也很巴結，這位曾侍郎曾大人的了，誰知這位曾侍郎曾大人，他的醉翁之意，却不在酒，雖在微微點首答付，已去向着坐在那兒呆呆看書的那個朝奉，連拱其手的問道，你這位先生貴姓，爲何凝神壹志的在此看書，那時的彭玉麟，只因注意書上，心無二用，自從那經理和曾國藩說話起，一直到曾國藩去招呼他止，一古腦兒的的確確一點都未聽見，及至經理瞧見彭玉麟，不去答覆曾國藩的說話，生怕一得罪了這位

手操生殺之權的曾大人，那還了得，只好忙不迭去把彭玉麟的書本搶下，又指指曾國藩這人對他說道：「這位就是此地的團練督辦曾侍郎曾大人，彭先生快快向他行個禮兒。」彭玉麟至此方見曾國藩忽去和他說話，他也微覺一愕，赶忙站起，正待答話，復見曾國藩又在問他道：「老兄既是姓彭，官印二字，可是叫做玉麟的麼？」彭玉麟聽說更是一驚道：「晚生正是彭某，不知大人怎麼知道。」曾國藩不待彭玉麟再往下說，一面呵呵一笑，一面就在彭玉麟坐的對面一把椅子上，自己先行坐上，又把手朝着彭玉麟一伸道：「快請坐下，讓我告訴你聽。」彭玉麟只好遵命坐下，曾國藩又問道：「老兄的台甫是那兩個字？」彭玉麟又恭恭敬敬的答道：「不敢，晚生小字雪琴。」曾國藩聽說，方把前幾個月接到他那同年金日聲函荐彭玉麟之事，添了出說，跟着又說道：「我方才路過此地，瞧見老兄目不停留的在此看書，已經有些希奇，曾國藩說到這裡，又去指指那個經理道：「及見這位掌櫃，拏出雪翁所畫的梅花，更加欽佩起來，我的初意也

並未防到雪翁在此，不過想替朝廷搜羅一位人材，既可保國，又可保鄉。後來聽見這位掌櫃，叫出雪翁的姓來，方始疑心雪翁就是敵同年所荐之人。故而冒問一聲，那知竟是雪翁。曾國藩一直說至此處，忽又呵呵一笑道：「如此說來，兄弟的眼，猶未花也。不過老兄何以如此清高，等得兄弟第二次再去函詢我那敵同年的時候，據他回信，說是老兄業已出游，不知去向。曾國藩說到這句，又把彭玉麟望上一眼道：「不期今天，忽在此地遇見老兄，真是意外。」

作者描寫曾國藩一路酒

酒不休有意表明他的愛才如命，當時左宗棠自始至終有些不豫，曾國藩雖然至曾國藩後竟存那副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交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之聯，且稱晚生以左之聲望功業，尙對於曾氏不恨其賢如此，不致稱兄道弟如此，作者非阿諛也。

彭玉麟一直聽到此地，已在暗中深悔他無知人之明，當下便心悅誠服的答道：「晚生素來不敢欺人自欺，所以今天在大人面前，也不敢說句達心的話。那時實因晚生確未見過大人，未知大人的性情何如，與其冒昧謁，賓主或有不合之處，豈非反而害了舉荐之人。曾國藩聽到此地，忙把彭玉麟的話頭止住道：「這是雪翁的出處，慎重之處，自然未可厚非，但是今兒已與兄弟相見。」

的了、可肯出山、以救這座危城呢、彭玉麟聽說道、晚生不學無術、但恐怕不足驅使、有悞栽植、那就不妙、曾國藩聽了、連說雪翁不必太謙、兄弟還要請問一聲、雪翁在此、担任何職、彭玉麟見問、卽把來省起、直至現在止、一起告知曾國藩聽了、但把與宓夫人的提親一事、改爲宓夫人請他教畫、這件事情、也非有意要瞞曾國藩的、只因對於一位初次相見、素孚鄉望的人物、似乎有些不便說出罷了、曾國藩聽畢、忽又鄭重其事的問彭玉麟道、雪翁既爲此地這位女主人如此敬重、兄弟要想奉托雪翁、向這當中、商借幾千銀子、去作營中火食、未知可否、彭玉麟聽了、忙接口道、此地的女主人、很識大義、不過現在病中、又在營業十分凋敝之際、似乎沒大力量、若是幾千銀子、晚生可以代作主意、大人停刻可以帶走、就是曾國藩一見彭玉麟這般爽快、自然大喜道、雪翁如此仗義、兄弟先爲代兵勇道謝、至於雪翁這裡、兄弟回去、馬上就送聘書過來、彭玉麟連稱不敢、不敢、說着、就教那個經理、打上一張八千兩的銀票、交給曾國

藩道大人可將此票收下，晚生准於明天肅誠過去叩謁，曾國藩也就一面接了票子，一面答聲，這末兄弟就此告辭，明天准在敝局恭候雪翁大駕，說着又與那個經理把頭一點，此是曾國藩知禮之處方才欣欣然的出門而去，那個經理等得回了彭玉麟兩個，送走曾國藩之後，回了進來，百話不說，却向彭玉麟一拱到地的說道：老兄今天剛見大人，明兒一去，不知要當甚麼闊差，我們二人相處雖然未久，平時總算知己，你倘得法，定得携帶携帶兄弟才好，作者對於這個經理一句沒有好語給他，非挾他如此一襯不能表示彭清高。彭玉麟此時如何還有工夫對付這個經理，他那八千兩銀票之事，問題非小，明天還要去到團練局裏，也得告訴一聲，宓夫人去，讓她病中高興一點，當下只好隨意敷衍了那個經理幾句，即把那本兵書送回自己房內，細一脚來到宓夫人那兒，正待告知來意，那知宓夫人早據當舖裏的一個學生意的報知的了，此時一見彭玉麟進去，忙含笑的把手向她牀沿上微拍一下道：快替我坐下，我要替你道喜呢，就是借出去的那筆銀子，辦得也好，情人辦事那有錯處彭

玉麟一見宓夫人業已知道此事，他便笑着坐在牀沿上道：「現在亂世荒荒，還有甚麼喜可道，倒是你不怪我擅自作主，出借八千銀子，這樁事情，我極見你情的。」彭玉麟還待再說，忽見翠屏和幾個丫鬢都去向他道起喜來，害得他只好一一回禮之後，皺眉的笑說道：「這是去衝鋒打仗的事情，不是去做官享福的事情，你自不必高興。」宓夫人一聽這話，不覺嚇了起來道：「你真的要去衝鋒打仗不成？你是文的，我說辦辦文案等事。」文案即現在之秘書書記官不是一般樣的麼？彭玉麟生怕宓夫人聽了害怕，便也順了她的意思答道：「自然去辦文的事情，你只放心，就是宓夫人聽說，始命翠屏等人馬上去替彭玉麟預備袍套行裝。」袍套文的行裝武的彭玉麟雖不推辭，還在說着愈簡樸克實愈好的說話。這天宓夫人又命人特別辦了幾樣小菜，留下彭玉麟在吃午飯。暗謂上文大早那句她也略略吃口稀飯奉陪。提再稀飯上文不冷落彭玉麟吃畢，又和大家談上一陣，方才回他當舖。第二天一早，他就穿了宓夫人替他預備的外套，以及一頂銅頂子的大帽，因他是個秀才，應該這

般打扮，及至團練局裏，先落號房，正在取出他的名片，已見一個差官模樣的人物，正從裏面走出來，到號房，問那號房道：大人在問，有位姓彭的秀才，可曾到來？那個號房一面忙向那個差官點頭作答，一面就對彭玉麟說道：彭相公，請你就同這位主差官進去，那個差官聽見號房如此說法，便問彭玉麟取過他的名片道：我們敝上盼望已久，就請彭相公同我進去，說着，也不再等彭玉麟回話，即將那張名片，高高擎起，導着彭玉麟入內而去，彭玉麟跟着那位差官，尙未走入裏面，已見曾國藩站在一間花廳門口等他，他忙緊走幾步，同了曾國藩進了花廳，方朝曾國藩行了一個大禮，曾國藩倒也照例答禮，等得升坑送茶之後，曾國藩卽與彭玉麟大談特談起來，起先談的是普通學問，曾國藩雖在表示佩服，倒還不甚怎樣，及至和彭玉麟談到水師之事，只見彭玉麟酌古論今，有根有據，就同黃河決口似的，滔滔不絕於口起來，彭玉麟後來位至長江水師提督直把這位曾侍郎曾大人，只在聽一句贊一句，及至聽完，忽然把他雙手，竟去向天

一拱道，這是上天所賜兄弟的水師奇材，真是朝廷之福。說完這句，方對彭玉麟說道：兄弟昨天的意思，還想請雪翁擔任我們局中文案一席的。此刻方才知道了雪翁，乃是當今的一位水師奇材，我們請雪翁暫時屈就水師右路指揮官，左路的指揮官，我已把我們局裏南路團練統帶的楊載福、陞充去辦。兄弟能夠預料，雪翁和他兩個，一定說得來的。彭玉麟聽說，忙把他的腰骨一挺，自稱名字道：玉麟雖然略略看過幾部水軍之書，倒底尙沒甚麼閱歷。大人此地的編制，每路的指揮官，須統三千多人。玉麟既已來此投効，當然維命是聽，但恐責任太大，生怕遺悞大事，還是請大人另委一位。玉麟做個幫帶，爲是曾國藩聽了，連連亂搖其頭道：現在的這座危城，能夠保到幾時，還說不定。雪翁千萬不可太把自己看輕。兄弟馬上卽下札子，雪翁就去到差。方才據探子來報，北門的城牆，已爲賊人攻坍兩丈。兄弟此刻就得前去。彭玉麟聽見曾國藩如此說法，方才強勉答應下來，自去到差。現在且說洪秀全自從錢江等等，率

了大軍、前去迎敵向榮、張國樑、江忠源三路人馬之後、又接韋昌輝的報告、說是已與楊秀清統率大軍出發、指日可以殺到向張江三個的後方、洪秀全方始把心放下、卽命洪宣嬌、尅日攻破長沙城池、要使向張江三個到來、他們已經佔領、那才稱心、洪宣嬌本在要替他的亡夫報仇、只因一時不能攻克、無可奈何、此時一奉洪秀全的命令、便同蕭三娘、陳素鵠、陳小鵠三個、連日連夜、駕起雲梯、死命攻打、豈知城內忽然添上一文一武的兩位人物、武的自然是那位彭玉麟、文的就是左宗棠、原來左宗棠這人、自幼卽具大才、他於古時人物、只有諸葛武侯、是他最服膺的、現在人物、除了郭意誠、胡林翼兩個之外、連這位曾國藩、他還不甚欽佩、但是中過舉人之後、每會不第、又見洪秀全業已殺到他們湖南來了、平時家居、只在死命的讀他書、每每對人說、現在已由承平時代、趨到反亂年頭來了、一個人只要有了真實的學問、決不會不見用於世的人家、見他確有一點本事、不是徒托大言的人物、凡有機會、無不替他發展、

無如他的眼界太高，東也不是他的容身之處，西也不是他的出山之境。直到胡林翼瞧見洪秀全的大勢已成，忙去對着張亮基說道：「洪賊那邊，文有錢江、李秀成、洪大全、石達開等等，武有楊秀清、韋昌輝、胡以晃、陳玉成、黃文金、羅大綱、洪仁發、洪仁達、洪宣嬌、蕭三娘、陳素鵠、陳小鵠等等，我們這邊人手太少，我擬自統一軍加入將士裏面，中丞幕府之中的參贊人物，非請益陽舉人左宗棠不可。張亮基本也久聞左宗棠的聲望，自然一口答應。一邊卽委胡林翼任新軍統領，一面專差去聘左宗棠前來做他幕府參贊軍務。左宗棠接到聘書，因是家鄉服務，方才允諾。及到撫署，張亮基便把幕府之事全付左宗棠負責。因此一來，長沙城中竟至鉄桶一般。試問洪宣嬌等人如何攻得進去？洪宣嬌一時惱怒起來，一連殺了臨陣退縮不前的將官五十多員。蕭三娘見她殺戮太重，恐防其餘的將士寒起心來，也是不妙。一天宣嬌又要殺一員大將，她便上去規勸。宣嬌那時雙眼業已發赤，猶同要噬人的野獸一般，自然不肯聽。

勸蕭三娘瞧見勸阻不聽，只好去請那位大元帥洪秀全自己親來，誰知洪宣嬌等得洪秀全到來，她就掣出那面令旗，一柄寶劍，直到此時方見她用對着她的哥哥說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軍師既把這個東西交付與我，哥哥不得干涉。宣嬌一邊在說，一邊發下寶劍，竟將那員大將斬了。洪秀全雖然當場看見，也沒法子，誰知那班將官，真也有些犯賤，一見洪宣嬌竟在用那令旗寶劍的權柄，大家倒也怕死，只好拚命的前去攻城。那天曾國藩對於彭玉麟說的，北城業被賊人方面攻坍兩丈，就是這班將官攻的。後來幸虧曾國藩自己去監視北城，又請胡林翼、張玉良、曾大成分別監視東南西的三城。洪軍方才沒有攻進，洪宣嬌因見三天之內，斬殺了一百多員的重要將士，一座長沙城垣，總是攻不進去。正在無法可施之際，忽見錢江單騎飛至，對着洪秀全說道：我軍圍困長沙，業已三個多月，尚未攻入，雙方的軍士死傷也已不少，不如依照我與秀成商定之計，就此撤下此地，即向岳州攻去，且把武漢三鎮，得到手中再說。洪秀全

以及大眾正因一時不能攻入長沙，都在氣悶，一聽丟下此地，去攻岳州之話，個個無不活躍起來，連這位洪宣嬌也來說道：「軍師此計足見眼光深遠，只要得了武昌，一下南京大局一定，還怕這座區區的長沙城池，不姓洪麼？」錢江一見大眾贊成，又與秀全附耳說上幾句，他又上馬而去，洪秀全既得錢江的秘授之計，心裏已有把握，馬上下令，所有各路人馬，直向岳州殺去，那知前清的省界二字，分得最清，各人只知保守自己統轄的區域，對於隣省，已不與他相干，遑論遠處，所以那時咸豐皇帝的上諭，猶同雪片般的飛至，只叫鄂贛汴的幾省軍隊，去救湖南，大家雖然奉到上諭，仍舊推說本省兵力單薄，只好顧着自己，倘因出兵之故，自己轄地有了疏虞，其咎誰負？咸豐皇帝聽了這些說話，也只得再命湘省自行添招新兵而已，那時的湘撫張亮基，全靠曾左彭胡幾個幫他的忙，一座長沙城池，始未失守，試問他還有甚麼兵力去顧鞭長不及馬腹的岳州呢？這樣一來，洪秀全的所有大軍，真正的如入無人之境起來，於

是首破岳州、次破漢陽、武昌省城、也在汲汲可危之勢、城內兩位督撫、明知湖南的地方、有那曾左彭胡四把好手、尚且把那外府地方、統統失個乾淨、僅留長沙一個蟹臍罷了、此地既無良將、又沒兵餉、還有何望、當下只好急將那位李臬台請去、對他說道、我們都知你的孟羣世兄、金鳳令媛、都是將門之子、文武全來、金鳳小姐、且有法術、總而合之一句、這座武昌的危城、可要交與老兄身上的了、正是、

漫道姑娘能作法

須知老父愛談兵

不知那位李臬台究竟能否擔任這個大事、且閱下文、

評曰、此回於本書曾左彭之二要人、全已出現、此後或分寫或合寫、無事不奇、無文不妙也、

黎錦
暉編

小學初級用

大眾音樂課本

（折七）分七價定册每 册四

本書完全遵照教育部頒佈之課程標準編制。所取材料。由淺入深。極便教學。歌詞與各科聯絡。且注重兒童文學。曲譜又極合於民族性。且以快活雄壯為主。加以歌詞與曲之配合。力求精當。歌詞字句既保留合於國音之聲調。曲譜之結構又完全保留自然及優美。尤為本書之特色。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二十二回 寶石孕奇文太平天國 名棋逢敵手獬面狼兵

洪秀全既得岳州漢陽等處，一鼓而下，直薄武昌，武昌的制台赫德，撫台常大淳，早已嚇得呆若木雞，只好去把李臬台請去商量，要他去把一子一女喚來，保那危城。原來那位李臬台的名字，叫做聲鑑，河南人氏，他的兒子，名叫孟羣，非但文武全材，且以候選道台的資格，在他原籍辦理同善堂的事務，輿論極佳，極佳，他的妹子，名叫金風，幼年時候，曾得異人傳授，能知呼風喚雨之術，倒海移江之法，因奉師令，誓不嫁人，所以只在家中侍奉老母，平常是足不出閨門一步的，豈知那位李聲鑑廉訪，廉訪爲臬台之稱，猶之乎撫台稱中丞一樣，也有幾分武藝，雖然已是六十八歲的年紀，却還老當益壯，每每自己稱能，平生最恨邪術，因此不甚喜歡他的那位千金，這天一見制台撫台二人要他去召他的子女，前來禦敵，他就大不爲然起來，當下蹣跚起鬚子的答道：二位大帥，要把這個守城退敵的責任，交付司裏身上，司裏受國恩深，位至臬司，又蒙二位大帥如此相看，應負守土

之責，若命司裏辦理此事，司裏決不敢說一個不字，若是要命司裏去召我那不肖女兒，來用她那邪術，司裏誓死不爲。李臬台在他說話的時候，聲如洪鐘，目如急電，似乎還在氣烘烘的樣兒，大有怪着兩位上司，只重他那女兒的邪術，不重他的武藝之意。當時的一督一撫，既見李臬台肯去負責，只要能夠守城退敵，不去召他的女兒前來，都是一樣，便去恭維了李臬台幾句，立即會銜委他兼着全省營務處，以及水陸總統之責，連那本省的提台，也得歸他節制。李臬台至此，方才當面就謝了委，馬上回到他的臬台衙門，即命文案寫了一個招安的諭帖，命人送到洪秀全的軍中。此者便即汪廣招安勸降等事，豈是可以加於洪氏的。要取回話，那時洪秀全的本人，還在漢陽，當下看了李臬台的諭帖，便一面交與李秀成去看，一面跟着對大家冷笑了一聲道：「這個姓李的，恐怕還在做他的夢吧，現在他們的這座武昌城池，不但彷彿已在我們手中一樣，就是那座北京城，指日也要姓洪的了，這個姓李的可真有些老糊塗的了，大家聽說，自然一齊附和幾

句李秀成等得看完了那個諭帖，方才叫着洪秀全道：「千歲，我們此次的破岳州，佔漢陽，雖是遵照錢軍師的火攻之計，方始有此順利，但也關乎天意。洪秀全聽了，忙接口問道：「甚麼天意？我怎麼沒有知道？」洪秀全問了這句，不待李秀成答話，他又忽然的笑了起來道：「大概就是我們天父的恩典吧，你說天意似乎還覺有些含混。」李秀成聽說，連連也改口的笑答道：「我說的天意，正是我們天父之意。」洪秀全點頭道：「這才對了。」副軍師快說你的說話。李秀成道：「聽說岳州地方，在一個月之前，那座城隍廟裏，每夜必有數百野鬼的哭聲，那裏居民無不聽見，直待我們得了岳州，封刀之後，方停哭聲。」殺人如麻，焉得不哭。此地漢陽城的一座關帝廟前，本有一塔，也在我們入城的三天以前，忽然無緣無故的自陷下去，隣近居民，掘出一塊石碣，上有辰火天明，金鐵爭鳴，越王過漢，東國太平的十六個字樣。不知作何解說，每逢天下大亂，往往有此等奇怪之事。可惜已被地方官吏藏過，既是我們的這位天父，這般顯靈，似乎稍免一些殺戮，以體天父好生之心，才是。現在李臬台既來

招安也是他的先禮後兵之處，我們不妨也回一個諭帖，命他獻城投降，免得塗炭生靈。洪秀全聽了這話，並不贊成，去回諭帖之事，單去急下一令，說是無論軍民人等，能將那塊石碣獻上，立賞千金。李秀成便自己作主，就在李臬台的那個諭帖之上，批上三日之內獻城，可饒爾命十個大字，付與來人去訖。又對洪秀全說道：千歲快快下令，可命衆將趕造浮橋的工具。我們三天之後，要取武昌。洪秀全聽了一愣道：怎麼還要搭浮橋不成？李秀成道：我能預料我們的錢軍師和楊秀清的兩路人馬，三天之後必到此地。武昌是長江的上游，城裏縱沒甚麼良將，也因地勢關係，並不比較長沙容易。洪秀全聽說，方才傳令衆將聽命，各人部下限期預備浮橋工具，三天不成，軍法從事。大家奉令，自然各自遵辦。那知第二天的下午，錢江和楊秀清的兩路人馬，果然到來。洪秀全一見錢楊二人之面，急去一手一個，拉着錢江和楊秀清兩個大笑道：我們弟兄幾個，竟會在此相見，半是天父之恩，半是你們二位之功呢。錢江尚未開口，

楊秀清因與洪秀全相別已久，急也緊握洪秀全的手道：「千歲快快不必謬贊，我說天父固然有恩，衆人固然有功，獨有兄弟沒有一點勞績可言。此來正要向千歲謝罪。」寫楊氏多詐，文意隱約。洪秀全聽了，又大笑道：「已有賢弟之功，豈讓衆人快快不？准謙虛，我們坐下，還是先談正事要緊，等得大家坐下，李秀成便向錢楊二人報告近日的軍情之後，錢江聽畢，即對洪秀全道：「千歲既已下令趕造浮橋工具，這是再好沒有。此次我和秀清大哥兩個，乃是丟下了向榮，漏夜兼程趕來的。因爲清廷已把向榮授爲欽差大臣，張國樑也得了記名提督，江忠源也得了特旨道員，帶敘之法我料向榮既受清廷的殊恩，一定要和我們拚命，與其和他在那長沙城外只管戀戰，不如趕來此地，先將武昌佔下，再向下游殺去，總以先得南京，方能北伐。洪秀全聽說，連連稱是道：「軍師的調度，我久欽佩，你既同了秀清兄弟各率大軍趕來相助，還有何說？」錢江楊秀清二人聽說，忙又一齊答道：「話雖如此，總得千歲主持一切，洪秀全便稍稍把頭一點，看了蕭三娘一

眼，又對楊秀清笑道，你們夫妻二人，也算久別的了，快趁還有一兩天耽擱的時候，你們可去彷彿新婚一下吧。秀全天性好色，此時漸漸露出矣。此時的蕭三娘，本是坐在下面，一聽洪秀全忽說趣話起來，不覺將他那張粉臉一紅，走至洪秀全的面前，微微地笑着道，我和他兩個，也是老夫老妻的了，千歲怎麼說出新婚二字，倒是我有不少的軍事，要和他去商量商量，蕭三娘尙未說完，大家也來附和趣笑。蕭楊二人，軍中何地，不莊極矣。楊秀清因見蕭三娘此時的頰泛桃花，腰搖楊柳，愈覺娥媚，當下就借蕭三娘的說話，便同蕭三娘兩個，手攙手的，一同回他城外營裏去了。秀清好色不亞，秀全特地表出。錢江一等楊蕭二人走後，始對洪宣嬌微笑着道，此次此地的戰爭，更比長沙要緊，蕭嫂子可將那面令旗，那柄寶劍，繳還與我，讓我交還千歲，以便讓他發號使令，原來洪秀全行軍，本極專制，每到要緊關頭，百事都去推在天父身上，大家一則業已相信這位天父有靈，二則早已公認洪秀全是主，所以洪秀全即於全田出發之日，造上一面紅綢的令旗，旗作方式，二尺長短，四

周緣以白綾上繡雙龍雙虎，左角之上，還有他的畫像，中間的一個令字，親筆書寫，做成之後，連同他那一柄家藏古劍，傳知各軍，凡見此旗此劍，和他親到一般，若是見了旗劍，奉令行事，雖敗有功，違令行事，雖勝有罪。專制如此，但洪秀全亦賴此而維軍律。他的軍令，只有錢江、洪宣嬌二人奉令之後，可以前去與他商量一次。第二次也得遵令辦理，連那楊秀清都得遵令，其餘將士更不必說了。當下洪宣嬌因見錢江要她繳出旗劍，她就走到錢江面前，咬上幾句耳朵。錢江聽畢，笑上一笑的答道：「這樣也罷，你就快去替你們的千歲哥哥做個凶人，免得因為此事，他們老兄弟兩個失起和來，反而不妙。」洪宣嬌聽完，立即恩恩而去。洪秀全及至洪宣嬌走後，才問錢江道：「她去究與何人為難，不要鬧出事來。」錢江搖搖手道：「千歲放心，停刻即有分曉。」錢江說完這話，又對洪秀全笑道：「兄弟此來，却替千歲帶了幾個要緊人來，第一個是名叫吳吉士的道士，他却有些邪術，我們行軍，雖走正道，總以先得民意為要，但是天下狠有能人，甯可備而不用，第二個

是名叫獬面的狼兵頭目，他手下有五百名狼兵，都是廣西獠戶，衝起鋒來，不顧性命，除了善食牛肉之外，一切名利二字，都不知爲何物，既易駕馭，又有大用。現在紮營城外，第三個是名叫曾天養的一位好漢，確是將材。洪秀全聽了大喜道：「這末快召吳吉士、曾天養、獬面三人前來見我。」錢江卽命吳吉士、曾天養、獬面三人，見過洪秀全之後，洪秀全當面慰勞一番，便將吳吉士和曾天養派在將官之例，獬面作爲各軍衝鋒之隊。三人謝了退下，洪秀全正待再和錢江商量軍務，忽見洪宣嬌手捧一塊圓形的扁石，笑嘻嘻的走來，把那石頭呈給他道：「這塊石頭就是楊秀清此次在那長沙城下經過，一天晚上，瞧見一塊地上，無端發起火光，令人掘了下去，得了此石，照理而論，一國有王，一家有主，秀清既得此石，應該獻與千歲哥哥，他却秘而不宣，不知畜了何意。這件事情，還是韋昌輝將軍方才告知妹子的，他說他在路上始知此事，便去稟知軍師，軍師說是且到此地再說，妹子一聽此話，就知此石必是國寶，所以特去指明。」

問他討出，他起初不肯，我那姑娘勸他交出，他也不聽，後來妹子不得已起來，只好用了旗劍，假意要把他先斬後奏，直到用了此法，他才交出此石的，洪秀全起初接了那塊石頭，還沒來得及去瞧，已見他的妹子，喳喳喳一連串的說了起來，只得一直聽完，先將那塊石頭一看，只見那石約有五寸徑圓，三寸厚，薄，非但光瑩似玉，而且正面像是天生成的太平天國四個大字，反面又有半個太極圖形，可憐半個不待看畢，不覺離坐，高興得跳了起來的，對着錢江笑道：「難怪此地的關帝廟前，掘出一塊石碣，也有太平二字之樣。」李秀成在旁，瞧見洪秀全一邊在說，一邊在看那塊寶石，弄得無暇說話樣子，他便接口把那岳州以及漢陽地方的兩樁怪事，詳詳細細的述給錢江聽了，錢江聽完，點點頭道：「此真天父顯靈，但是我們大家，總要先順民心爲是，竟與李秀成之語不約而同確有見識」那知洪秀全一見此石之後，要做皇帝的心理，越加濃厚起來，當下即向他的妹子，收還旗劍二事，但因她去領取此石，大有功勞，立即記上首功，洪宣嬌謝了一聲，方始

退去，這天洪秀全大排筵讌，算替錢楊二人，以及各位天將、部將、裨將等等接風，大家都到，獨有楊秀清一個人推托事忙不到。洪秀全知他爲了寶石之事，不好意思前來，便也不去再請，卽和大家暢暢快快的直吃到日落西山，方始散席。第二天一早，已據各軍紛紛來報，說是奉令製造修造浮橋的工具，已經製成，只候命令，怎樣搭法，就是洪秀全聽說，卽將錢江以及一班天將等人統統請到，開了一個軍事會議。洪秀全頗有革命形式不防尙未斟酌妥當，忽據探子報到，說是向榮和張國樑的兩路人馬，已經跟踪追到，並在洪山下寨，獨有江忠源一路未見到來，不知逗留何處等語。向張二人真是一雙名將洪秀全不待探子說完，不覺大吃一驚，連說怎麼來得這般神速。錢江接口道：「我的初意，雖然料定向張江三人一定跟踪追來，但是沒有防到這般快法，他們既是到了，我們對於武昌，只有暫緩進攻，且俟籌妥萬全之計，方好行事。」楊秀清不待錢江說罷，立卽氣烘烘的接口說道：呼之武昌居長江上流，得之可以直撼江南，俯瞰江西，我軍數十萬之

衆難道還怕向張二隻狗子不成

該應向張二人倒楣
確在清秀氣頭之上

錢江微微地點着頭道，秀清大

哥之言，雖極有理，但是武昌這個地方，易攻難守，向榮老成有謀，張國樑百戰

不疲，江忠源諒來不久，即到兄弟，所以說要計出萬全，並非不攻武昌，以及畏

懼向張江三人也，楊秀清聽了，又連搖其頭的駁錢江道，軍師每每稱贊向榮

那個老賊，狠有能耐，但我見他每戰必敗，老成何在，有謀何在

也是數得

我願前去

獨當此賊，你們此地可以騰出工夫，去攻武昌，錢江道，秀清大哥既是去當向

榮，須得仔細，楊秀清又忿忿的答道，軍師難道真個瞧我不起不成，我與千歲

大哥，起義以來，一向未曾落於人後，洪秀全忙插嘴勸着楊秀清道，秀清賢弟，

你却不可錯怪軍師，他也不過爲了慎重起見，總是好意，你既要去獨當向榮，

我命李副軍師同你前去，楊秀清聽說，方對洪秀全，錢江，李秀成三個，猶笑一

笑，彷彿自認鹵莽的樣子

老奸巨滑
手段可愛

李秀成瞧見楊秀清在笑，也不推辭，立即隨

同而去，羅大綱眼看楊李二人走後，便對錢江說道，方今隆冬時候，

長沙是十月間解
圍的，洪軍得漢

不過伸
冬也 河水已涸，水面張有巨砂，我們水軍難進內港，不如就用兵船架了浮梁，貫以鐵索，由此地漢鎮直達武昌省城，自較容易。錢江大拍其手的贊道：此計甚妙，但恐遲悞日子。石達開接口道：這不碍事，我們一面不妨即用大綱兄弟之計行事，一面去與張國樑誘戰，使他不防，免得乘機阻止我們的工作。錢江又點點頭道：這樣也好，准待本月月杪，月十一也那晚上一點沒有月光，一夜駕好浮梁，直搗武昌可也。錢江剛剛說到此地，又有探子來報，說是江忠源一軍業由鮎魚套地方偷進武昌城中去了。錢江聽說將他的衣袖一擺道：再探，大有山
人城樓彈琴之態。探子去後，錢江又接說道：江軍既已入城，他一定去和李臬台會合，欲與洪山的向軍成爲犄角之勢，我們可把水軍也是偷偷的渡過武昌東岸，彼軍未備，船隻城內之兵，用槍或箭不能及遠，用那土炮又恐打着向軍，我們正好借這投鼠忌器的便宜地方，以壯楊秀清一軍的聲援，錢江道人不能說
他沒有軍事之學洪秀全聽了大喜，即命依計而行，大家散會不提。單說楊秀清回營之後，認爲受了錢江的

欺侮馬上發令，正欲率了李開芳、林鳳翔、李昭雪、鄧雲官、萬大洪、范連德、新舊

六員大將渡江去攻向榮的時候，此書人頭太多不能一一細敘，使人生厭，所以此地輕輕用一新舊二字是偷巧法。李秀成慌忙上前

阻止道：「千歲擁了數十萬之衆，聽了錢軍師之議，不敢輕事渡江。秀清大哥若

急渡江，勝則其功不小，敗則不可收拾的了。」李秀成僅差錢江一間。楊秀清自恃他的位分在

李秀成之上，便不聽李秀成之諫，徑自渡江進攻洪山。李秀成只好急去報知

洪秀全知道，洪秀全便令陳坤書、陸順治二人各率水師策應秀清。及至錢江

聞知其事，陳陸二人早已出發，他急去見洪秀全道：「三軍之所以能用命者，全

在軍令。今楊秀清不遵軍令，將來何以服衆？我當用千歲的令旗前去止之。」錢

江說着，卽令洪宣嬌擎了令旗去阻楊秀清渡江。及至洪宣嬌趕到，楊秀清已

經渡過江岸多時的了。洪宣嬌急急回報錢江，錢江石達開二人一齊說道：「秀

清這般鹵莽，真悞大事。石達開又單獨說道：「現在只有速將大軍統統都填浮

梁而進，秀清一軍方不至於全軍覆沒。」洪宣嬌、韋昌輝兩個也一同說道：「秀清

這人本是我們軍中的害羣之馬，何不讓他斷送狗命，省得將來爲他所制。錢江忙搖頭道：這是因噎廢食的政策，如何可以行於戰爭之際。洪秀全卽下令，卽照石達開之計行事。此時向榮已在洪山之上，瞧見楊秀清的人馬已經渡江，便朝左右大笑道：洪秀全手下雖有錢江、李秀成、石達開三個好手，但有楊秀清這人夾在裏面不聽軍令，擅自行動，也是我們朝廷的洪福。向榮說罷，卽行傳令，命敬修之弟張敬業引兵五千，靠江紮營，截斷洪軍水師。總兵湯貽汾、陳勝元、四人、奚楚方、克釗分左右兩翼去敵楊軍，再命張國樑督率大軍押陣。若見洪楊二軍，何況有了弱點，卽向何方進擊，但須看見洪山之上的一桿大旗舉起，方准進攻。調度也有大家奉命去後，只見楊秀清安營既定，甚是性急，卽命李開芳、李昭壽、郜雲官、萬大洪、范連海、林鳳翔六員大將一齊殺出，大家正待洪山舉旗，方敢進擊。就在此時，忽然聽得西北風大起，吹得一面大旗呼呼呼的聲響，遠遠地都會聽見，各人抬頭一望，果見洪山的山頂上面豎起一面

奇大無比的旗幟來了，大家本已待久，此時自然即遵向榮的軍令進攻，誰知楊軍那邊，只知顧着向榮一面，不防江忠源一軍，竟從城內突然殺出，這樣一來，楊軍這邊的六員大將，便被前後左右圍攻起來，真是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兵之力的了，幸虧錢江率了大軍，直攻武昌，一則用的是圍趙救燕之計，二則又見江忠源既由城內殺出，城內一定空虛，護理總督赫德，撫台常大淳二人，都是木偶，李臬台雖然有些武藝，自然獨木難支，所以下了一個獎令，誰能首先攻入省城的，賞銀二萬，那時二萬已經不少，不知現在之賞格動輒數十萬也，那知那個獬面狼兵頭目，雖然不愛銀子，却喜殺人玩耍，他一聽了此令，立即率了五百狼兵，大聲一吼，猶同天崩一般，正待殺入南門，不料斜刺裏忽然殺來一員老將，倒也十分厲害，若非獬面有些特別本領，早已沒有性命的了，正是

一片忠心雖貫日，滿城血水却成河。

不知獬面所遇的一員老將，究竟是誰，且閱下文。

評曰、此書所叙、並沒一句一字無據之話、從前能知紅羊之事者、不敢筆之於書、現敢筆之於書者、却又不詳紅羊之事、以故縱有新作出現、亦無非人云亦云、類於大頭天話耳、幸有此書、非但使數千百年後之一班讀者、恍同目覩當年之事、即起當時之死鬼問之亦必頷首失笑矣

第二十三回 眞遭殃人民都變鬼 假被逼將士盡封王

解面一聞錢江之令，他正想從那南門殺入，忽被斜刺裏殺來一員老將，攔住去路，不要命的就戰。獬面本是廣西的猛戶，雖然像個人形，其實尙有一半獸性。他的打仗，無所謂之陣法，無所謂之軍容，只憑他那天生蠻力，見人就殺，見馬就砍，和他對陣之人，除非真有甚麼武藝，或用聲東擊西之法，或用左攻右突之法，或用深入淺出之法，或用進疾退徐之法，那種巧妙功夫，和他廝殺，那還可以取勝。若講氣力二字，與他爭勝，那就成了貓兒聞魚的俗諺，叫做嗅鯊。

嗅鯊與休想同音

當時在和獬面廝殺的那員老將，非別正是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的

那位李聲鑑。李廉訪他的爲人，本已中了那個君憂臣辱，君辱臣死的專制之毒。

此數語是爲我們中山先生的信徒打倒帝國主義的利器，中華民國的口吻，小評通俗，很於世道人心，有益故爲好書。

再加赫制台常撫台兩個，硬要命他去

召他，那會用邪術的金鳳千金，他被公私兩方一逼迫，早已抱了以身殉國的主義。前幾天正在布置守城之事，未能率領少數之兵，去攻漢陽，及至江忠源

入城向他說出洪楊等人如何如何叛逆，手下將官如何如何厲害，一班兵士如何如何到一城屠一城，得一城殺一城的說話，他更一怒之下，正待去攻洪軍，忽然得報，說是錢江已率大軍殺過江來，他就馬上帶上一二十名最親信的籐牌兵，即由偏門悄悄遠出，誰知兜頭正遇那個獬面，率領五百狼兵，猶同中了狂的，帶喊帶跳的殺來，喊其二字一經寫起，宛然畫出一個蠻人模樣，所以他也不去打話，掄起一把大刀，就砍獬面，固有蠻力，聲鑑也有武藝，狼兵雖兇，籐牌兵也不辱沒，這末怎麼叫作籐牌兵的呢？因為道光末葉，除了洪楊之外，各省的土匪早已蠶起，綠營兵勇暮氣已深，萬萬不是土匪對手，那些平時吃了重祿的甚麼統帶，甚麼營官等等，要保各人的前程起見，大家只好出了重餉，招募幾名當時風行全國，綽號籐牌兵的敢死人士，這些籐牌兵，月餉至少七八十兩，平時除了練練籐牌之外，不是前去賭錢，便是前去嫖妓，至於吸烟喝酒，還算化錢少的，非但日不歸營，夜不歸隊，他們的上司，偶說一句重話，他們馬上就要告長假，即是辭差，開

小差透即是上司要他們去打土匪，保前程，只好開眼閉眼，一任他們去犯營規。他們却有一樣好處，平常時候不肯積蓄銀錢，以爲一死便了，打起仗來，所以個個不怕死的。一個人只要真的不怕死，對方怕死的敵人，當然被他打敗。軍心本無一定，只要一營之中，有了幾名籐牌兵，敢死士，連那不是籐牌兵的兵勇，不是敢死士的兵勇，也會連帶氣旺起來。當時竟有一種童謠，叫做不怕張，不怕劉，有了籐牌兵的官兒，就要吹牛。吹聽該那時的李聲鑑，他既預備盡忠，還要銀錢何用，故而一招就是二十名的籐牌兵，和他一同前去拚命。籐牌兵既是所向無敵，那班狼兵，也是所向無敵。當時雙方的那陣血戰，雖然不能稱做絕後，總也可以稱做空前的了。可惜不才的這枝禿筆，沒有施耐菴先生會得描寫，只有簡單的說上幾個殺得，說上幾個仍舊罷了。當時那二十名的籐牌兵，雖被那五百名狼兵，殺得只有半個腦壳，殺得只有半個肚皮，殺得只在噴血，殺得只在放屁。失令人笑仍舊不肯叫饒，仍舊不肯敗退，仍舊不肯偷生，仍舊不

肯怕死，直到與那清廷忠臣李聲鑑廉訪，一共二十一個不全的屍體，掀層露齒，怕人施施，直挺挺的躺在血泊之中，方始不動。

這種筆墨不問是否及得上施耐庵單取這一個怕人施施四字，也得使人夢中嚇醒起來。

李聲鑑和那二十名籐牌兵既死，那個獬面，方才忙將他的腦壳，向天一仰，雙臂一伸，吁上一口極長極長的大氣，也是乏力的表示，正待上前再行殺去，陡然聽得他的背後，一陣人喊馬嘶的聲音，殺奔而來，他急回頭一瞧，只見石達開、韋昌輝、洪宣嬌、陳素鵠、陳玉成、黃文金、譚紹洸、賴漢英、胡以晃、曾天養、羅大綱、洪仁發、洪仁達等等，竟同風馳電掣的，轉眼之間，已到他的跟前，他急一面手指地上躺着的那些死屍，一面大喊一聲道：「殺呀！那個呀字的聲音，雖未把天震坍，可是已把南門守城的一個武官，嚇得直從城樓之上，一個倒栽葱的跌將下來，城上的守城兵士，一見主將嚇得墮城斃命，頓時一聲發喊，先已逃散一半，韋昌輝、陳玉成、曾天養、羅大綱等人，就在此時，各人縱下馬來，用縱字而不用跳字者其勢之急不喻也。奔至城脚，拋上爬城軟梯，大家一邊在撥城上射下之箭，一邊不要命的

連爬帶蹠而上，及到城上，那班守城兵士，復又一齊大喊一聲，統統逃散，韋陳曾羅四個，此時那裏顧得追殺兵士，先將堵着城門的沙袋，手忙腳亂的搬開幾個，疾忙開開一扇城門，放入大衆，那個獬面，首先帶着五百狼兵奔入，也不去和韋昌輝等人講話，單是復又幾聲喊叫，直向城內殺去，可憐那時武昌百姓的遭殃，真比現在民國二十年分，漢口的水災，還要厲害幾分，石達開此時自然只顧城內的伏兵要緊，當下一面命各人各帶幾十名狼兵，分向四城搜殺，一面自己直向督撫兩署奔來，等得他到撫署，那位常大淳中丞，早和制台赫德、藩台梁星源、首道傅炳臺，總算一同殉了難了，總算二字罵得一班愚忠之人可笑，石達開正待入內，諭知一班官眷，不必尋死之際，忽見探子趕來報告，說是大元帥千歲，已同錢軍師等人，在那制台衙門，等候說話，石達開連忙出了撫署，來至制台衙門，一走進去，就被洪秀全一面一把執着他手，一面指着錢江說道，達開賢弟，我真險呀，方才不是軍師仔細，我這個人，早被那個夏鳴盛的死賊，剝爲肉泥的。

了、石達開聽說、不禁一嚇道、這個夏鳴盛是誰、千歲又怎麼險些兒被他所害、錢江接口道、起先千歲據報、說是武昌城業已克復、便想約我一同入城、我因知道武昌城中、不無幾個清廷的忠臣、怕有甚麼埋伏、故命左先鋒鄧勝、走在先頭、我同千歲兩個、在後一步、誰知那個江夏縣夏鳴盛、竟敢率領數十名差役、埋伏城濠之內、要想乘機行刺千歲、幸虧鄧先鋒走在前頭、我和千歲二人、方免於難、石達開不待錢江往下再說、急問現在那個姓夏的呢、洪秀全恨恨的接口道、他能把鄧先鋒剝爲肉泥、我們難道不會將他砍成血餅的麼、竊達開聽說道、千歲乃是萬金之軀、關乎全國非輕、以後須得千萬慎重一點才好、秀全正待答話、忽見楊秀清竟將李秀成扭結一團的從外奔來、錢江忙與石達開二人先向楊秀清的手中、把那李秀成拖開、然後方問楊秀清究爲何事、楊秀清見問、便把他的脚一躁、大怒的答道、我若不殺這個坐視不去救我的雜種、誓不爲人、錢江石達開兩個、剛剛聽至此處、忽見蕭三娘同了陳小鵬二

人都是滿頭大汗的一同奔了前來，因見楊秀清已把李秀成放手，方在一邊拭着各人頭上的汗珠，一邊同怪楊秀清不應去和李秀成動手，楊秀清見他妻子和陳小鵬兩個也來怪他，更是氣上加氣，便去向洪秀全突出眼珠子的說道：千歲哥哥，本命秀成前去助我的，如何坐視不救，今天之事，倘若沒有軍師牽了衆位弟兄前去相救，請問一聲，我這個人還有命麼？洪秀全和錢江石達開三個，又一齊勸着楊秀清道：秀成決無是心，況且他一見你的隊伍已經渡江，連忙奔來請發大兵，這倒不可錯怪人的，李秀成直至此時，始去向楊秀清打上一拱道：秀清大哥，你怪小弟沒有本領前去救你，則可，怪着小弟存心不去救你，則不可，快快不可生氣，小弟這廂向你陪罪，就是李秀成一壁說着，一壁又是深深一揖，秀成可人楊秀清因見有了下場，方始皺着雙眉的答話道：不是我在怪你，螻蟻尚且貪生，誰不要命的呢？洪秀全錢江石達開蕭三娘陳小鵬幾個，一見楊李二人已在說話，忙又一齊接口道：好了好了，這件本是小事，

還是商量大事要緊，衆人道言未已，忽見林鳳翔等來報告道：江忠源與向榮各軍，已向黃州興國、大冶各縣屯紮去了，我們應否窮追？林鳳翔尙未說完，又見李開芳也來報告，說是得着確信，清廷已派湖南的那個胡林翼率了大兵來此，不日可到等語。洪秀全等得林李二人相繼說畢，急問楊秀清道：你瞧我們怎麼辦法爲是？

問楊不問錢李石三人此時秀全因思作帝主反備秀清之威奈洪氏不能終局其機已兆於此

楊秀清見問，並不轉商錢江等人，立即答道：追殺向江之事，尙在其次，現在最緊要的是，自然進兵長安，倘若佔領那個歷古建都之地，我們就此坐了下來，然後分兵再取四川，還怕不成大業的麼？李開芳、黃文金兩個不待洪秀全答話，也一齊接口說道：四川爲天府之雄，漢高祖因此成業，後來的諸葛武侯也勸劉備去取成都爲急務的，方才秀清大哥的主張，很是不錯，千歲應該立即允從，錢江至此實在不能熬了，忙向洪秀全說道：江南乃是國家的精華之地，進可直趨北京，退亦可以自立，千歲若舍如此良機，改兵西向，反使清廷得握膏腴之地，供給軍餉，那就難了。

洪秀全聽說不置可否，先問衆將，誰知衆將所答之話，都是附和楊秀清主張的居多，贊成錢江主張的，僅剩李秀成、石達開兩個。洪秀全一時不能解決，便對大衆說道：「此事關係太大，讓我細細斟酌再定。」說完各散。錢江便去找着李秀成、石達開二人，微聲嘆道：「楊氏得志，我們三個從此完矣。」李秀成、石達開聽說也各連搖其頭，又吁上一口氣道：「現在尚在未定之際，只有軍師再向千歲細細陳明大勢，或能挽回，也未可知。」錢江點頭稱是。太平天國只有錢李石三位奇才，然不敵一楊或天意乎。回到自己室內，連夜做成一本興王之策。第二天一早，命人送到洪秀全那兒。洪秀全正在心中無主，很是煩悶，一見興王策三個字，便覺有些高興起來，連忙展開一看，只見寫着是：

一方今中國大勢，燕京如首，江浙如腹心，川陝閩粵如手足，斷其手足，人尙可生。若取江南，卽是椎其腹心，滿清危矣。故以先取金陵，使彼南北隔截，然後分道用兵，一由湖北進取河南，一由江淮進取山東，會趨北京，以斷

其首北京既定，何憂川陝不服耶。

二我國創造伊始，患在財政不充，因關稅不能遽設故也。當於已定之省分，向商家略抽稅收，而任其保護，資本每兩抽其一釐，名曰釐金。商家所損極微，自無不願，以此供給餉糈，足有餘也。惟不宜勒索苛民，而貽口實。

三清室自道光以來，各國交通，商務業已大盛，蓋商務爲國家之本，應與各國先立通商條約，互派使臣負責，此乃世界大勢，首先應爲之事也。

四我軍既以財政爲患，當於圓法亟亟講求，第一著不用清室銀元，商民自必惶急，我國卽鑄銀幣，以代清室銀元之需，單以六成銀色而論，利莫大焉。次第再立銀行，發行紙幣，五千萬可以立待。

五百官制度，宜分等級，官位自官位，爵典自爵典，取任各官，論才不可論貴，故各國之親王，亦不盡居高位，掌大權也。

六將來世界大勢，必至趨重海權，今後若中國大定，應永遠定都金陵，據江

河之險、備舟師之事、水軍本與陸軍並重、不可偏廢、

七我國起義以來、急於戰爭、不遑注意制度、亟宜開科取士、選取人才、

八清廷連戰皆敗、恐借外人之力、以扼我族、亟宜優待外人、以取世界一家、

大公之義、

九我軍連戰雖勝、恐有疲乏之虞、可將現有之兵額、約二百萬之數、加以訓練、分爲五班、待定江南以後、以兩班北伐、以一班下閩浙、留兩班駐守三江、以便輪流使戰、則兵士人人可用矣、

十中國本來膏腴、土地荒廢已久、亟宜墾荒地爲公產、仿上古寓兵於農之制、或爲屯田之法、按時更番抽練、可使人人皆兵、餉源不絕、

十一中國人數雖多、而女子全付於淘汰之列、非是正辦、亟宜興辦女學、或設女科女官、先以培植人才爲本、繼以鼓勵人才爲殿、並限制纏足之風、而進以鬚眉之氣、男女一律平等、且定刑律、首先注意男子犯姦之條、

十二礦源出於地理，中國本富，應仿各國礦務鐵路等等，國家人民兩有利益之事爲之。錢江此十二條與王維彼時能有此想維新人物也以上管見，言其大略而已，其餘應爲之事甚多，容再相機而定。清廷以殘酷我國以仁慈，清廷專重宗室私人，我國則以大同平等主義行之，興王之道，盡於斯矣。

洪秀全剛剛看畢，忽見洪宣嬌面含怒色的，恩恩走入，一直就向他的對面坐下道：哥哥，我們洪氏現已到了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的地步的了，王爲萬世之基，寇爲一時之賊，楊氏本和哥哥在奪帝位，哥哥怎麼還會相信他的主張呢？哥哥倘若不聽錢軍師的主張，自己要把機會讓人，洪宣嬌說到這裏，陡然向她腰間拔出一柄明晃晃的刀來，一面朝她胸前懸空的試上兩試，一面又跟着說道：妹子就此先行死在哥哥面前，免得死在他人手上。宣嬌之言正中秀全之病所以如此有效洪秀全起先本在聽一句點頭一句的，此時又見宣嬌把刀向她胸前試着，急去一把將刀奪到手中，先向門外望了一眼，見沒外人，方始對着宣嬌說道：妹妹好

意爲兄豈有不知說着便把錢江的十二條與王之策遞給宣嬌去看道妹妹放心我們一定去取江南就是宣嬌聽說還緊問一句道哥哥不再改變麼洪秀全連連擺頭道國家大事怎好兒戲宣嬌聽說方才俯首去看那道興王策尙未看畢忽見洪大全洪仁發洪仁達幾個一同走入宣嬌先向大家說道哥哥已經贊成錢軍師的主張了你們放心罷大家聽了方才大喜洪大全也把那本興王策拏去看畢道這末我們何不就此開科取士也好鎮定人心洪秀全點頭道此事就交你去辦理洪大全正待答話忽見洪秀全的隨身衛士走來說道楊天將有事要見

秀全所住之處洪氏可以直入秀清權力雖大猶須通報將來洪族權又爲錢江料到矣

洪秀全聽說忙朝衆人將手向後一指道你們可從後面出去

秀全何畏秀清如此

洪宣嬌急隨大衆恩恩走出她又一個人來至錢江那兒報知她的哥哥看了興王策之後已允去取金陵之事錢江聽畢一壁先請宣嬌坐下一壁面現喜色的答道既是如此大局便有望了洪宣嬌微蹙雙蛾的接口道軍師早該聽我說話就讓姓楊的死於向榮

之手，豈不乾淨。錢江笑上一笑道：我素以誠心待人，如何防到他會得寸進尺起來的呢。洪宣嬌又說道：他此時又去找我們哥哥，不知我們哥哥可會被他逼得改變宗旨。錢江搖頭道：此事關乎天意，也非人力一定能夠勉強。錢江剛剛說到此地，只見李秀成慌慌張張走了進來，就將手上的一張名單交給他，看道：壞了壞了，說着，又朝洪宣嬌說道：千歲又被楊氏逼出這樁不妙的事情來了，錢江不去插嘴，單把那張名單去和宣嬌一同去看，只見上面寫着是：

天王洪秀全 東王楊秀清 故南王馮雲山 故西王蕭朝貴 北王韋
昌輝 福王洪仁達 安王洪仁發 宜王洪大全 靖國王錢江 翼王
石達開 忠王李秀成 英王陳玉成 燕王秦日綱 慕王譚紹洸 堵
王黃文金 威王林鳳翔 毅王李開芳 順王吉文元 鬆王陳得風
比王伍文貴 輔王楊輔清 侍王李世賢 顧王吳汝孝 章王林紹章
贊王蒙得恩 豫王胡以晃 楊王妃蕭三娘 蕭王妃洪宣嬌

洪宣嬌一見她未封王，頓時把那名單，撕得粉碎的大怒道：「軍師既已說過，男女平權，難道我還沒有大功不成？」洪宣嬌的成字，尙未離口，便往外奔，正是：

男兒有幸登天去，女子無端逐隊來。

不知洪宣嬌要往何處，且闕下文。

評曰：洪氏首次佔領武昌，未與人民結怨，殺戮猶未重大，民間已不聊生，其後之再得武昌，可想而知也。當時民間祇知長毛殺人厲害，却不知每次攻破城池，首先者皆爲狼兵也。此回描寫李臬台偕籐牌兵，與狼兵之血戰，即可類推矣。

海內孤本

上海花列傳

（折六）元六洋大價定 册六

此書爲前申報主筆韓太癡先生所著。別署花也憐儂。所記爲四十年前名人事跡。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古今名作如石頭記儒林外史等。亦無以尙也。或曰書中所說趙撲齋。其人以無賴得志。擁資鉅萬。其微時。作者嘗救濟之。及其盛時。作者僑滬窮乏。向借百金不允。故憤著此書以譏之。書出。趙揮巨金。全購而焚之。故外間鮮有傳本。雖間有改頭換尾割裂抄襲者。皆出書賈之手。盡失書之真相。茲本局覓得最初石印抄本。重爲校正付梓行世。不乏愛慕是書者。得之欣喜當何如也。

上海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二十四回 李金鳳代父復仇 彭玉麟尋師問難

錢江瞧見洪宣嬌拔脚就走，似乎要去和她哥哥大鬧去的樣兒，赶忙追上攔了轉來，仍舊請她坐下，勸着她道：「蕭王妃，你本是一位女中豪俠，難道連那小不忍而亂大謀的一句古話，都忘了不成？現在天王面前，只有你一個人還能說話，不要弄得生了意見，以後沒有緩衝之人，豈不悞了大事？況且此事我能料定，天王必定推說見逼楊氏，才有這個封王之舉，其實呢？天王自己早有此意的了，至於你也要軋進一份王位，似尚不難，容我去與天王說知可也。洪宣嬌本來還信服錢江這人的，此時聽他這般說法，方始把氣消了下去。李秀成又問錢江道：「開科取士，本是正理，但在這幾天百忙之中行之，似乎稍覺太早一點吧？」錢江聽了一楞道：「怎麼說法？」天王馬上就要開科取士了麼？李秀成點頭道：「開科之事，已命大全辦理去了，洪宣嬌接口道：「這件事情，我方才眼見天王交與大全哥哥去辦的，洪宣嬌還待再說，忽見她的隨身侍婢來請，說是大

衆都已去向天王謝恩去了，王妃怎樣，錢江李秀成一齊說道：「這是我們也得前去應個景兒，洪宣嬌聽說先回房去換她衣服，原來洪秀全最恨清朝服裝，又因軍務倥傯之際，沒有工夫，只好殺到那裏，就把那裏戲子的行頭，拏來應用，大衆既穿戲子行頭，洪宣嬌便打扮得和那武旦一模一樣，此刻既去謝恩，須得去換宮妝，方成體統。」這天天王很是高興，大排筵席，賜宴羣臣，他一個人穿了一件龍袍，坐在上面，大有趙匡胤的那個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之概。楊秀清既封東王，也和那齣洪羊洞劇中的八賢王一般裝束，各位王爺，也都相差無幾，還有甚麼天官丞相，地官丞相，甚麼游擊將軍，甚麼巡查都使的名目，都是一班起義的老弟兄担任，席散之後，吉文元一個人去向天王獻殷勤道：「臣有一妹，名喚珠兒，尚有幾分姿首，因見天王身邊沒人侍奉，擬將臣妹獻上，以備房中使用。」天王聽了大喜，立即召入，封爲吉妃，這位吉妃，樣樣都好，只有一雙天足不好，平時每在怨她那位亡母，怎麼幼小不將她好好的裹足，害她長

大不能步步生蓮之雅，豈知她的一雙天足，正合了天王的脾味。天王的對於婦女，雖然也重顏色，也却有幾個特別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身長玉立，第二個條件是瘦削肩膀，第三個條件是遍體無瑕，第四個條件是一雙天足。這位吉妃珠兒，四樣都能占齊，因此寵幸無比。又夾一段香豔之文別人見了，倒還不甚怎樣。獨有那位洪宣嬌，看在眼里，不覺想起她那蕭王爺在日，何等情深伉儷，何等舉案齊眉，一旦中途分飛，害她獨守空房，好不悽楚。平時因在衝鋒陷陣，無暇及此，又有一句古話，叫做眼不見為淨。現在一見天王和吉妃珠兒兩個，同寢同食，同出同進，活像一對鴛鴦，她便不及等候錢江和她所說之話起來，忙去找着錢江問道：「軍師，你在湖南衡州時候，曾經與我咬着耳朵，所說的那句話，現在可還記得了麼？」錢江見問，連搖其頭的答道：「決不忘記。」宣嬌微微地將臉一紅道：「我已不能再待。」究為何事請問軍師。軍師竟管此事怎麼辦法呢？錢江聽了，微微一笑道：「我從前本和你說過，原是兩種辦法：一種是再醮，一種是守節。再醮因有活着

的天王、下世的西王、他們二位的關係、反而有些難辦、守節呢、誰來管你閒事、你也博通經史的、難道漢朝的那位陳阿嬌皇后之母、陳太主的故事都不知道、的麼、原來爲此難怪洪宣嬌在那衛州要去殉夫之際、無人可勸這位軍師幾句耳、奈何欣然遵命也、洪宣嬌聽到此地、愈加緋紅了臉的答道、

如此這法、何必紅臉、這個辦法、我豈不知、我此刻來請教軍師的意思、只怕因此輿論不好、

天王未必饒恕、如何辦法、錢江又答道、你只要對於國家大事、放出本領去替、

天王出力、閨房之事、我能包他不來干涉、此乃錢江苦心孤詣、委曲求全、利用宣嬌以佐秀全、斷乎不可怪他、洪宣嬌聽說、方

始欣然而去、又過幾天、開科之事業已完畢、大總裁就是放的宜王洪大全、考

取的狀元、名叫劉繼盛、字贊宸、榜眼名叫袁鎔、字蓋、還是清朝的一個老舉

子、探花彌開、字子都、非但年僅一十六歲、而且才貌雙全、瓊林宴的那一天、三

鼎甲、一樣的披紅結彩、騎了高頭大馬、鼓樂齊鳴的游街、那知那位少年探花

彌開、竟被蕭王妃洪宣嬌瞧上、卽於次日、宣嬌特地打發心腹侍婢、將他請至、

明爲教習文學、暗則作了面首、從此以後、宣嬌既有閨房之樂、對於國家大事、

真的更加出力起來，有一天宣嬌正和彌探花二人相對飲酒，十分有趣的當口，忽見她的侍婢，大驚小怪，恩恩地奔來報知道，婢子聽說清朝業已把胡林翼放了此地的藩司，署理巡撫，湖廣總督已由雲貴總督吳文鎔調補，江忠源也放了此地的臬司，還有那個死難的李聲鑑，李臬台之子李孟羣，同他胞妹李金鳳兩個，口稱要報父仇，已向河南撫台那裏借兵五千，殺奔前來，大家都在氣不過東王，甚麼叫做假節鉞，專征伐，天王命他率同林鳳翔、李開芳、吉文元、陳玉成四人前去討伐，向張江三路人馬，又任那個道士吳吉士爲冬官丞相，率兵三萬，專敵李孟羣、李金鳳兄妹二人，那個侍婢一口氣說到此地，又將宣嬌望了一眼，接說道：王妃也封了甚麼艷王，又兼女兵總指揮使，督同陳素鵬、陳小鵬兩個，接應各軍，洪宣嬌聽畢，把頭點了兩點，答聲：「我知道，你們從速預備我的營裝，就是侍婢退出，宣嬌便對彌探花笑上一笑道：『你莫替我害嚇，我本是一個打仗的祖師，不過這場大戰，不知殺到幾時才能了結，此刻不

能預定、你若胆小怕事、那就不用說牠、你若想陞官、或是發財、你就快去拜託錢軍師保你一本、弄個我們軍中的祕書監玩玩也好、彌探花聽說、急去滿斟了一大杯酒、遞與宣嬌去、喝道、我先祝贊你一聲、此去一定馬到成功、宣嬌笑着喝乾、回敬了彌探花一杯、道、你倒底敢去不敢去、快說一聲、彌探花疾忙把酒嚥嚙的一聲、喝下之後、忽將他的衣袖一勒、裝着要去打仗的樣兒、道上、馬殺賊寇、下馬作露布、這等盛事、男兒漢、大丈夫、誰不願幹、你放心、我立刻去託錢軍師去、彌探花說完、正待出房、宣嬌又對他說道、倘若錢軍師見你文皺皺的樣兒、不肯保你、你就老實對他說出、是我教你去找他的、彌探花聽了一楞、道、怎麼、此話可以對他講的麼、宣嬌把眼一瞟、道、我教你去說、你只管大胆去說、就是誰來害你不成、彌探花生怕宣嬌動氣、連聲應着我去、我去、大踏步的走了、宣嬌一等彌探花走後、立即去見天王、及她走到、只見天王、正據探子飛報、說是吳吉士丞相、已被敵人李金鳳用了妖術、殺得似要敗陣的樣子、天王

一見宣嬌，連連忙不迭的揮手，命她快去接應。宣嬌見了，不好再管彌探花之事，相只好返身退出，掣了兵器，飛身上馬，殺出城去。剛剛出城，兜頭就遇見那個獬面，抱頭鼠竄的飛奔而來。暗寫敵方之勢宣嬌忙將馬韁勒住，問道：你爲甚麼這般狼狽？你可知道吳吉士、吳丞相，現在戰得怎樣的了？那個獬面，見是蕭王妃、洪宣嬌，只好連忙站定，答道：我已中了那個李金鳳妖婦的邪術了。暗寫敵方之術吳丞相的法術，也非其敵。王妃若去接應，須得小心一二。獬面說完，恩恩自去。洪宣嬌却不懼怕，只把她手上的馬韁一緊。照應上文，住四字率領她的女兵，一脚衝至陣中，抬頭一看，果見那個吳吉士已被那個李金鳳口吐一團火燄，逼得正待敗退。她也不去再和那個李金鳳打話，掄着一柄大刀，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向火燄之上拚命劈去。說也奇怪，洪宣嬌這人並無甚麼法術，倒說那時她的一柄大刀，彷彿有了神助一般。只要劈到那裏，那團火燄就會熄到那裏。莫說那個李金鳳一時不知來歷，不免大吃一驚，就連宣嬌本人也覺不懂起來。奇文，奇事此時

的吳吉士也當宣嬌能用法術、頓時胆子一大、又將他的大口一張、吐出一團火毬、直向李金鳳的面前撲去、原來吳吉士在洪宣嬌未到之先、業經吐過火毬、因非李金鳳的敵手、故而趕忙收回、此刻因見洪宣嬌的大刀、能夠劈熄、所以重又吐出、以助宣嬌、當下李金鳳一見吳吉士又吐火毬、撲她、只得也把她那火燄重行吐出、誰知這個火燄、一遇着洪宣嬌的大刀、劈着、竟同鬥敗的蟋蟀一般、依然無力可施、熄了下去、李金鳳的本身、總算還有法術、可以自己防身、可憐她手下的一班兵士、無不燒得一個個的焦頭爛額、正待潰散之際、幸虧左有江忠源、殺入、右有張國樑、殺入、始將一班兵士、穩住陣脚、起先李孟羣也被吳吉士的火毬、傷了坐馬、此刻方始換馬、殺至、於是雙方又混戰一陣、不分勝負、大家只好各自收兵、吳吉士洪宣嬌兩個、一同回進城內、忙去見着天王、稟知道、敵方的那個李金鳳、確有邪術、我們今天這仗、雖然未曾打敗、以後各軍出戰、須得千萬小心、天王聽說、立刻下令、諭知衆將去後、忽見東王楊秀

清領着一個非常美貌的女子進來，天王便問東王，此是何人，東王先命那個女子朝見天王之後，方才答道，她的老子，就是前任的漢陽縣知縣桂樾，她的名字，叫做桂子秋，自幼就有一位仙人，傳授法術，因見她的老子，藏過關帝廟前掘出的那塊石碣，氣憤不過，直到前幾天，方將那塊石碣尋着，特地携來貢獻，并願棄邪歸正，投効我們，天王聽了大喜，先將桂子秋這人獎勵幾句，命她呈上那塊石碣，桂子秋即命從人拾上，天王下座，細細一瞧，果見石碣上面，鐫有辰火天明，金鐵爭鳴，越王過漢，東國太平的十六個大字，便對大眾說道，如此說來，真是天父顯靈的了，我們國號，准定就取太平天國四字，才合天意，人心大衆附和一陣，天王便命衛士把那石碣，抬入上房，交與吉妃，連同那塊天生太平天國四字的寶石，一起收藏，衛士抬入，天王又問桂子秋道，你能甚麼法術，可與我們這位冬官丞相吳吉士一比，桂子秋奉命，她就同了吳吉士走出院外，立定身體，對着吳吉士拱手微笑道，請問吳丞相，我們現在怎樣比

法、吳吉士因爲剛才業已吃過那個李金鳳的虧的、此時不敢大意、只好也笑着答道、此刻吳某無非奉了天王之令、瞻仰桂小姐的法術罷了、如何比法、悉聽吩咐、桂子秋聽說、已知其意、便將他的纖指、忽向西北方的天空一指、跟着道了一聲疾、陡聞一聲霹靂、青天白日之中、竟會大雨起來、還不奇怪、她在大雨裏頭、這般淋着、身上竟沒一點水珠顆兒、大家方才拍手叫好、及至再去看那個吳吉士、早已淋得像個落湯鷄兒一般的了、此時吳吉士生怕天王見罪、赶忙口吐一團火球、飛起空中、周繞一轉、仍舊落下、却也並未被雨濯滅火光、桂子秋見着、便把她的雙手合十、向着吳吉士拜了一拜道、吳丞相的法術、果然不錯、勝我多了、吳吉士慌忙謙虛幾句、二人一齊收了法術、同到天王那兒、銷差、此時洪宣嬌因見桂子秋這人、既有法術、又是長得比她標緻、便對天王含笑說道、彼時息寔稱王未定朝儀所以大家尚未用那秦字臣妹願隨這位桂小姐學習法術、伏求天王允准、天王聽說、笑上一笑道、我知法術之事、非得童身學習、方有效力、你現在恐

怕不能了吧，洪宣嬌將臉一紅，正待答話，忽見吳吉士已將她那刀劈火燄之事，一五一十的說知，天王聽了，天王不待吳吉士說完，一面大喜，一面又稱怪事不已。桂子秋接口道：「既是蕭王妃要學小女子的法術，小女子很願傳授，天王更是歡喜，卽任桂子秋爲女兵副指揮使，就在宣嬌一起辦事。」桂子秋謝恩之後，卽同洪宣嬌兩個，手携手的來到宣嬌室內，一同坐下。宣嬌百事不提，第一句說話，就問桂子秋道：「我的不懂法術，你該已經知道，今天我的刀劈那個火燄之事，到底甚麼緣故？」桂子秋見問，微笑了一笑道：「王妃請把脈息，讓我一按，或有分曉。」洪宣嬌真個把她的一隻玉腕放在桌上，桂子秋一按之後，笑着哦了一聲道：「原來王妃今天轉了天癸，那個姓李的法術，是被王妃的穢污所破，宣嬌聽畢，立卽傳令出去，只要是她手下女兵，以後每逢出戰，必須各人身上都藏一點穢血，違令者斬。」桂子秋道：「王妃應該也去稟知天王，不論兵將，凡遇妖法，都須帶着穢物，方保無虞。」原來如此作者謂于實得使人失笑洪宣嬌聽了，一面命人稟知天王。

一面便請桂子秋馬上傳授她的法術，桂子秋道：「王妃現在只能學法，不能學術。」洪宣嬌不解，桂子秋又道：「學法只要暫忌房事，學術第一要緊，先須養氣。」一行房事，氣即難合，術無進功，永遠須避房事，所以法是外功，術是內功，不能混合而言。宣嬌一聽如此說法，連連說道：「這末請你快快帮我先取姓李的性命要緊。」至於學習法術之事，我們往後慢慢再說便了，所以後來洪宣嬌永不提此事，因為不能避忌房事之故。宣嬌在金陵時，尚有許多野史，此時學習法術，作者便沒資料矣。呵。現在且將洪秀全這邊的事情暫時按下，補叙湖南那邊，且說曾國藩自從委了彭玉麟充任那個水師指揮官之後，彭玉麟便將他的水軍之學，全行貢獻出來，沒有多天，已把水師一部份辦得井井有條，再加那位左宗棠已入張亮基的幕中，張亮基信任有加，一切軍務等事，全交他去辦理，這樣一來，長沙城池竟同生鐵鑄就一般，無論洪軍如何兇猛，休想動得分毫。洪秀全只好聽了錢江主張，放棄湖南去攻湖北。照清廷方面說來，湖北雖然失守，湖南倒底保住，咸豐皇帝聞知其

事卽將胡林翼以布政使署理湖北巡撫，又調雲貴總督吳文鎔實授兩湖總督，又任旗人善琦爲欽差大臣，督辦湖北軍務，限期收復城池，又命曾國藩大練水師，以作善琦的聲援。曾國藩一奉旨意，忙將彭玉麟請至，和他商酌道：現在湖北業已失守，洪軍之勢愈大，此地雖然添了一個左季高，却少了一個胡潤之。朝廷既是責成我練水師，這件事情，只有請你來幫我一個大忙。知之甚深信之甚切彭玉麟連連客氣道：這是我們那位楊載福同事，也是一位水師好手。曾國藩微搖其頭道：他是將材，你是帥材，你的責任自然比他重得多了。彭玉麟聽了，方才答道：既承這般知遇，標下雖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過一切大事，仍求大人主持。彭玉麟說到此地，忽又站了起來道：標下讀書不多，閱歷又少，平久欽大人的德望，事事可爲標下之師。標下要想拜在門下，務求大人答應。曾國藩聽說，搖着手的問道：你是嘉慶那年生的？彭玉麟答道：標下是嘉慶二十年十二月生的。曾國藩聽到這句，忽然大笑起來道：我僅比你大了四五歲，怎麼

可以做你老師，彭玉麟又接口道：學問之事，何在年齡，說着，不待曾國藩答應，早已口稱老師，恭恭敬敬的拜了下去。曾國藩至此，只好連忙扶起道：老弟，這真使我有些慚愧了。彭玉麟拜完，又命人去將曾貞幹請至，見過世叔，曾貞幹略談幾句去後，這天曾國藩便和彭玉麟二人，一壁對酌，一壁問他家事。彭玉麟一見問到他的家中，忽皺着眉頭的答道：門生生平，這樁最不解的事情，此刻先求老師解釋。門生聽了，方敢述及家事。曾國藩忙問那樁事情，還不明白。彭玉麟道：門生爲人，素來抱定宗旨，無論何事，不肯欺人，誰知往往弄得不能不去欺人。難道門生前生作了惡事，要想做個好人，都不能夠的麼？曾國藩聽說，笑上一笑道：前生之事，我最不信，這件事情，或是老弟的經歷不夠所致，弄得要好不能，也未可知。老弟且把事實說了出來，讓我解釋你聽。彭玉麟聽畢，果真老實對曾國藩說出道：先慈刻苦成家，始將門生撫養成成人，門生所娶鄒氏，人尙賢淑，不知進門之日，怎麼一來，竟會不爲先慈所喜，先慈每命門生將

她大歸，門生因爲憐她罪不至此，只好常向先慈替她求情，有一次先慈又發大怒，門生真的求不下來了，門生只得將她私下寄住家叔家中，竟騙先慈說是已把鄒氏大歸，此是第一次欺騙先慈，當時先慈只知鄒氏大歸，且對人稱門生尙未娶過，門生對於親友面上，自然跟着先慈所說，此是第二次欺騙親友，後來先慈和亡荆次第逝世，門生困於經濟，不能立足，便到本縣的那座石鼓書院，前去混混，又與一個蕭滿其人，竟以假事扶乩欺人，及到此地，忽又無端的遇見那座謙裕當舖裏的女主方夫人，因畫梅花的情感，竟要嫁與門生，門生仍舊不肯違背亡親之意，只好騙她未娶，那時她正有病，她有一天，因見病已危殆，要教門生替她書寫遺囑，說是家產全部歸與門生，等她死後，但要當她元配待遇，門生倘若依她，如何對我亡妻，倘不依她，似乎又作負心之人，所以直到她死，門生尙未允她，話雖如此，她的家當，門生自然不要，她的遺囑，門生又怎麼辦法呢？曾國藩一直聽到此地，便去撻着他那新留的一點小鬚。

連聲贊稱道、老弟存心如此、仰能不愧於天、俯能不忤於人、當然可敬、不過你方才所告訴我的、這些沒有法子的欺人之言、似乎要怪老弟沒有經歷、正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鍊達卽文章

不知曾國藩還有何話、且闕下文、

評曰、時下武俠書籍、雖然盛行、但皆稗官家面壁虛構者、以故蛇神牛鬼之文、在在皆是、此回所記之李金鳳、桂子秋、吳吉士三者、皆以正史、暨私人筆記所載爲經、復以作者先德口述爲緯、讀者若以神怪視之、則去題遠矣、

第二十五回 儒宗談理學實益人心 勇將壯聲威偽裝狗眼

曾國藩本是一位理學儒宗，平時對於一個欺字，早認爲是人們的蝨賊，所以他的家書之中，別樣事事謙退，以備再加進益，獨有理學二字，他却當仁不讓，不肯再去和人客氣。這天聽了他那位新收門人彭玉麟請教他的說話，可巧對了他老人家的胃口，於是老老實實拏出老師排場，把那彭玉麟的居心無愧之處，先行提出，大大的稱贊幾句，然後再去怪他沒有經歷，這正是教導人的良法。此書重要人物本爲曾左彭三人也，曾彭既在一起，所以寫得愈加詳細。當時彭玉麟一見他的老師，果不將他當作外人，老實教導，不禁喜形於色的答道：「門生也知經歷不夠，這總是學問不到之故。務求老師開我茅塞才好。」曾國藩瞧見彭玉麟的臉色，忽現喜容，知是一個可造之材，將來必能成名，便又高高興興的說道：「你的第一樁事情，單去注重一個孝順的順字，認題未免不清，你要明白同一父母之命，難免沒有亂命，所以古人說過那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的說話，這個意思，本是取那膚髮身體受

之父母、不致毀傷之義、既連毀傷都要逃走、大歸之事、問題更大、單以姑媳二字說來、自然姑大、若以祖宗嗣續說來、父母之命、便小於嗣續了、我們那位鄒氏弟妹、弟妹二字、湘人土語當時不知爲了何事、不得於姑、遇着這種事情、只有你去設法、調和她們姑媳之間的情分、就是一二連三的箴諫、也該去做、真個到了萬萬不能再諫的時候、只有携了我們那位鄒氏弟妹、暫時遠避的一法、如何可以私下寄於令叔家中、又去承認大歸二字的名義呢、你的第二樁事情、對於一切親友、大可懇托他們去向令堂面前求情、或是帶着鄒氏弟妹、去向婆婆陪禮、如何可以一口承認尙未娶過、曾國藩說到這裡、又問鄒氏有無子女、彭玉麟道、亡荆生有一子一女、子名永釗、已將成人、女名永鈿、年齡尙小、曾國藩聽了忙接口道、既有子女、又無失德、老弟竟忍心令我們那位鄒氏弟妹、去負大歸之名的麼、彭玉麟聽到這句、早已悽悽楚楚的淌下淚來、性情中人、個個如此於是一壁拭淚、一壁微微地嘆氣、曾國藩又搖手勸阻道、這也不必傷感、現在只有趕緊

教子成名、使她在那九泉之下、能夠心慰、也是一般、曾國藩說到此地、忽見一個家人、捧了一包公事、前去請他批閱、他就忙同彭玉麟二人、細細看畢公事、方始命那家人、拏去、此非閒文、作者處處管到無非、表示曾國藩不以私事廢公之意耳仍又接說道、老弟當時對於一切親友、既已承認、未娶、難道沒人前去替你說親的麼、彭玉麟見問、便又蹙額的答道、怎樣沒有、還有人因見門生不肯答應、以爲必有外遇的呢、曾國藩點點頭道、這些事情、倒是流俗之見、不必理牠、至於老弟的第三樁事情、那個神道設教、本是愚民政策、扶乩開方、也極危險、老弟當時以爲陳茶老米、不致吃壞、但須防到久病之人、全靠良藥去救、倘若病家把這責任、交與乩仙身上、不再去請名醫、豈不因此誤了日子、弄得卽遇名醫、也難醫治了麼、此等金玉其言、而在小說之中、得之聞者、應以此意轉曉相告、可以教人不少、說到捉妖一節、狐仙五通、南北兩方、都有出現、老弟彼時因爲那個馬桶蓋之故、一怒之下、擊出玉瓶、彼狐竟至斃命、曾國藩的命字、猶未離嘴、忽見兩旁伺候酒菜的那些家人、都在別過頭去掩口而笑、我我也他就擺出莊嚴之色、

而又和藹藹的告訴一班家人道：此事有何可笑？彭大人是不會怪你們的。倘若換一生客，便不成體統了。以後不可如此。曾國藩如此對待下人，恐有不再用命之入。曾國藩說完這句，又對彭玉麟接續說道：此是邪不勝正，非有他也。迂腐詞句來了，此是描寫個性。我那敵同年金公老實說出，但是不能前去執途人而盡告之，補救只有一半收成。再說到現在的這位方夫人，也能任由老弟，慨然出借如此巨款，當然是位極明大義的人物。她因看上老弟的人物，擬效文君之爲，也是人情之中的事情。本也不可厚非，及至病入膏肓，欲以遺囑要求老弟承認她爲元配，這件事情，仍要怪着老弟，未曾將你實話告訴她的原故。曾國藩說到此地，忽朝彭玉麟微微地一笑道：這末老弟究竟和她有染沒有呢？彭玉麟見問，陡把他的臉兒一紅，宛然 曾國藩瞧見彭玉麟這般樣兒，便把面前的一隻酒杯端起，朝着他一舉道：快喝一口熱酒再說。彭玉麟此時正在沒法，忙去喝上一口酒，壯了一壯胆子，方敢鼓勇的答道：門生本擬正式娶

她起初是一因手頭拮据、諸事不便、二因那時的賊人圍城正急、一時不及去顧此事、後來她又病了、更加耽擱下去、及至她有一天、陡然之間的病勢沉重起來、她也自知不起、所以有那遺囑之舉、那時門生若去答應了她、固是不好不答應她、也覺不好的當口、忽被賊人攻坍兩大城牆、人民一個鼓噪、方始暫且打斷話頭、後來她的毛病、仍舊時好時歹、門生已經來此供職、又有一天晚上、她忽然命人前來喚我、等我到她那兒、見了我面、又沒甚麼緊要話頭、不道言語之間、總在愁得她的病症難好、倒說這天晚上、竟是哀哀悲悲、死死活活、逼着門生和她苟且一次、此等醜事不圖出於這位道貌岸然存心盡不欺人的彭氏之口、讀者閉目一思、當時之形狀、豈得不笑當時只怪門生鑒理不明、居然做了名教罪人、曾國藩不待彭玉麟再往下說、便接口說道、如此說來、老弟只可以外婦待她的了、現在快去替她立一近族的嗣子、再助嗣子、替她夫婦二人合葬下土、於心也就安了、彭玉麟聽說道、老師教誨甚是、門生一定照辦、彭玉麟還待再說、忽見楊載福同了羅澤南兩個、急急忙忙的走了進

來，叫着曾國藩說道：大人，安慶省城又被洪軍攻破，如何是好？曾國藩聽了這個消息，不覺長嘆一聲道：洪軍如此猖獗，民無噍類矣！彭玉麟憤憤的接口道：胡潤之既已率兵前去，怎麼還是這樣？曾國藩搖搖頭道：現在軍權不一，你教潤之一個人又怎麼樣呢？況且新放的這位欽差大臣琦善，既不十分知兵，又倚宗室之勢，決不肯去與潤之和衷共濟的，你們只要看他，手握十萬之衆，至今猶在河南逗留，也可以窺測他的意思了。楊載福道：聽說這次去攻安慶的，就是那個四眼狗陳玉成。彭玉麟笑問道：這個四眼狗三字，大概總是一個綽號吧？羅澤南連連搖手道：不是不是，我聽得人說，說他真有四隻眼睛。筆伏曾國藩道：不管他是四眼狗也罷，五眼狗也罷，總之安慶一失，江西便危。他既然從下游殺去，一定志在南京，不知那位陸制台可在預防沒有呢？彭羅楊三個一齊接口道：我們聽說這位陸制台，只寵一個愛妾，一切政事，不甚過問。筆伏曾國藩聽說，連搖其頭，沒有說話。彭玉麟道：老師今天可也講得有些疲倦，請去休

息一下，我們也得出去料理公事，曾國藩站起送出彭羅楊三個，大家各去辦事不提。這末所說的那個四眼狗陳玉成，倒底是不是長了四隻狗眼的呢？不是的，讀者不必性急，聽我慢慢說來。原來這個陳玉成，就是洪大全的朋友，自從投入洪秀全的部下，所立戰功，倒也不少，因此封爲英王。有一天，同着林鳳翔二人，奉了東王之命，去攻蘄水、蘄州兩處，他就當場對着東王說道：「依我之意，我與威王兩個，還是各攻一處爲妙。」東王聽說道：「這樣也好。」你們二人，就在我的面前拈鬪。當下陳玉成便拈了蘄州，立即率了二萬大兵出發，將到蘄州，便於離城十里的所在，紮下營來。當天晚上，他手下的部將，都去向他請命，以便第二天一早好去攻城。陳玉成聽說道：「我常常地聽見我們正副兩位軍師說，我們起義，原爲弔民伐罪而來，只要清國的官吏肯來投誠，便好免些殺戮。我既到此，應該諭知這個伍文元，叫他快快獻上城池，就是衆將聽說，即請陳玉成快寫諭單。」陳玉成就命營中文案，寫上一張諭單，於禮未周命人送入城中。

伍文元接到諭單，不覺大怒的說道：「本州乃是朝廷的六品正印官兒，」

前清同通州縣本在一座

官廳惟知州知縣謂通正印同知之判都稱佐貳官

爲何降賊，豈不辱沒先人？伍文元一面說着，一面卽把來人斬

首，掛上城頭，號令陳玉成據報。因見伍文元如此無理，方才大怒起來，連夜進兵，前去攻城。及到城下，抬頭一望，非但滿城黑暗，而且肅靜無聲，不覺一呆，忙

暗忖道：「難道這個妖頭，」

洪軍呼清更爲妖頭乃是彼中土語

因爲知道不是我們的敵手，業已悄悄的帶

了百姓一齊逃走不成。陳玉成想到此地，卽命他的部將范連德，不問空城實城，快快攻入。再說誰知他的說話，尙未說完，陡聞一個信炮，就在黑暗之中，城內殺出一枝人馬，左邊殺來一枝人馬，右邊殺來一枝人馬，竟把他們的隊伍圍在核心裏了。虧他素負勇名，毫沒慌張之狀，提起一把大刀，要着開四門的刀法，敵住官兵。那時范連德同了另外十幾員裨將，生怕陳玉成有失，也是不要命的廝殺。當時陳玉成殺退了一陣，又是圍上一陣，他雖一連殺了幾陣，那班官兵，毫不退後，只是像個潮湧殺上，不防就在此時，他的左額上面，忽被一

個清將傷了一刀，他更大怒起來，對着那個清將，大吼一聲，跟手也是一刀劈去。那個清官早已被他劈得翻身落馬，頃刻之間，已爲亂兵踏做肉泥。此時那個范連德，也已一連殺死幾個清將，那班官兵，方才不能支持，撤圍而退。陳玉成同了衆將，怎麼肯放，飛馬就追。及他一馬捎到城下，陡又聽見一聲炮聲，城上的燈籠火把，忽又照耀得如同白晝的一般。所有官兵，早已退入城內去了。同時又見城頭之上，那個伍文元指着他在大罵，他見城門已閉，又有亂箭射下，只好忍了氣的退回營去。一點人頭，部將一個未傷，他忙同范連德、高宏發兩個道：「這個姓伍的妖頭，竟有一點布置。」范連德不答這話，先問陳玉成的傷處怎樣。陳玉成見問，方才覺得疼痛起來。描寫勇將之神急去用手一摸那個傷處，果有龍眼大小的一個窟窿。讀者注意他也不答這話，仍又對着范高二將說道：「我想此刻尙未天亮，那個姓伍的妖頭，瞧見我已受傷，一定不再防備，你們快快跟我就此殺去，包你得手。」范高二人聽說道：「這末我們也是暗中殺去，使他更加不

防陳玉成想上一想道：這末我從東門暗中殺去，你們也是暗中的，悄悄繞到西門殺入，不得悞事。陳玉成說完，卽和衆將分頭發出，等得他到蘄州城下，守城兵士果然因爲打了勝仗，疏於防範，一個不留心，早被陳玉成爬上城樓，殺開城門，放入他的兵將，一直就向知州衙門奔去。那知他還未到衙門，早被范連德、高宏發二人果從西門殺入，一脚殺到知州衙門，已和伍文元等人在那兒巷戰起來了。伍文元本是一位文官，因爲稍有一點調度的能力，所以陳玉成第一仗沒有佔着便宜。此時既已殺到衙門，伍文元手下的軍隊早已逃散，雖有城守汪得勝、本城團防局長貴蔭庭、保安隊長黃得貴、汛地官魏冲霄等人，只有蟹臍沒有蟹腳。此等人物
清史亦載自然成了強弩之末，無濟於事。沒有多久，自伍文元以下，統統同歸於盡，都做清朝的殉難忠臣的了。陳玉成既見伍文元等人都已陣亡，他便一面先入衙門，注重錢糧等物，一面出示安民。那時天已大亮，細陳玉成草草部署一下，卽命范連德率兵五千，鎮守這個蘄州，他就班師

回到武昌，天王東王見他得勝而回，自然大喜。錢江正在替陳玉成紀功的當口，忽見他的左額上面有個龍眼大小的窟窿，還在淌血，忙問可是受傷。陳玉成點點頭道：「不礙事的，砍了腦壳，也不過碗大一個疤兒。」語壯錢江因見陳玉成臨陣受傷，便是勇敢的招牌，復又替他加上一功。陳玉成向着天王謝恩之後，便又問起此地的軍情，以及威王林鳳翔去到蘄水等等之事。天王告訴他道：「此地連日都有戰事，敵人方面現在又加上琦善和胡林翼的兩枝人馬，倒還罷了，只是那個妖婦李金鳳的邪術，很是厲害，連那桂子秋也奈她不何。威王林鳳翔已有報來，即日可下蘄水。陳玉成聽罷，暗忖他和林鳳翔同日出發，他已佔了城池，回來繳令。林鳳翔雖說即日可下那個蘄水，總已遲了一步。心下一個高興，不由得大笑起來。大家見他笑聲未已，忽又哎喲的大喊一聲道：「痛死我也！」急把雙手緊捧腦壳。天王、東王、北王、錢江、石達開、蕭三娘、李秀成、李世賢、桂子秋、洪宣嬌、陳素鵠、陳小鵠、秦日綱、吳吉士、劉繼盛等等，都一齊圍了上

去、要想拉開陳玉成的雙手、問他怎麼、陳玉成仍是捧了腦壳的答道、傷痕破裂、痛不可忍、天王聽說、卽命吳吉士和桂子秋二人、扶着陳玉成回他營去、如有法術可醫、趕緊替他醫治、吳桂二人、扶着陳玉成去了未久、林鳳翔又派人來報功、說是已得蘄水、卽日班師、天王便命錢江傳令嘉獎、等得來人去後、彌探花彌閉、忽然走來、先朝洪宣嬌暗暗做上一個手勢、洪宣嬌乘人不備、也是暗暗答還一個眼色、倒在殿上行起無線電來彌探花方至天王面前、行上一禮、朗聲說道、臣蒙天王委充女兵總指揮使營中的秘書監之後、時經匝月、毫無功績可言、很覺慚愧、現有一本奏章、伏乞天王御覽施行、天王接到手中、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是、

臣彌閉奏爲速取金陵、以定天京事、伏查北有北京、南有南京、惟從地理而言、南京負天塹之險、具賦貢之區、堪謂龍盤虎踞、形勢非常、卽文物衣冠、已勝於北京之閉塞多多矣、目今北京之爲世人所重視者、以其爲胡虜之宮、

殿在彼之故也。若我天王定都金陵之後，北京即日可成糞壤。現在我方之不急，急與我王師者，無非爲向榮、爲張國樑、爲江忠源、爲吳文鎔、爲胡林翼、爲琦善，以及爲妖婦李金鳳、暨妖婦之兄李孟羣等等之隊伍所阻而已。臣聞不敏，意爲不如即用軍師錢江放棄湖南之故策，一面飭派勁旅，連環與以上等等敵軍鏖戰，使其無力分兵南顧，一面宜遣英王陳玉成速攻皖省。皖省一得，贛省即可連帶而定。皖贛乃爲金陵之門戶，門戶無可掩蔽，內室豈不赤露，唾手可得之物，烏可不作最要之圖？若與以上敵軍無端戀戰，坐失良機，使北廷有所準備，臣爲天王危矣。愚昧之見，是否可行，伏乞當機立斷。天下幸甚，臣亦幸甚。

天王看畢，一面遞與東王錢江、李秀成三個去看，一面便對彌探花說道：彌卿之奏，正合孤心。爾有朝儀矣但是英王陳玉成此次行軍受傷，不知何日能愈。彌探花尙未答言，錢江已將奏本看完，忙來接口向天王奏道：英王之傷，尙非要害，大

概三五日內，必可告痊，我們趕緊預備起來，也得幾天。天王聽了點頭說道：「既是如此，軍師可與東王商酌辦理。」事要問東王，秀全失敗，基此。英王要調何人何隊，命他自行奏陳便了。東王聽說，忽向天王奏道：「東征之事，臣當與軍師下去斟酌辦理，不必天王操心。天王乃是萬金之軀，現在日理萬幾，恐勞聖慮，反貽羣臣之憂。」說得太甜臣擬請天王將那天父臨身一事，不妨懇求天父，改臨臣身，由臣代爲宣傳，就是原來洪秀全的假借天父臨身，在那花縣原籍，以及桂平、金田等處，尙不過以堅教民之信仰爲意旨，及至起義以後，又藉此事鎮懾將士之心，其實本屬虛無縹緲，何嘗有甚天父。不過他的手下，明白此事是假借的人物，僅有錢江、李秀成、石達開、楊秀清四人而已。連他妹子宣嬌，以及仁發、仁達、大全等等，都不知道，其餘將士，當然更加不必說了。但是錢江、石達開、李秀成三個，本來忠於天王，自然代爲宣揚，不去說破，獨有東王楊秀清這人，因爲洪秀全從前替他看過風水，曾經許過他有九五之尊，照他意思，恨不得此時就與洪秀全易

位、他做天王、洪秀全去做東王才好、只因錢江、石達開、李秀成三個、都有奇謀、洪宣嬌、韋昌輝、洪大全、洪仁發、洪仁達等人、都有武藝、他與洪秀全兩個、各人、手下的、心腹將士、人數雖然相差無幾、可是起義的名義、却是洪秀全爲首的、此時既有種種關係、不能遽然謀奪大位、只好先將這件天父臨身、最能鎮懾、人心的秘訣、先去攫到手中、再說、秀清老奸巨滑洵可畏也誰知這位洪秀全天王、果爲楊秀清所制、一聞此奏、心裏雖不願意、面上不能不允、天王既允此事、東王方始大喜、而退、沒有幾天、錢江的糧餉等項、剛剛預備妥當、陳玉成的傷處却也好、了、好、雖好了起來、不過却成爲一隻四眼狗了、正是、

欲佔龍庭原不妥 任呼犬號也稱奇

不知陳玉成怎麼會成四眼狗的、且閱下文、

評曰、上半回細叙到彭玉麟認曾國藩爲師一節、他書鮮有記載、清史之中、當然不紀個人瑣事、此種秘事、作者殆取諸彭剛直公之行述中歟、下半回

細叙陳玉成得名四眼狗之由來，亦爲未經人道之作，此書不肯拾人牙慧，吾固早許之矣。

第二十六回 陸總督攜姬援小舅 錢軍師遣將捉清官

天王洪秀全、既准彌探花彌閉之奏、卽令軍師錢江、預備一切、以便陳玉成率兵去攻安慶、等得錢江的軍械糧餉、剛剛辦齊、陳玉成却變做一隻四眼狗了、原來陳玉成這人、武藝雖好、性子太急、平時打仗、每因性急之故、弄得美中不足、常有之事、此次既由彌探花保他去攻安慶、當時他就逼着吳吉士和桂子秋兩個、立卽把他額上傷疤治愈、誰知吳吉士和桂子秋兩個、用盡了各人的本事、急切之間、不能將那傷疤治得收口、陳玉成便急得雙腳亂跳起來、忽然被他想出一個法子、問着吳桂二人道、這個傷疤、既是不能馬上收口、我想索性把我右額上面、也弄一個同樣大小的窟窿、兩個窟窿裏頭、統統嵌上一粒黑的棋子、使人看去、完全像個四隻眼睛一般、大不了人家喊我一聲四眼狗罷了、吳桂二人、只好依他辦理、及至辦好、說也奇怪、那個窟窿裏頭的血肉、竟將棋子四面包住、宛同天生一樣、奇怪之極、非可測陳玉成自去照照鏡子、不禁大喜道、

我的臉兒本來長得難看，這樣一來，倒也成了一個怪相。吳桂二人隨便附和幾句，便同陳玉成去見天王。那時天王正與錢江在談軍務，一見陳玉成那種相兒，不禁大笑起來道：「古時候有個三隻眼睛的二郎神楊戩，現在我們太平天國裏頭，又有一位四隻眼睛的英王了。」陳玉成聽了，也就大笑道：「我本來望我多生兩隻眼睛，好替天王查察奸細。」天王點首問道：「現在你已痊愈，你要帶着那些將官同去呢？」陳玉成道：「辦面這人，第一須得帶去，第二是還得多帶船。」因為安慶省城是沿着長江的，至於將官一層，我的部下已經夠用的了。王陳

成之不肯再要將官是懼人分他的功勞不必再要帮手。天王和錢江兩個，因見陳玉成對於水陸兩方均在注意，即令辦面牽着五百狼兵，去替陳玉成衝鋒，又命蘇招生、吳定彩二人帶領本部水兵，各率船舶一千艘，都歸陳玉成節制。陳玉成正待退出，又見錢江對他說道：「英王此去，若得安慶，最要緊的是，須將那裡籌餉局總辦名曰張彥良的那廝，生擒過來，我有用處。」陳玉成忽把他的腦壳一側，想上一想道：「此

人似乎不是甚麼名將，軍師要他怎甚？錢江道：此人雖非甚麼名將，却是江督陸建瀛的寵妾張氏之兄。錢江說了這句，又對陳玉成道：英王不必管我，你只殺奔安慶，我當另派大將，在你背後去攻九江，要使清軍不能聯絡，包你有益。便了。陳玉成本來是很信服錢江的，當下只把他的腦壳連點幾下，辭了天王，立即督隊出發。那時琦善本人尚在河南，單命一個名曰貴富的參領，率兵一萬來到湖北，幫助胡林翼而已。向榮見着欽差琦善，只知自己不顧國家，早就對着江忠源說過，他說琦善以十萬之衆，只在湖南按兵觀望，真是貽誤大局不小，倘能率着大軍，迅速來到此地，以附洪軍之背，我們再擊洪軍之面，且有李孟羣、李金鳳兄妹二人，在助我們，此地自然不難立下。現在他却逗留不進，眼看洪軍這般猖獗，倘若洪軍一面與我們在此廝殺，一面再用兩枝奇兵，一取九江，一取安慶，那就使我們不能首尾兼顧了呢。江忠源本在防得此着，一被向榮說中心事，不覺長嘆一聲的，便對向榮說道：老帥所說，正與江某所慮

相同，要末讓我率了我的本部人馬，去到太湖宿松兩處駐紮，那裡乃是安徽省的第一重門戶，若是單靠那位蔣中丞去保守城池，我就不放心。

江忠源真是一位不

可多得之材

向榮慢慢地撚着長髯，又跟着搖首道：「安徽省分，乃是江督陸制軍的轄

境，廉訪擅自前去駐紮隊伍，不免削了他的面子，恐怕他不甚爲然吧。」江忠源聽了，只氣得把他的雙腳一頓道：「朝廷派了這班顛預的人物來作封疆，真正的自己要失江山。」江忠源正待再說，忽據探子來報，說是洪軍那邊業已派了英王陳玉成率領水陸軍隊一二十萬，打算偷過九江，去襲安慶去了。江忠源猶未聽完，頓時把他的牙關一咬，雙袖一勒道：「我現在只有不要這命，就去先和洪軍拚了，再說。」說字未已，早已頭也不回的走了。向榮眼看江忠源去後，暗自忖道：「他還是位文官，都要前去拚命，我乃身爲欽差大人，怎好不去殺賊。」向榮想到這裏，急急下令，會同張國樑兩個輪流着的去和洪軍廝殺。洪軍方面本有東王率領大軍，專敵他們的，他們如用軍隊攻擊，東王就命軍隊抵禦，他

們如用李金鳳的法術攻擊，東王就命吳吉士、桂子秋兩個，也用法術抵禦。這樣一來，直弄得向張二人真正無力可施。那知錢江真有奇謀，一等英王陳玉成出發之後，他就去向天王獻計道：「此次英王前去攻安慶，當然越過九江那邊關口，依臣之意，不如就命東王在此牽制向張江、李四枝人馬，天王却暗暗的親率水陸大軍，殺往下游，既可乘那江西軍隊未曾防備，取之不難，又可去做英王的後援。」彌探花的奏請三攻安慶，也無非取這急進之策而已。我們若沒大軍去隨英王之後，英王孤軍深入，也很危險的吧。天王連連點頭，大贊道：「軍師言之有理，快請軍師下令。」就是錢江便請東王同了吳吉士、桂子秋、蕭三娘、陳小鵝，統兵十萬，在與湖北的官軍廝殺，又命胡以晃、秦日綱二人統兵十萬，鎮守漢陽，接應東王。又命忠王李秀成率同新從廣東來的那個牢頭，禁子陳開，陳開至此出現是寫錢江不失約處以及廣西土匪首領名叫林啓榮的兩個，帶了二十萬人馬，徑取九江。自己便與天王統率大軍百萬，分作兩路，一路由蕪水取道太湖，沿潛

山趨三橋直進安慶，一路由宿松沿荊橋入石碑，會攻安慶，又以石達開爲前部先鋒，以林鳳翔、李開芳二人爲左右護衛，并將百萬大軍分爲五隊。第一隊是北王韋昌輝、譚紹洸二人，第二隊是李世賢、黃文金二人，第三隊是羅大綱、曾天養二人，第四隊是洪仁發、洪仁達二人，第五隊是洪宣嬌、陳素鵠二人，又以狀元劉繼盛和榜眼二人充全軍的秘書監，探花彌閉仍充女兵營中的秘書監，萬大洪、林彩新二人充運糧官，賴漢英、洪大全二人充輜重運輸官。洪秀全直攻南

京此次應得大書特書如此 錢江發令既畢，大家各去部署人馬，天王便謹擇於太平天國三年正月初十壬寅日出師，就是咸豐三年。是從洪秀全傳教桂平時候算起，記得極細 出師之日，又因此去最重水軍，除命蕭三娘兼統船舶二千艘，守護漢口之外，又令陳坤書率領大小船舶八千艘，沿江進發。當時第一隊、第三隊的人馬，號稱左軍，直進宿松；第二隊、第四隊的人馬，號稱右軍，直進太湖；第五隊作爲左右兩路的接應，豈知錢江同了天王的大軍，正在浩浩蕩蕩的進發之際，半路上忽見一個探子飛馬

來報，說是英王卽陳玉成連用妙計已經克復安慶。令人可駭天王洪秀全一聽這
個捷報，不禁又驚又喜，弄得一時不及問話。錢江在旁，急命探子快快說來。探
子便詳詳細細的稟說道：英王爺一等出發之後，卽令心腹密探分頭去探安
徽撫台蔣文慶和南京制台陸建瀛二人的舉動。嗣據密探回報，說是蔣撫台
自從得了湖北失守之信，早已手忙足亂，一無辦法。及知英王爺去攻安慶的
消息，只得一面急將各處的鎮台，統統調到省垣，保守城池，一面飛報南京陸
制台那裏，請他立發大兵援救。誰知那位陸制台的身邊，有位寵妾張氏，一聽
安慶危急，她就披頭散髮，大哭大鬧的，對着陸制台說着，她有一位胞兄張彥
良，現在安慶省裏當差。早被錢江料到安慶省垣若被我們這邊奪來，還算小事。活書一個令人失笑
不知輕重之婦女此事無人不知非故作大張曉諭之刻筆也她的胞兄，乃是世代單傳，倘有疏虞，就是陸制台去抵他命，
她也不能答應的等等說話。陸制台本也在想，親到安慶一走，又見那位寵妾
張氏，鬧得厲害，當下便帶同張氏，統率十萬大兵，就向安慶開拔。英王爺一得

此信立命前部先鋒尤大海將軍率領五千人馬，改了清兵的旗號服式，去到安慶城下，叫開城門，冒充陸制台的前站到了。那時那位蔣撫台正在盼望援兵，一見陸制台的頭站已到，怎麼會防假冒，當即放入，命在義倉駐紮。英王爺得知蔣撫台已中他的妙計，於是一面又用一個奇計，暗派奚英袁豪兩員大將，率兵三千，去到集賢關外埋伏。一面馬上自率大兵，殺到城下，就令驍面將軍，領著五百狼兵，放起信炮。城裏的那位尤大海將軍，也是一個信炮，立即殺到城下，大開四門，驍面將軍同着五百狼兵，首先衝入。英王爺的大兵隨後跟入。當時那位蔣撫台一見已中敵軍之計，只得叫苦連天，隨着那個壽春鎮總兵，名叫李占鰲的，一同急急忙忙的逃出北門，想向桐城奔去。誰知剛出集賢關不遠，走到那座龍山的林木深處，陡然之間，聽得一個信炮一響，兩邊突出一彪人馬，口中齊聲大喊一聲，蔣文慶快來納命。驍死人也喊聲未已，奚袁二位將軍早已殺出，就要活擒蔣撫台和李總兵二人。當時蔣撫台一想，逃也是死，不

逃也是死，頓時自刎而亡。那個李占鰲總兵，雖有一點本領，可是寡不敵衆，戰了一陣，也被奚袁二將斬於馬下。所有隨從的清兵，沒有逃走一個。英王爺既佔安慶，復又下令，不論軍民人等，能夠生擒那個張彥良獻上的，賞銀三千。紅字代三千之數已多第二天大早，就有一二十個衛隊模樣的人物，果把張彥良獻上。英王爺給過賞銀，已把張彥良拘進一室。至於那位陸制台同了他的寵妾，是否退回南京，因為探子急於要來稟報，尙未前去探明。探子一直說到這裏，錢江大喜的對着天王說道：「恭喜天王，賀喜天王，安慶一得，那座南京，指日即入我們掌握，固然可喜，就是這位英王，素來乃是一個有勇無謀之人，此次竟會連用二計，一得城池，一斬清吏，這真正的可爲天王賀了。」天王聽說，忙把手向錢江一拱道：「這場大功，雖爲英王所有，總逃不出軍師調度之力。」錢江連連搖頭，不答這話。單命從人重賞這個探子，獎他探得仔細，講得清楚。清朝年幾幾平金川時，軍用重賞法彼時之探子，其有位至記名提督者。探子謝了退去，後錢江又對天王說道：「英王雖得省垣，四面的外府州縣，不

能一時傳檄而定，須得宿松太湖兩處的人馬，都有捷報到來，方能放心。現在快快前進，再說天王聽了，於是下令前進，剛走一程，又接探子報到，說是湖北的向榮、張國樑、江忠源的三路人馬，已得安慶失守之信，棄了湖北，都已間道的分向宿松太湖一帶去了。錢江即命從速再探，忙對天王說道：如此說來，果然不出臣弟所料。錢江一面在說，一面側頭似在想計，沒有多大時候，忽然笑對天王道：臣弟已有一計，必定可擒江忠源那廝的了。天王問是甚麼計策，錢江接口答道：臣弟料定江忠源那廝，一定去守潛山，我們趕快選出一個貌似蔣文慶的人物，命他假扮了蔣文慶，暗令黃文金率領本部人馬，也是打着清軍的旗號，假說蔣文慶已從重圍逃出，要與江忠源會合同保廬州，再行謀復省垣。江忠源未必識破此計，那時便好活捉那廝。天王聽了大喜，立即下令照辦。及至黃文金同了那個假蔣文慶，由碎石嶺沿三橋直趨潛山，到達城下，已是三更時分，疾忙抬頭一望城上，果然是江忠源的旗號，忙暗忖道：我們軍師

真神算也，當下便命兵士斗城，說是蔣撫台到了，快快開城。江忠源那時尚未知道蔣文慶的噩耗，一聽蔣文慶連夜到來，慌忙親自上城觀看，及見那假蔣文慶在那火光之中請他快快開城，又見都是清兵旗號，自然不防洪軍再去用計，便一面傳令開城門，一面又對蔣文慶說道：「此城太小，不便再容多軍，可請中丞一人入城，所有隊伍統統暫紮城外。」那知江忠源的道聲未已，城門已經大開，說時遲，那時快，當下只聽得一聲大吼，就見突然的閃出一員敵將，殺入城來，清軍匆促之間不能抵禦，又在深夜不知敵人究有多少，人心無不大亂。江忠源至此始知他也中了敵人之計，只好急領本部人馬直出北門而去。黃文金進城之後，一壁下令安民，一壁連夜飛報天王那裏。天王和錢江二人直至次日傍晚始率大軍趕到，錢江問知江忠源已逃，便仰天大笑道：「姓江的果有能耐，但是我已早經防到此着的了。」黃文金不及去問此話，單說大軍既到，可讓我去追赶姓江的那廝。錢江點首道：「你去追赶也好，倘若追到姓江

的、只要死屍、不必生擒、因爲姓江的乃是一隻猛虎、他能早死一刻就好一刻、黃文金奉命、飛身上馬、卽向北門追了上去、沿途打聽鄉民、都說去得不遠、那知趕了半天、仍舊沒有赶上、黃文金方在馬上自嘆道、清軍之中、確有人材、可惜沒有一個好好的知兵統帥、不然、我們真正的還得大費一番手脚呢、黃文金一邊在轉念頭、一邊仍向前面追去、這末那個江忠源、究竟又到那兒去了呢、原來江忠源自從逃出北門、看看手下的兵士、已經逃散一半、雖然尙有萬人、但是個個已同喪家之犬、漏網之魚一般、此時萬難再戰、只得率了殘兵、直向前奔、及到青草橋的地方、回頭側耳一聽、幸沒追兵之聲、又見兵士們、個個都已人困馬乏、萬難再走、只得下令、暫且休歇一下、那知那班兵士、不去休歇、倒也罷了、這一休歇、竟大都要攤化起來、善轉人們疲乏之態江忠源一見此種形狀、連說不好不好、這種樣兒、追兵一到、還有生理不成、立刻急又下令、逼着兵士前進、兵士無法、只得暗暗怨聲載道的再向前走、走未多時、前站的兵士、忽又突然

的鼓噪起來。江忠源忙去據刀在手，一馬衝上前去，查看究竟，誰知不看也罷，這一看，連他自己也會叫起苦來。你道爲何？原來見是一條大河，阻住去路，既無舟楫可渡，又沒他路可走。江忠源至此，陡把他的雙眼珠子一突，跟着吁了一口長氣道：「此乃天亡我也。」江忠源的道聲未已，又見他的軍中，恩恩的閃出一員猛將，奔到他的面前，雙手先向他自己的腰上一撐，厲聲的說道：「主將所負勇名，此刻怎麼作此自餒之態？要戰就戰，要走就走。」江忠源急將這人一看，乃是他手下的後營營官鮑超。了久遠江忠源又搖着頭的答道：「春靈，我自從將你向胡潤芝中丞那裏調來之後，你也助我立功不少，但是此時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大有楚霸王到烏江之勢請問一聲，叫我怎樣辦法？」鮑超道：「我軍雖敗，大概還有萬人，主將只管快請沿河前進，我來擋後，追兵果到，且看他們把我老鮑怎樣。」江忠源聽了這句壯語，真就沿河走去，不防就在那時，陡又起了一片喊殺之聲，非但岸上斜刺裏衝出一彪洪軍人馬，就是水上，也有無數船舶都從小港之中，

殺了出來，此時鮑超的一營人物，又在殿後急切之間，不能趕到前面，江忠源一見事已至此，生怕被那敵人活捆了去，於是也不再與鮑超一別，立時自刎，殉了清國。水陸兩方的洪軍，既見江忠源已經自盡，都來爭搶屍首，要去獻功。幸虧鮑超一馬飛到面前，一邊提起江忠源的屍首，負在肩上，一邊飛身下馬，鳧水渡河，如履平地，一種使人不敢正視的樣兒，竟把洪軍水陸兩方的兵將，無不看得呆了。寫春霆之勇又大家呆看一陣，方才醒了過來，渡河追趕。春霆肩負江忠源固彼之勇要亦之是路筆墨。洪軍采看所致也可是早已不見鮑超影子的了，大家只得把那江忠源未曾逃完的兵士，亂殺一陣，殺殺水氣。現在不講洪軍會同黃文金回報錢江。結果錢江先把鮑超個人之事，叙他一叙，好使讀者明白。原來鮑超自從充發出去，被人救出之後，轉輾的到了湖南，幾幾乎又至流落，後來還虧楊載福招募水師的機會，他就投了進去，先充兵士，繼作什長，旋陞哨官，復又從戰岳州金口有功，保了守備，再戰武昌漢陽兩役，陞了都司，改隸胡林翼部下。那時江忠源正駐興國

一帶因見鮑超每戰皆捷，卽向胡林翼咨調過來，任爲後營營官。初意無非愛他饒勇，可作臂助。何嘗防到日後他的屍首全虧他來背去。當時鮑超背着江忠源的屍首，旣脫險地，一脚來到金陵。但是他的上司已經全軍覆沒，一時無可投奔，正在左右爲難之際，忽見一位長官騎着一匹高頭大馬，向他擦身而過。一見了他，慌忙駐馬問道：春霆何以隻身到此？背上又是何人？正是：

屍體又能全個返，英雄何懼出身微。

不知那個長官何以認識鮑超，且閱下文。

評曰：錢江之謀，陳玉成之勇，蔣文慶之胆小，陸建瀛之顛預，叙得有聲有色。已是使人興起，而叙江忠源之殉難，竟與當時叱咤風雲之霸王，烏江口畢命時，使人同一憤慨。夫然後而知小說之筆墨，感人深矣。

學編
兒

世界名人故事

(折七) 半角一價定册每册十書全

馬	福	達	愛	司
可	爾	迪	蒂	芬
尼	特	文	生	生
華	威	歌	林	甘
盛	爾			
頓	遜	德	肯	地

本書敘述世界各偉人一生故事，自誕生而至死亡，極詳極盡。內容有趣，頗感興味，取材正當，文字淺顯。兒童讀之，足可增加進取思想。全書均用五百磅厚報紙精印，十餘萬言。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第二十七回 錦上添花李忠王報捷 囊中捉鼈吳觀察生還

鮑超背着江忠源的屍首，正在進退維谷之際，忽見那位長官駐馬問他說話，趕緊定睛一看，方知那位長官，就是和他上司最投機的欽差大臣向榮，不禁心裡一個酸楚，忠義二字不能分開作者描寫鮑超彼時之酸楚乃屬應有之文字忙把江忠源的屍首一指道：「回老帥的話，

江公兵敗自刎，這就是他老人家的屍首，向榮急向江忠源的屍首一望，見他面色如生，那種忠心報國之氣，彷彿猶在他的嘴裡，呼出不覺拭着淚的命，他隨從接過江忠源的屍去，方對鮑超說道：「春霆如此忠義，也不枉江公以國士待你一場，且到我的行營，慢慢兒細談吧。」及到營內，向榮一面吩咐隨從，去把江忠源的屍首，暫且從豐棺殮，江公未曾馬革裹屍不知眼目睡此棺木否然後奏報請卹，一面細問鮑超

此次失敗的細情，鮑超忙從頭至尾，一句不漏的述了一遍，向榮聽畢，又欷歔的說道：「這般說來，江公却也疏忽一點，話雖如此，國家又折一枝棟樑了，鮑超也問道：「老帥既已來此，可曾知道陸制台，究有甚麼辦法沒有呢？」向榮見問，却

把手向着鮑超用力一颺道，他有屁的辦法，不過只在大怪人家罷了，鮑超聽了不懂，向榮又接說道，安慶地方，本是他的轄境，豈知他一接了蔣提台的告急文書，就把他那一個姓張的寵妾，帶着同走，不料未到安慶，已得失守之信，他的這個張彥良小舅子，也被敵方擄去，逼他拏這南京城池去換，磋商幾天，沒有結果，他就托故回來，一見了我，口口聲聲的怪我在那武昌，沒有撲滅敵人，以致養癰成患，帶累了他，鮑超聽到此處，真氣得躁腳的，答道，老帥也是欽差，何必去與這個糊塗蟲商議，理應自己作主殺賊，以復國土，才是。春蓮忠勇不亞江公向榮連連搖頭道，不容易，不容易，春霆莫非還沒有知道吳文鎔制軍，也在黃州陣亡了麼，鮑超大驚道，怎麼，難道那個僞東王楊賊，一等我們走後，他就猖獗起來不成，向榮搖搖頭的答道，這也並非是楊賊，忽然猖獗起來，一因我們的幾路人馬一走，二因琦善琦欽差，天天有公事到吳制軍那兒，說是他的大軍，即到，豈知終於不到，三因那個女賊桂子秋，的邪術，真也厲害，可巧李金鳳小

姐，又患痢疾，没人去抵邪術，所以吳制軍有此不幸之事。鮑超忙問道：「這末鄂督一缺，是不是我那老上司胡潤芝中丞陞補了呢？」向榮搖手道：「不是，已由荊州將軍官文調補，湖南巡撫也換了駱秉章駱中丞去了。」鮑超道：「張亮基中丞呢？」向榮道：「他已陞了雲貴總督，皇上一得吳文鎔制軍陣亡之信，不勝震悼，除一連調動了幾個疆吏之外，又命曾滌生侍郎、大練水師，以便出擊長江之賊。」向榮說到此地，又朝鮑超望了一眼道：「現在政權不一，春霆教我怎麼作主。」鮑超道：「現在我們一軍，既已全軍覆沒，標下無處投奔，怎麼辦法？」向榮想上一想道：「你是一員虎將，怎好讓你閒着，現在我暫撥五個糧子給你統帶，你就先去幫打安慶，我和張國樑軍門的兩路人馬，隨後即到。」鮑超謝了一聲，馬上下去接統糧子，就向安慶奔去，尚在半路，已接探子報稱，說是僞天王洪秀全、僞軍師錢江，已由宿松太湖兩路進駐安慶，現下正和上海道台吳來吳大人，以及洋人的大炮隊伍，在那蕪湖以上沿江一帶廝殺，鮑超聽畢，急又改道蕪湖去。

助吳軍去了，原來那位吳來吳道台，本是一個書生，平日因愛看看兵書，肚子裡頭，多少裝了幾部進去，便以諸葛復生，孫吳再世的自詡起來，後來不知怎麼一來，被他得了上海道缺，因與洋人接近，他就向洋人商借了幾百尊西洋大炮，並請洋人統帶，復將廣東福建兩省的大小拖船，一口氣招集了數千艘，馬上飛稟江督陸建瀛那裡，自告奮勇，願去克復安慶，那時陸制台回到南京未久，正在外受錢江之逼，要他把那南京去換張彥良其人，內受張氏之鬧，也要他把那南京換回張彥良其人，兼之催他恢復失地的上諭，又同雪片般的飛至，方在左右爲難，上下見迫的當口，忽見吳來這個公事，險把他的牙齒，笑掉下來，當下馬上親筆批准，先發餉銀十萬，命他尅日出發，功成之日，准定奏請署理皖撫，吳來奉批之後，自然喜出望外，正待出發，忽見一位督署裡的文巡捕到來，說是奉了姨太太面諭，特地差他來此，一同去到安慶，因爲姨太太的老兄，張彥良舅大人，現在被賊擄去，以備克城之日，便好護送返甯，又說姨

太太還帶信給吳來，先以奪回她的老兄爲要，安慶城池，尙在其次。清朝督署之中有此女子焉得不敗吳來聽說，忙不迭的連連答應，出發那天，又奉江督公事，命他兼了全省營務處的銜頭，此時的吳來，因感江督兩夫婦的知遇，除了上海道缺關係很大，不能立即以身殉國之外，其餘無不甘願。挖苦吳觀察可謂至於盛矣那知事爲洪軍的探子探知，漏夜飛報錢江，錢江據報，即在天王面前，開了一個緊急會議，報告此事大衆聽畢，石達開首先發言道：照平時的國際公法，或是戰時的國際公法，甲國內戰之事，乙國不得干預，如今洋人竟允吳某私人之情，幫助官兵，來扼我們，我們大可照會彼國外陸兩部，令他一面迅速自行喚回這些無賴洋人，一面正式的書面道歉，錢江不待石達開說完，連連亂搖其手的說道：翼王之言，雖是按照公法而言，可是遠水難救近火，洋人既敢倚仗炮火厲害，胆敢附助胡虜，來壓我們，翼王勿憂，且看區區畧用一個小計，管教他們片帆不回，就是天王聽了大喜，忙問錢江計將安出，錢江笑而不答，先去對着北王韋昌輝咬着耳

朵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說了一陣，北王聽畢，立即退去。江錢又對石達開說道：「翼王謀勇兼備，上次担任前部先鋒之職，行軍大利，這回還得煩勞一行，不可推却。」石達開慌忙笑答道：「軍師本有神出鬼沒之計，石某奉命出師，無非奉行軍師之命而已，既不敢言功，也不敢推却。」錢江聽罷，即命洪仁發、賴忠英、洪宣嬌、陳素鵬、陳坤書、陸順海、賴文鴻、曾天養八人，各率五百艘船舶，悉聽石達開、韋昌輝二人調遣。大衆奉命去後，錢江方對天王說道：「行軍之事，最重機密，天王暫勿性急，且看臣弟三天之內，殺退洋人，再與天王賀喜。」天王聽說，始不再問，剛待散會，忽見李秀成專人送信前來，天王拆開一看，只見寫着是：

天王殿下，臣弟奉命來取九江，連番大戰，直至前日，始將九江克復。現正一面安民，一面分兵進攻南昌。微聞城中之文吏武將，均屬謀勇兼全者，即能攻克，似非旦夕事也。然此間究屬腹地，無關清國之死命，伏祈天王迅取金陵，俾得定都其間，以定億兆人民之望，倚馬恩稟，容俟詳報。

忠王李秀成謹上

天王看畢，不勝大喜，一面將書交與錢江，答覆忠王，一面又命洪仁達携銀十萬，去到九江，犒賞兵將，方才散會。當天晚上，石達開連夜去見錢江道：「軍師白天有些說話，不肯宣布，究竟是怕的那個？」錢江望了一望窗外，細方始答話道：「我的計策，本來也沒甚麼奇突之處，不過取其所不防者，我乃爲之。今天會上，因見人多口雜，難免沒有東王的心腹在內，倘知我的計策，雖然不致前去私通外國，但是恨我竭力附助天王，恐怕乘隙敗我之謀，不可不防。」石達開拜服道：「軍師真細心人也。」從前諸葛武侯的行軍，他不過一生謹慎而已。錢江謙遜幾句，便談別樣。石達開瞧見錢江不談軍事，坐了一會，也就退出。直到第三天的早上，錢江始命人去相請。石達開慌忙跟着來人，去見錢江。及至入內，只見韋昌輝、洪仁發、洪宣嬌、陳素鵬四人，已經先在那裡。大家見他進去，一齊離座招呼。錢江就請石達開與大眾一同坐下，單對石達開說道：「現在正是仲春

天氣天王行筆已
一日餘矣雨水必多，今天此刻已是陰雲密布，晚上必有大霧，錢江說到此地，又問韋昌輝道：北王所造的假人假船，今天傍晚一准可以完工麼？韋昌輝忙答道：不必等到傍晚，午後即可完工。錢江又對石達開道：我已請北王親去監工，造了五千隻的假人假船，船乃一塊木板，板上都是皮包草人，皮人手上各掛明角風燈一盞，燈內點着用我那秘製的火毬，見風愈明，遇水不滅。洋人遠遠望來，必定悞認真人真船，必定在那大霧之中拚命放炮，炮彈到水，卽沒效力，只費半夜工夫。洋人的彈子必絕，那時我們再以水師放出一定大獲全勝。錢江的一個勝字，尙未離嘴，洪宣嬌早已格吱吱的笑了起來道：好軍師，好妙計，我此刻雖未臨陣，也能料到洋人必中我們此計。軍師在那三天之前，就能算到今天晚上必有大霧，恐怕桂子秋也沒這個本領吧。大眾不待宣嬌說完，一齊去問錢江道：軍師之計，只要洋人肯來上當，還有何說？我們所防的，只怕洋人因見大霧，不肯發炮，那就白費心思了。錢江連搖雙手的笑答道：諸位

放心，今晚上倘沒大霧，我們前去搗戰，洋人用那以逸待勞之計，不肯應戰，或者難說，若有大霧，因爲一時看不清楚，如何還敢不放他的大炮，以保自身，洪仁發接口道：「這樣說來，我明白了，從前三國時候，孔明的去向曹兵借箭，卽用此法，錢江笑着點頭道：「福王講得不錯，陳素鵬也來問着錢江道：「軍師今天晚上的大霧，何時才止？」錢江道：「素鵬將軍不必愁此，不是錢某說句狂語，大概今晚上，洋人那邊的炮彈已經放完，這個大霧還沒有退呢。」大衆聽說，方才放心。石達開便同大衆退出，各去布置晚上出戰之事，誰知尙未旁晚，真的大霧迷天起來，各人心下暗暗歡喜，一到酉刻，石達開發令已畢，六員大將各乘戰艇，卽將所有假人假船，直向吳軍那邊駛去，那時吳來正在他的坐船，和那洋兵統帶商議軍事，陡見江心一派火光，順流而下，只當洪軍水師大至，再加又是黑夜，又是大霧，果然不辨真假，急與洋兵統帶同出船頭一看，吳來正在心驚胆戰，却不防那個洋兵統帶忽然大笑不止，吳來忙問所笑何事，洋兵統帶道：

洪軍只能陸地稱雄，並不懂得水上行軍之法也。吳來又問何以見得洋兵統帶道，乘霧進兵，實犯軍家大忌，觀察毋須着慌。今天晚上，定教洪軍那邊來一個死一個，來一雙死一雙，就是吳來仍不放心，又問計將安出。吳來胆小不是細心洋兵統帶道，彼軍槍多炮少，不能近前攻我，我們既多大炮，可從遠處擊之。吳來聽說，方始下令，吩咐水兵，快快開炮轟擊來船。何嘗是船，真在見鬼水兵一聲得令，一連開上二百發大炮，那種隆隆之聲，幾乎把天都要震下來的樣子。洋兵統帶忙又取出一架千里鏡，去望洪軍，因為那時西洋的科學發明未久，還沒探海燈的這樣東西，只仗千里鏡能夠望遠，已經便宜不少。當時吳來便在旁問道，敵人那面打壞多少船隻了。洋兵統帶一邊眼裡在望，一邊口上答道，壞得很多，壞得很多。吳來聽說大喜道，這樣說來，不必半夜，便好轟盡敵人了。洋兵統帶又點點頭道，何必半夜，誰知他的夜字，剛才出口，忽又大驚失色的連說，不好不好，我們中了敵人之計了。吳來正待問話，又見洋兵統帶慌裡慌張的在問他的

手下、炮彈還有若干、又見他的手下答道、再待半小時、不能擊退敵人、我們便沒炮彈再發、又見洋兵統帶連揮手道、不管一時半時、快快再發、吳來此時不能再待、忙問道、中了敵人甚麼計策、快快說給我聽、洋兵統帶不答、吳來已在東張西望、要想逃走、吳來瞧出苗頭、連忙道、聲不好、正在也想法、逃走的當口、說時遲、那時快、陡聽得敵軍在那大霧之中、一時金鼓齊鳴、人喊馬嘶的、似有無數船隻、用一似字活將當時之吳來不能望見敵人的形狀繪出殺奔前來、那時洪軍的船舶、已由陳坤書督率、早把吳軍船隻團團圍住、箭似飛蝗的發出、洋兵統帶、既因炮彈發完、黔驢之技已盡、吳來本來不知武器、試問怎樣抵禦、幸虧洋兵統帶、還有一個急救之方、趕緊豎起白旗投降、陳坤書雖知西洋有此例子、但是事關重大、不敢擅自作主、一面暫時停攻、一面命人飛報石達開、候令辦理、不到半刻、已見石達開率了衆將、親自坐船前來、此時陳坤書已把洋兵統帶和吳來等人、挈下、便將二人押到石達開跟前、石達開即命洋兵統帶、繳出大炮、訂明以後

不准再助清國、洋兵統帶當然唯唯如命、石達開一面命人護送洋兵統帶回他上海、一面又命陳坤書督同部下、把那所有大炮、以及船隻、檢查呈報天王、自己即將吳來、押見錢江、那時天已大明、霧也退盡、一輪紅日、照着吳來的那種穀竦之狀、使人見了、又是可憐、又是可氣、當下錢江便質問吳來道、吳觀察、你我都是漢人、我們天王的此次起義、也無非爲了種族關係、誰知你這位吳觀察、非但幫著胡虜、前來廝殺、還要去請洋人、携此無情大炮、來傷同胞、錢江說到這裡、又朝吳來的臉上望了一望、道、我也知道那個引狼入室的吳三桂、定是你們祖上、他借清兵、你借洋兵、你真是好稱得起一個跨灶的子孫呢、吳來一直等得錢江說完、方才紅了臉的求饒道、吳某一時糊塗、忘了種族問題、現被你這位軍師提醒、始知不是、錢江道、你既知錯、我可放你回去、帶信給你們的那位陸制軍、限他三天之內、卽獻南京城池、贖他那個小鼻子回去、否則大軍一到、玉石俱焚、人民多傷性命、叫他快快放些天良出來、不要爲了他一

個人的前程，便令百姓遭殃。吳來聽說，慌忙跪下，磕上幾個響頭道：「吳某回去，一定將這好意的真正無恥極矣口信，帶給陸制台便了。」錢江放走吳來，又將各人之功記下。此時天王親自趕來慰勞將士，大眾也極高興，獨有錢江一個人支頤深思，反有不樂之色。天王忙問道：「軍師昨晚上的這條妙計，打了一個勝仗，還是小事，我們這裡無端的得了幾百尊的西洋大炮，以及數千艘拖船，真是大喜之事。軍師此刻似有不悅之色，却是爲何？」錢江微微地搖着頭道：「天王有所不知，向榮、張國樑等人，都是我們的勁敵，他們只是按兵不動，定在取那以逸待勞之策。我們若攻南京，大大的還有幾場廝殺呢。」天王正待答話，忽見探子飛報，說是那個陳小鵬親由武昌趕到安慶，因見天王在此慰勞將士，已在後面趕來。天王聽說，急問探子道：「莫非武昌有變不成？」探子答道：「據陳小鵬將軍說，吳吉士丞相與桂子秋副指揮使統統陣亡。天王聽了，不覺大驚道：「這樣說來，武昌一定難保了。」錢江不來插嘴，單在下令快快退兵。韋昌輝忙來阻止道：「軍

師深明大勢，現在乘勝去攻南京，一鼓可下，以韋某之見，寧可失去十個武昌，不可失去一個南京呢。天王接口道：武昌乃是長江上游，上可入川，下可窺寧，況且我軍得此武昌，也非容易，軍師主張退兵回援，深合我意。錢江連連點頭道：天王之言是也。韋昌輝不便再說，只好眼看着失此機會，去讓錢江退兵。這天晚上，韋昌輝那能睡覺，忙去問石達開道：軍師退兵去援武昌，翼王何不一諫。石達開道：諫也無益，故而不言。韋昌輝聽說，便氣得漲紅了臉，說道：這樣說來，翼王不是有意在看我們天王的冷眼了麼。韋昌輝說了這句，又嘆着氣的說道：唉，人人瞧見東王勢大，都去巴結，我以爲你是我們一黨，誰知真失眼了。可是我姓韋的，自從跟着天王哥哥起義以來，不問衝鋒陷陣，不管出生入死，只知補助天王而已。待我明天自領一軍，直攻南京，縱吃敗仗，我也甘願。石達開聽到此地，知道韋昌輝這人是個能說能行的，不要因此破了錢江之計。

錢之謀本只石達
江開李秀成說得

急將韋昌輝一把拖至跟前，和他咬上一陣耳朵。韋昌輝聽畢，方

始大喜而去，正是。

計中有計，才真大，謀上加謀，事亦奇。

不知錢江究是何計，且闕下文。

評曰：江忠源之於清朝，儼是三國中之趙雲，鮑超之於清朝，儼是三國中之姜維。江忠源於大功未成之時，身已先死，鮑超位至五等封爵，此非鮑氏之勝於江氏也。乃鮑氏之得遇其主，爲曾國藩之部下耳。

王暉 編輯
四版 出書

字算尺牘百通

一元二角

對折 四角

洋二元

盒定價大

全書三册十餘
萬言裝一錦

字、算、信，是人生三種基本學識

，處世經商，皆不可少；一生的成功和失敗，也都在這上面。

但學習這三種學識，極非易事，不得其竅，雖學習十年，也是勞而無功！

本書就是指導這三種學識的導師，用淺顯明白的筆墨，來指示學習這三種學識的祕訣。字怎樣寫會好，算怎樣練會精，信怎樣寫通達，都有極詳細的說明。祇須照書練習百日，包你樣樣都精，成功一個有用的人才。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第二十八回 馮兆炳別母遠投軍 陸建瀛誦經求退敵

錢江退了一二十里，還不見官兵的動靜，正待下令再退的當口，那個陳小鵠已由水路趕到，錢江命陳素鵠導她上船，引見天王之後，命她坐下問道：吳吉士、桂子秋二人，都有法術，怎麼竟至失利，其中必有原故。陳小鵠見問，皺了雙眉的答道：此話很長，容我詳詳細細的稟知軍師。此次東王因見大軍東征，敵軍裡向榮、張國樑、江忠源的三枝人馬，跟蹤追下，東王便想趁此機會，先把胡林翼那路官兵除去，武昌地方，方能高枕無憂，所以第一仗，卽把那個鄂督吳文鎔殺得一直退到黃州，全軍覆沒，東王急又回兵去攻胡林翼的一路，誰知那個胡林翼，可沒有吳文鎔的好打發了，當時一連打上三天三夜，我們這邊幾幾乎要吃敗仗，暗寫胡林翼的隊伍非是無能之輩幸虧吳丞相和桂副指揮使兩個，一同用法術，才將胡軍殺退。那時那個李金鳳，因在患病，不能出戰，不然是吳文鎔還不至於一定陣亡的。我在胡林翼那路人馬，剛被吳丞相、桂副指揮使殺退的時候，

就去獻計東王，我說最好去把吳軍死兵身上的軍服剝下，就叫我們的兵士穿上，冒充新任鄂督官文的軍隊，連夜去哄胡林翼，胡林翼一定上當，陳小鵠說到此地，陳素鵠、洪宣嬌兩個，一同拍着手的岔嘴道：「此計就好，二人一壁說着，一壁望了一望天王和錢江，說道：「此次英王的佔領安慶，不是就用此法的麼？」錢江忙搖手阻止，陳洪二人道：「你們快莫打岔，且讓小鵠將軍說完，再說。」陳小鵠便又接着說道：「誰知東王不以為然，因為第二天正是他的小生日，他要慶壽，賞功要緊，連他的王妃蕭三娘，都不能夠阻止，不料就在慶壽賞功的那一天晚上，大家個個吃得爛醉，都去好睡的當口，胡林翼却把他的隊伍統統穿了我們洪軍的軍服，冒充是李忠王的軍隊，從九江敗退回來的，陳小鵠說到這句，又站了一站起來，先向錢江告罪道：「那時連我也在醉夢之中，未曾防到此着，東王當然更是糊裡糊塗的，愈加不防，這天晚上，非但竟被胡軍殺得大敗特敗，且被那個李金鳳，扶了病的和她哥哥兩個，拼命殺到，口口聲聲的喊

着、定要活捉東王和吳丞相桂副指揮使幾個、去替那個吳文鎔祭靈、當時幸虧吳桂二人和我與王妃蕭三娘等等、一面保護東王、一面拚命抵禦、始將我軍的陣腳穩住、沒有潰散、後來那個李金鳳兄妹兩個、定要去和吳桂二人鬥法、吳桂兩人那時本在醉中、不知怎麼一來、他們三個懂得法術的人、竟會一齊死去、現在官文、胡林翼、琦善的三路人馬、已將武昌圍得水洩不通、我雖奉了東王之令、連夜掛出城去、去到漢陽送信、豈知漢陽城池、已被胡林翼的一軍所佔、城內的人馬、是否逃出一時不能探知底細、我就兼程奔來報信、此時武昌究竟失守與否、沿途未據探子報知、陳小鵬一直說到此處、錢江尙未接嘴、韋昌輝素與東王不睦、他就先來接口道、照小鵬將軍所說、東王就該問斬石達開、正在有話要說、忽見飛探報知、說是清國新放的安徽布政使李孟羣、已由武穴殺來、安徽按察使張熙宇、江寧藩司李本任、也由六安一帶殺來、那個曾充江忠源部下的鮑超、又由蕪湖殺來、張國樑、又由潛山一帶殺來、統統

會攻安慶

四路人馬殺至清國的軍威至此方才一振

天王聽了大驚道、李孟羣那廝、既離湖北、又放安徽

藩司、我們的武昌、一定難保的了、錢江點首道、自然難保、何消說得、天王道、這末快快分兵、一援武昌、一保安慶、錢江道、此時進則得生、退則必死、只有直取金陵、不顧皖鄂的了、錢江說着、又去望着石達開說道、我們已經戰勝吳來一軍、我的退兵、明明是誘那向張二人出戰之計、以便乘那金陵空虛、取之較爲容易、現在張國樑既已去攻安慶、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事情、翼王以爲何如、石達開連連的答道、此乃擒賊擒王之策、我與軍師的意見相同、石達開說了這句、又對天王說道、此等看去雖覺有些冒險、其實極其穩當、天王不必疑慮、快請下令進兵、天王聽說石達開也是如此在說、方始答應、錢江還怕天王多疑不決、悞了機會、他就忙對石達開道、此去向南三十五里、有座小山、錢江地理真熟翼王趕快率兵三千、埋伏那裡、倘若張國樑的一軍到來、翼王可與一戰、但是須作伴敗、讓那張國樑還當埋伏之兵、已經被他殺退、便好中我之計也、石達開

奉令領兵去訖。錢江又對韋昌輝曾天養二人說道：你們二位一同率兵一萬，速從懷寧遠道，超出張國樑的後方，儘力攻之，不可悞事。韋曾二人領命去訖。錢江又對洪仁發、洪仁達、李世賢、李昭壽、李開芳、林鳳翔道：你們六位各率精兵五千，一俟翼王佯敗之後，趕緊同連環出擊，縱不能生擒張國樑那廝，也得殺他一個片甲不回。六人奉令去訖。錢江又對洪宣嬌、陳素鵠、陳小鵠三個道：你們各率精兵五千，直趨安慶，沿途如遇由安慶回救金陵的官兵，只管攔着廝殺，他們都是心慌之輩，包能大勝。三人奉令去訖。錢江又命陳坤書等等水軍人員，各率新得舊有的一萬五千隻船舶，由新州直下七里州，會攻南京。自己即同天王統領大軍，直向南京殺去。大軍起程的時候，忽有一個白袍小將，踉蹌的趨入軍中，一見天王，就伏地泣說道：我乃南王馮雲山之子馮兆炳是也。來得天王見是南王之子，一時想起南王，不禁淚下如雨的扶起馮兆炳道：你的父親死得太早，我正惦記他的家屬，賢姪今天來此，我心慰矣。馮兆炳

站起道、先父逝世、小姪隨母隱居深山、也算小心的了、誰知清廷出了重賞、拏我母子二人、甚至已把先父的坟墓掘平、馮兆炳說着、復又掩面大哭、錢江插嘴道、我們的隊伍、所過之處、不准去動民間一草一木、現在清廷如此殘忍、不亡何待、馮兆炳忙又見過各位世伯世叔、大家勸慰一陣、天王又問馮兆炳道、自我出兵之後、現在的廣東、又是甚麼樣子的了、馮兆炳答道、廣東百姓、却想前來投奔天王伯父、無奈清廷的官吏、盤查太嚴、若遇數人成羣的過關、便要搜檢、天王聽說、嘆息一會、卽命一員將官、親送馮兆炳去到武昌、幫同東王辦事、自己仍率大軍迅速前進、錢江初意、也防南京不比他省、就是陸建瀛形同木偶、究竟文有文官、武有武官、沿途定有清兵阻擋、誰知他們的大軍、直到南京相近、一路之上、並沒一兵一卒把守、不覺喜出望外的對着天王說道、我們已到此地、沿途未費一兵一矢、雖是天王洪福、但也要怪清廷沒有一個人材也、天王忽把手向天一指道、此是天父之命、洪秀全對於錢江不應再說此話所以不必軍師操心、唾

手可得南京，錢江含糊應了一句，含糊二字極有意思，卽命從人將那張彥良押上，天王見了一驚道：此人押在安慶，甚麼時候前去取來的？我也要問錢江微笑道：臣弟在那安慶出發的時候，早已打定主意，不再回去，定要殺至此地方休，所以把他帶來。錢江說完，回頭對着張彥良道：我念你那妹婿陸建瀛一路不設守備，似乎有意讓我們至此，語中帶刺，故而放你回去，不過你回去見着你那妹婿，可以帶一個口信給他，說是南京城內已有二十萬洪軍埋伏在那兒，叫他快快獻城，免得生靈塗炭。張彥良聽說，忙不迭叩頭如搗蒜的謝了而去。天王一等張彥良走後，就想立卽攻城。錢江道：此城異常堅固，與別處不同，我們成敗在此一舉，自應謹慎。天王聽了，連說怪我性急。錢江卽在儀鳳門外，連築柵壘三十六座，每座之上，架起西洋大炮十尊，準備攻城。又築營盤數十座，全用土牆遮蔽，并用通水之器，以防敵人私斷水道。錢江布置既畢，城內的官民人等，見着那些連營數十里，夜間燈火，耀同白晝，無不叫苦連天，竟有一班百姓，去向陸建瀛

那裡跪香，求他開城納降，以保一城生靈的。此時陸建瀛早已嚇得心驚肉跳，終日喃喃自語，形同白癡，毫沒辦法。陸氏貽誤軍機不小，難怪作者如此挖苦。還是他的那個寵妾張氏，見她老爺身居兩江總督，手下兵將也還不少，既不出去迎敵督戰，又不奏報朝廷請求援救，長此因循下去，一待城破，真的不免石玉俱焚。她就去向陸制台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說是做做好事，放她一命逃生吧。陸氏之妾應有這般口吻。當下陸制台一見他那寵妾哭得如此模樣，急去一把將她抱到懷內，一壁用他袖子替她拭去淚痕，一壁又忙不迭的安慰她道：「我的愛人，快勿着慌，只要再過一天，我自退兵之策也。」張氏聽說忽又一喜，忙問甚麼法子。陸建瀛正擬答語，忽見張彥良急急忙忙的搶步而入，一見陸制台到了此時，還在把他妹子擁在懷內作樂。這是冤枉運位兩江總督部堂的了。不禁大怒的說道：「我在安慶爲賊搶去，你們不去獻城救我，此刻賊已到了儀鳳門外，還虧你們兩個在此這般形狀。」張氏起初一見她的哥哥忽從天降，歡喜得莫可言喻，正待前去慰藉幾句，不料她的哥哥已在發

話而且語帶譏諷，也就惱羞成怒起來，當下撲的一聲，跳下陸建瀛的懷內，指着她的哥哥罵道：「天下怎有你這個喪盡天良的東西，老娘自你被擄之後，那一天不在求神拜佛，望你生還，那一天不在逼着我們老爺設法救你，你倒不感我們的好意，此刻竟敢張氏說到這句，覺得底下說話，有些不便出口，急又一頭向着陸建瀛撞去，道：『都是你這老賊害人，那時陸建瀛本在恹恹的，看着她們兄妹二人鬥口，却不防他的這位愛人，一時說不過她的老兄起來，竟會拏他出氣，當下一個不留心，險被張氏撞到地上，跌個中風，此時張彥良也怕鬧了人命出來，自然不妙，只好一面趕去扶着陸建瀛這人，一面向他妹子含糊的認了幾句，不是張氏至此，方始消氣。』陸建瀛就請張彥良坐下，却不問城外洪軍的情形，反在嘮嘮叨叨的問起張彥良以前在那安徽被擄的舊話起來，張氏在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忙去阻住陸建瀛的話頭道：『我的好老爺，你此刻那有這個工夫，再問已過之事，還是趕快和我哥哥商量商量大事。』

或是打仗、或是逃走、若不趁此打定主意、一等城破、我這身子、就要被長毛踏踢的呢、此是何語世上豈有甯被強好而不尋死之人者乎陸建瀛聽說、方把那一本萬年曆一翻、看上一會

道、你們莫急、明天便是太歲冲破甲子的日子、正與洪秀全這廝相剋、那時讓我齋戒沐浴的、親自焚香念經、求着我佛慈悲、保佑我們一門的性命便了、張彥良聽了、似信不信、張氏聽了、竟會大喜起來、第二天的黎明、陸建瀛果然齋戒沐浴之後、親在大堂之上、跪地誦經、以乞神靈保佑、一直念到上午、並未稍

停一停、刻劃誰知陸建瀛念得愈是起勁、城外的大炮之聲、也是愈加起勁、令人失笑

還是那個都統富明阿、因為究和皇帝一塊土上的人、不免有些休戚相關、路一

全刻筆寫來使人哭笑不得便自作主、急去會同將軍都興阿、藩司祁宿藻、江甯府知府高蔭霖、

上元縣知縣劉同纓、候補道員舒懷仁、阮恭思、林永周、候補參將袁芳、督標中軍余冠軍、城守魏得標、汛地官豐桂、永積慶等等、以及前任將軍祥厚、前任浙清樂清協副將湯貽汾、那時湯貽汾已八十餘歲前任天津海關道黎明的幾位紳士、各人帶了

兩三營人馬、去和洪軍大殺一場、豈知那些洪軍、本是人稱老長毛的、自稱老萬營的人物、個個饒勇善戰、再加那些西洋大炮、真能落地開花、何等厲害、這位富明阿都統、雖有忠心、卻沒勇力、只好同了大眾、打一陣、敗一陣、一直敗進城內、將軍都興阿等人、明知大勢已去、除了準備城破殉難而已、這位富明阿、他却不肯死心、又一個人一脚闖至總督衙門、剛剛跨上大臺的階沿石上、就見那位兩江總督都堂建瀛、陸制台、衣冠楚楚的、正在那兒伏地念經、大堂之上的一派香燭烟味、薰入人們鼻孔、很是難受、富明阿頓時大怒、疾忙奔到陸建瀛的跟前、一把將他拖了起來、埋怨他道、我們城裡的奸細、就是和尙、此語初稿不免是奸細、我不明白、現在城外究竟怎麼樣了、難道我佛如來、因我恩促念經、不甚誠虔、尙未顯靈、前去降禍於那些長毛不成麼、富明阿速速的蹣脚道、大帥平時最信佛教、對於一班和尙、總是另眼看待、我和都將軍兩個、也曾奉勸大

帥過的大帥偏偏忠言逆耳，現在儀鳳門已破，大帥或降或死，請自作主，我的來意，本來還想和大帥親去背城一戰，今見大帥至死不悟，還有何說？富明阿說完，返身就走。陸建瀛慌忙跌跌衝衝，搶上幾步，追着富明阿這人一把拉住，衣裳道：「此刻還有地方可逃麼？這件事情，只有請你老兄救我一救。」正說話間，忽聽隆隆的大炮之聲，漸漸近來，再加逃難百姓的一片哭喊聲浪，使人聽了，真覺汗毛凜凜起來。陸建瀛到了此時，還要不忍拋棄他的愛妾，連忙跑了進去，要想携着張氏一同逃走，不料張氏以爲她的老爺，既在念經求佛，必能阻住長毛，她就放心一放，於是先去梳頭，繼又裹腳。此時正在牀沿之上，把她的右腳，擱在左腿上面，細摩細向，纏裹她那一雙三寸的當口，一見她的老爺，滿面變色，氣喘喘的奔入，便知大事不妙。長毛必已進城，自然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只得赤了一隻小腳，扭着陸建瀛的肩胛，跌跌衝衝的，跟着富明阿一同逃出衙門，正擬雜入逃難的人們隊裡，忽又想起她的哥哥，在吃燕窩，急對陸

建瀛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還還還有我們的哥哥、沒有逃出、如何是好、尙重手足之情也有一樣可取她的語未說完、忽見張彥良雙手各提一個重而且大的錦繡包袱、

由內奔出、張氏恨得逼着張彥良丟下包袱、方始同走、當下只見無數居民逃難、有些認識她那老爺的人們、都在指着罵道、斷送兩江土地的就是這個老賊、又見她的老爺、明明聽見這些說話、只好向前緊走幾步、似乎尙知良心發現、滿臉現出羞慚的樣子、那知她的老爺、走到那邊、仍舊有人跟着罵到那邊、她又忽然生起氣來、急去把她老爺的身子、狠命向前一推道、快走快走、不必去理這些閒言閒話、一座南京、又不是只有我們一家在吃大清朝的俸祿的、陸建瀛聽見張氏如此在說、彷彿真的輕了他一半責任、筆致有神心裡稍覺一安、便大踏步的向前逃走、那時的洪軍正由南門殺入、向榮又被洪軍牽住、不能分兵來救、只望丹陽一路敗退、沒有多時、陸建瀛已經奔到、一見向榮之面、掩面大哭道、我也料不到我與總戎二人、尙在此地相見也、向榮道、不是到了此

刻我還在怪着大帥，當時倘能早聽我的一句說話，或者還不至於到此田地呢。陸建瀛聽說，只得諉過兵將守城不力，向榮又說道：「三軍之令，本來繫於元帥，向某雖然兵敗，却不肯諉過手下將士，但可惜的是，如此一座金陵城池，沒有幾時，竟至淪於敵人之手，陸建瀛自知不能再辯，只得雙眼注視張氏，並不再言。又過一會，只見將軍都興阿、都統富明阿、提督余萬清、藩司李本仁先後趕至，大家相見，各訴兵敗之事。向榮道：「爲今之計，此刻萬難立即恢復城池，不如大家一同退守丹陽，一面飛奏朝廷，請飭湖南河南的人馬，各路齊進，使賊不能首尾相顧。大江以東，或可恢復，一面再用全力，克復金陵。」李本仁接口道：「從前各處兵敗，都由一路孤軍，與敵廝殺，別路統兵大員，觀望不進，倘若琦善之兵，早從河南進撫武昌之背，或者不至猖獗如此，得以直下江南也。」向榮道：「方伯之言甚是，但是金陵城池，何等堅固，實爲各省之冠，竟被洪軍唾手而得，我們之罪大矣。」向榮說罷，不覺痛哭起來，諸將無不下淚。陸建瀛只是憂形於

色、低頭不語、他的愛妾張氏、忽又痛心她的老爺起來、一個情不自禁、陡然將她那隻赤脚一伸、問出一句說話、弄得大眾起先一愕、後又無不匿笑、正是、

姬人雖是多情種、大將會無制敵謀、

不知張氏所說何話、大眾到了此時、尚會發笑、且閱下文、

評曰、洪秀全之得金陵、乃是本書一件重大之事、而作者所寫陸建瀛、張氏數人、此爲旁敲側擊之筆、反較描寫正面、別有風味、餘音繞梁、三日未休、卽此意耳、

人 龜
原 垢
著 道

書 出 版 二

整 許
理 廬
父

八仙得道傳

集中古今軼聞 詳述民間故事

歷叙八仙得道前後經過：及種種困苦情形

可抵二十部武俠小說 有八百餘件歷代祕史

- 呂純陽如何得道？ 如何三戲白牡丹？ 如何被狗咬？ 如何背寶劍？
- 鐵拐李如何得道？ 如何會變醜乞丐？ 如何救孝子？ 如何諷田螺？
- 韓湘子如何得道？ 如何到蘭闈救叔？ 如何施甘霖？ 如何除惡蛟？
- 何仙姑如何得道？ 如何搭救呂純陽？ 如何受折？ 如何殺淫婦？
- 尚有其他一切神仙及與神仙有連帶關係的故事 如：如何變銀魚？
- 孟姜女前世何人？ 如何匹配萬喜良？ 如何受摧殘？ 如何行路？
- 東方朔如何偷桃？ 如何頭落再生頭？ 如何殺龜精？ 如何放妖窟？
- 張天師如何治鬼？ 如何得住龍虎山？ 如何被鬼迷？ 如何受試費？
- 海龍王如何出身？ 二龍因何而搶珠？ 如何鬧天宮？ 如何受試費？

以上種種故事，雖說三頭二年，亦不能說完全書

請看本書 便知其中曲折情形

全書八册二十萬言 裝一錦盒實價七元 特價四元 講書一部贈了雲先 彩色八仙立軸一幅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大埠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第二十九回 對的放矢委屈將軍 隔車打油便宜和尚

張氏爲人本來不知天高地厚，她因嫁着一位總督，平時不把各官放在眼內，此時又見她的老爺憂形於色，低頭不語，不覺一時心疼起來，突然的把她那隻赤着的小腳，向她老爺一伸道：「老爺快看我的腳呀，我本是金枝玉葉，平常出衙燒香，或赴宴會，都是前呼後擁，誰能見我肉體，今天却赤着腳的跑了多少路程，只因要顧老爺這人，方才這般忍辱偷生，否則是我早一頭碰死的了。」陸建瀛忽見他的這位如君，在此衆官面前，伸出她的一隻赤腳，如此婦人早該碰死，真是形狀惡劣，極不雅觀，也會將臉臊得通紅的，忙去攔着張氏，說道：「快莫多說，我有要緊說話，要問向欽差呢。」陸建瀛這話說完之後，他就朝着向榮拱拱手道：「總戎既要退守丹陽，那裏也是兄弟的轄境，兄弟且隨總戎到了那裏，再行奏報。」大衆也說都到丹陽再議，向榮便一面奏報自己兵敗之事，一面退到丹陽，剛才紮好營盤，忽據探子報稱，說是鎮江早被洪秀全的妹子洪宣嬌所佔。

洪秀全的大軍，也已進了南京，就在總督衙門，做了偽天官府，向榮一聽鎮江已先失守，慌忙傳令手下將士，緊守丹陽城池，要防敵人乘襲，原來洪宣嬌奉了錢江的將令，同着陳素鵠、陳小鵠姊妹二人，率兵去截，要想回救南京的那些官兵，及她趕到那裏，江甯藩司李本仁，因見張國樑的一枝人馬，也向上遊殺去，生怕南京空虛，他已間道返甯，所以那個富明阿都統，去敵洪秀全軍隊的時候，他也是一份子，當下洪宣嬌一見李本仁已回南京，便與陳氏姊妹二人商議道：我們奉了軍師之令，來此腰截官兵，李本仁那廝，既已先回南京，其餘的未必一定來此，我們三個，與其在此空費時光，我想不如去攻鎮江，因為先父在日，曾經販米那裏，因而娶了先母，我們先母的祖籍，就是鎮江。帶敘洪氏先世鎮江地方，我聽先母說過，倒也有些熟悉，陳素鵠先答道：王妃既於鎮江地方，稱王妃不稱王爺，也是狃於積習很是熟悉，當然去攻鎮江，比較此地要緊，陳小鵠接口道：違了將令，又怎麼樣呢？洪宣嬌道：這回的將令，乃是軍師的主張，不是天王的令旗命令。

不然勞而無功，我也不幹。

映照上文洪秀全之語
令一事作者語著管到

陳小鵠道：如此便不要緊，我們快快出發，能夠早克鎮江，可替大軍去攻南京，壯些聲威。洪宣嬌聽說，馬上一直趨鎮江，一面請彌探花寫稟，稟知錢江，及到鎮江相近，紮下營頭，急命探子去探，有無準備。探子去訖，陳小鵠道：我在武昌時候，聽說清軍的統帥，一個是琦善，一個是向榮，向榮和張國樑兩軍，現駐太湖宿松等處，單在注重恢復安慶。此地乃是陸建瀛的轄境，我料必無重兵把守。洪宣嬌也以爲然，等得探子回報，說是城內僅有鄧禹松率兵二千在彼，果絲毫無準備。宣嬌立即下令，迅速攻城。城中的鄧禹松參將得報，不禁大驚道：我只當此地，乃是南京的下游，洪軍即使來攻南京，也未必先顧此地。今天既有人來攻此，我却沒有算到此，着以致未曾稟請上司添發人馬，不免誤事。他的文案王良獻策道：向欽差以數十萬之衆，尙且不能抵禦洪軍，我們何不早早獻城，也好博個反正的名譽。鄧參將聽了大怒道：你吃大清朝的俸祿，竟敢口出此言，必與敵軍私通。鄧參將

說了這句，卽把王良推出問斬，王良至死，神色不變，單在自悔，應該早去獻城，便不致死於惡奴之手。是欲當時人心無不深恨滿人鄧參將明明聽見，也不理睬，等得見了王良的首級，方才後悔起來，暗自尋思道：我雖斬了王良，究於軍事何補？但是事已至此，只有一壁飛報上司乞援，一壁出去禦敵，及上城樓一看，不禁又是一呆。你道爲何？原來他所看見排山倒海而來的洪軍，都是女兵，並沒一個男子。鄧參將又暗忖道：此地鎮江，就是從前那位梁夫人的升桅擊鼓之處，梁夫人僅不過一個女子，已經傳爲千古佳話。作者常有引用古史之風，文字筆故極典雅如今洪軍之中的女子，何止數萬，鄧參將想至此地，又見敵軍之中，閃出三員極美貌的女將，中間那員年齡較大的，也不過二十三、四歲的模樣，左右兩個形似姊妹的，更不滿二十歲的年紀。原來鄧參將瞧見的三員美貌女將，正是洪宣嬌、陳素鵠、陳小鷗三個。當時陳小鷗一眼望見城上，有位中年將官，原來如此，一見美人便呆只把一雙烏溜溜的眼珠，釘着她們三個癡望，急對洪宣嬌說道：王妃瞧見城上的那廝沒有？儘將一雙

賊眼，在望我們，洪宣嬌疾忙抬頭一望，果見一個戴着亮藍頂子的將官，目不轉睛的在看她們，她就指着那個將官，對着陳氏姊妹二人說道：「你們看我一箭射死這個戴着亮藍頂子的東西。」這個東西既戴亮藍頂子，明是三品官銜的參將。誰知洪宣嬌的一個西字，甫經出口，只聽得他的鷗弓响處，那個將官早已應聲而到，都司李守義一見他們的主將，忽被敵陣中的一員女將射死，便知此城難守，正待逃走，已見三員女將飛身登城，一連殺了二三十個守城兵士，其餘兵士頓時一聲吆喝，逃個罄盡，李守義不及逃走，倒也伶俐，他忙高聲大叫道：「本將李守義願降天兵，洪宣嬌聽，就緊步上前，用她手上的那柄馬刀，向那李守義的紅纓大帽子上，一敲，快下去開城，饒你這個狗官，誰知洪宣嬌的手勢太重，她雖隨便敲上一下，可是李守義的那頂紅纓大帽子，已經被她敲得掛在項頸之上，因為前清的大帽上面，本有一個絆子，否則李守義的腦袋，只管保住，那頂大帽子，一定滾在城下殉難去了，當時李守義慌忙親去開城，放入全部女兵，及至洪

宣嬌、陳素鵠、陳小鵠、彌探花四個，趕到道台衙門，那個新任常鎮道吳來，早已逃得無影無踪，不知去向，原來這個常鎮道吳來，正是牽了洋人去打洪軍的那位老兄，因他打上一個大大敗仗，回省稟報，蘇州撫台便要將他軍法從事，幸虧他去走了陸制台如夫人張氏的路子，始得調署常鎮，洪宣嬌見他已走，倒也一笑了事，須同彌探花盤查道庫，竟有現銀九十五萬五千餘兩，

太平天國財政統計史中

此數即在

其上洪宣嬌不禁大喜，查畢封存之後，始行派人奏報天王，那時天王正與錢

江在那儀鳳門外，攻打南京，據報連聲贊好，仍命宣嬌暫駐鎮江，以待後命。錢江也說道：鎮江既得，我有辦法了，便命石達開率兵五萬，去取太平府城，以作攻打金陵的屏護，又說：此城若得，我們這邊攻破金陵，當然更加容易了。石達開奉命，立即起程，大軍未抵太平，太平府的知府李思齊，已經唬得屁滾尿流，連叫我命休矣，我命休矣，叫鬧一會，不能不上城去觀看，等他挨死挨活的，

此語

奇特

到了城上，恰巧石達開的大軍剛剛趕到，李思齊一見敵軍中的旌旗蔽

日炮火連天，更加嚇得苦胆破碎，面色青黃，跟着大叫一聲，倒在城上，氣絕而死。手下幾個殘兵，自然大家逃之夭夭。石達開遠遠望見那座城樓之上，起先慌亂一陣，即是李知府嚇斃之時，所以慌亂旋又鴉鵲無聲，即是守城兵士逃散之時，所以無聲情知城中有變，急命兵士爬城而上，果沒人來阻擋。那時城裏的一班老百姓，都知翼王石達開的軍紀素嚴，從沒奸淫擄掠之事。一聽他到，非但無人逃難，胆大的還去爭獻牛酒，此所以石達開稱爲太平一面命人厚葬李知府的屍首，一面回見天王報捷。天王因見石達開去取太平府城，連去連來，不到二十四個小時，不覺又驚又喜的問道：翼王賢弟，怎麼如此神速，莫非天助不成？石達開答道：我軍出發之時，沿途就聽人傳說，說是李知府爲人素來胆小如驢，一聽我們大軍來攻南京，他就急得要死，連連飛稟陸制台那裏，自請開缺，豈知遇見那個渾蛋的陸制台，既不批准開缺，又不發兵援救，我就料到這位李知府必在戰慄之中，故以我的軍威嚇之，映照上文達旌蔽日炮火連天二句可見作者步步留心總算未動干戈，得了太

平、錢江未曾岔嘴，先向天王拱手賀喜。天王和石達開兩個都覺不解。錢江笑上一笑，方說道：「我們的國號本號太平天國，剛才翼王在說，未動干戈，得了太平，這就是天王穩佔南京的預兆。天王聽說，方才大樂。錢江又對石達開說道：翼王既已得了太平，我又思得一計，可以穩破南京了。」石達開忙問計將安出。錢江即與石達開咬着耳朵，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說了幾句。石達開會意，立即回轉太平府衙，下了一道命令道：「有人密報，據稱本城各寺的和尚，暗有謀爲不軌情事，按照軍法，盡該問斬。現因本軍初到此地，自應法外施仁。三日之內，各寺的和尚全部離城。倘有逾限不去者，准予兵士格殺勿論。那些和尚一見此令，誰人不要性命，大家便不約而同的，齊向南京逃去。石達開既見和尚中計，又命手下兵士假扮和尚模樣，雜在逃難的和尚裏頭，一齊混進南京。可巧那個陸制台平時最重和尚，聞說太平失守，所有和尚逃難來此，即令守城官吏開城納入。那班守城官吏正在心驚胆戰之中，瞧見那些和尚個個肩挑

背馱連人帶物

此句之意即有兵士在內

如潮般的一擁而入，那裏還有工夫，再去檢查真偽，只

等大衆走完，馬上關閉城門，免吃西洋炮彈。

筆致

石軍既入南京城內，馬上放

起信炮，先向四城放火，然後殺開城門，前去接應石軍，石軍開算定時間，此時

剛剛殺到城下，錢江那兒，也已得了石達開的飛報，便同天王統率大軍殺至

林彩新所統的水軍，也已上岸助戰，南京城內的官府，只有都統富明阿，還算

來得，他就約同衆官，去與洪軍抵敵一陣，正在不能支持之際，忽見城裏的一

班和尚，都是洪軍奸細，料知此城難保，一脚奔到制台衙門，所以見着陸建瀛

的時候，便說和尚都是奸細。

補籍富明阿與陸建瀛所說和尚之話此等敘法前後照應都到

陸建瀛同了衆官，隨着向榮

逃到丹陽的時候，正是那些假裝和尚的石軍，接應大隊洪軍，殺入南京的時

候，可憐當時遭難的人民，盡忠的官紳，一時也難數計，最爲人所可惜的是，前

任浙江樂清協副將湯貽汾，字雨生的一位紳士，殉難之時，年已八十有二，還

有將軍祥厚，藩司祁宿藻，候補道桂明，康爾笏，候補知府方大元，上元縣知縣

劉同纓、典史何方德、巡檢韋蓉、學正徐光學等人，南京城破之日，正是太平天
國三年三月，就是咸豐三年，洪軍入城的當日，北王韋昌輝殺人最多，而功最
大。有殺錢江一時不及制止，生怕韋昌輝誤殺石軍假扮的和尙，忙又下令，凡
是和尙，不得殺戮，所以南京失守的時候，民間有句口號，叫做天不怕，地不怕，
只怕和尙會打卦。當時那班真正的和尙，因賴石軍冒充他們，難以分辨，總算
萬分便宜，一個沒有遭殃，可是所有的尼姑，却比其他人民，受害更凶。原來那
時的洪軍，不下百萬，一破南京，見人就殺，見馬就砍，見屋就燒，見物就搶。正在
興高彩烈之際，忽見軍師傳下令來，不准殺戮和尙，大家雖然不知底蘊，但是
見着和尙，只好留手。起初的百姓，大家瞧見洪軍不殺和尙，很是奇怪。後見非
但不殺和尙，連那同着和尙逃難的老百姓，也可由那和尙代爲求饒，得保生
命。是指真和尙而言之於是聰明一點的人物，便把各人的頭髮，統統剃去，也作和尙。洪軍
見着這些新剃頭的和尙，雖也有些疑心，但因軍師的將令之中，並未分出新

舊字楊，只好一概免殺，嗣見各處的和尙，越來越多，心裏也覺有些氣忿，所以一見尼姑，他們即不客氣，無不先行把她們剝得寸縷無存，一陣輪奸之後，方肯一刀送她歸天。寥寥數句已見洪軍之行爲矣當時民間也有一句口號，叫做天不愛地不愛，只愛尼姑把花戴，這些洪軍這樣的大鬧幾天，天王允了錢江之奏，方始出示封刀安民，又將兩江總督衙門改做天王府第，狀元劉繼盛首先奏上一本賀章，內中的警句是：劇戰三年，甫定偏安之局，戡平半壁，應成正統之基，天王見了大喜，即陞劉繼盛爲尙書，仍兼祕書總監，靖國王軍師錢江實援大司馬，領尙書事，東王楊秀清、翼王石達開均假節鉞得專征伐，又因宣嬌克復鎮江之事，知道女才不能輕棄，傳旨試立女官，任洪宣嬌、蕭三娘二人爲女官正副總監，彌探花開爲女官總教習，其餘將士各有封賞，又以南京作爲國都，國號太平天國，即以天生太平天國四字的寶石做了御璽，又發官幣五十萬兩，賑濟受災人民，三年之內，一概免納錢糧，於是國內大悅，附近州縣都來賓服，大致既

定、北王韋昌輝、首先上本、恭請天王就此登基、改稱天皇、天王允奏、卽稱太平、天國龍飛三年、錢江得信、忙去諫阻、天皇大笑道、相國何以如此迂執、試問從前武王伐紂、他也卽位做了天子、錢江還待再說、忽見北王韋昌輝站在一旁、怒目而視、錢江至此、知不可諫、退下之後、私下對着石達開嘆息道、奪洪氏天下的、人雖爲東王、誤洪氏前途的人、必爲北王也、確能石達開不解道、軍師輔弼天皇、已至精力交悴、難道這個現代帝位、反壞人麼、錢江亂搖其頭道、君主制度、已成廢物、民主制度、方在振新、請問翼王、現在地球上、還是君主之國多呢、民主之國多呀、石達開聽說、方始恍然、錢江之意、正待再說、忽奉天皇傳旨、着他與錢江二人、次晨倍同去祭明太祖的寢陵、錢江接旨之後、又對石達開說道、天皇事事在做皇帝之事、吾無言矣、石達開聽說、也沒說話好說、等得第二天、隨同天皇祭陵既畢、回到京城、忽見旅居上海的一位名叫克勒的美國人、來到京城、求他引見天皇、石達開問過錢江、錢江答道、外人悅服、怎好不見、

錢仁眼光比較
李石二人尤遠

石達開即將那位克勒引見天皇，天皇問其來意，克勒答道：「吾見陛下所施政治，無處不合西洋各國，欽服已極，因以私人資格，克勒不敢代表美國現在視爲當然彼時却尙視爲奇突之事來謁天皇陛下，陛下有意睦鄰，不妨遣使敵國，先通和好，天皇聽了大喜，即與錢江商定，乃派族弟洪仁玕充任使美大臣，呈與美國總統的國書是：

大漢太平天國天皇洪，敬問大美國民主安好，敵國已於滿人二百餘年矣，今我國人崇拜貴國之獨立精神，謀復宗社，幸賴人民響應，東南各省次第戡定，建立太平天國，特遣族弟仁玕出使貴國，此後永與貴國共敦睦誼，互保僑民，及興商務，爲世界和平之倡，朕有厚望也。

洪仁玕素習西國的語言文字，錢江因此保他任第一任的出使大臣，及至洪仁玕賚了國書，同着克勒到達美國，美國總統因見洪天皇的舉動文明，不勝驚訝，便也派遣使臣報聘，自此兩國果通和好，又過月餘，天皇皇宮以及諸王府、軍師府均已分別造就，錢江連連主張不可糜費庫款，已經不及，單是天

皇皇宮，那種富麗堂皇的氣象，已比那時北京的皇宮，還要考究，中間一殿，名叫太平殿，左殿名叫求賢殿，右殿名叫勤政殿，各殿之旁，都有十座便殿，都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等等字樣爲名，殿後寢宮，分爲三十六座，除正宮爲皇后所居，東宮爲東妃所居，西宮爲西妃所居外，其餘散宮，各居妃子四人，至十人不等，同食同寢，不得有撻酸吃醋情事，所定服式，仿照明制，大概和戲劇上的相似，其中最奇突的是婦女褲制，皇后各妃，穿一品至二品的褲制，名叫散裳，散裳卽是僅長一尺有半的圍裙，形似西國婦女的褻裳，天皇自從登極以後，一變從前守身如玉的習氣，不但非常淫亂，而且喜怒無常，殺戮無度，一二品的服制，就是不穿褲子，單以長袍遮身而已，三品至四品的褲制，叫做開裳，褲腳極短，僅有一尺八寸，襠中開縫，就與小孩的開襠褲子一般，五品至六品的褲制，叫做鈕裳，褲長二尺，襠用鈕扣，前後相同，七品至九品的褲制，叫做包裳，卽與常人相似，品級愈大的外服愈長，品級愈小的外服愈短，因爲褲制關

係否則后妃的下體，難道真被臣民見了去麼？此種散裝光緒二十八年某國以重價得一天皇
雙陳列於博物館嗣爲某欽使交涉去之 天皇
宮中的種種奇異服制，本書不能備載，僅紀一端，餘可類推，只有左右兩殿的
楹聯，還覺典雅，左爲狀元劉繼盛所撰，聯語是：

撥雲霧而見青天，重整大明新氣象，
掃蠻氛以光祖國，挽回皇漢舊

山河，

右爲探花彌開所撰，聯語是：

虎賁三千，直掃幽燕之地，
龍飛九五，重開堯舜之天，

那時榜眼早已病歿，所以只讓狀元探花二人，大出風頭，大家都在興高彩烈的當口，獨有新任大司馬的那位錢江，稱病不朝，天皇起初也不覺着，有一天因爲要立一位攜來的美婦徐氏爲后，擬與錢江商量，連請幾次不到，去請的人都說軍師面無病容，且在觀看漢朝三傑之一，張良的道經，天皇至此方才吃驚起來，急命北王翼王兩個，同去相請，正是：

張良將隱功先謝、韓信遭誅罪未成、

不知韋石二人前去相請錢江、究肯來否、且闕下文、

評曰、此回頭緒太多、而能前後照應、恰如天衣無縫、確非尋常之筆、至引民間之口號、天皇諸王宮殿之建修、后妃服制之奇突、事事都有來歷、作者立意不護一方之短、於此益信之矣、

第三十回 戀金陵天皇取中策 答玉腎徐后懾淫威

石達開同着北王韋昌輝二人，奉了天皇之命，去到軍師府中，去請錢江，一路行來，有意試問韋昌輝道：北王可知道錢軍師的不出之意麼？韋昌輝連連點首道：有甚不知？石達開又問道：北王所知何事？韋昌輝道：必爲天皇太覺畏懼東王之事，石達開又說道：東王在武昌時，本已假節鉞得專征伐的了，此次天皇命我和他一般，所以不能不一提的，如此說來，恐怕錢軍師未必爲他吧？韋昌輝聽說，卽把石達開釘了一眼道：你莫戲我，你和錢軍師最說得來的，豈有疑你之理？我說一定爲的是東王，石達開又說道：東王爲人，雖然可防，但是此時正在用人之際，似乎太早，韋昌輝便忿忿的答道：這種跋扈之人，留着何用？就時天皇懼他，我性韋的却不懼他。石達開卽防韋氏此著，居然被他探出口氣。石達開默默不答，一時到達軍師府裏，先令守門軍士報了進去，錢江得報，早知來意，便請韋石二王內室相見，茶罷之後，錢江因見北王面帶憤怒之色，却先開口道：二位駕臨，有何

見教，韋昌輝答道：奉了天皇旨意，來請軍師入朝議事，錢江接口道：如此有勞二位了，但是兄弟適有小恙，不可以風，奈何？石達開此時已見韋昌輝的餘怒未退，恐他說出路上所談之話，疾忙暗示以目，那知韋昌輝只作不見，頓時勒着袖子，對着錢江說道：軍師何必推病，定是爲那區區的一個楊賊吧！此人何足道哉！倘若真的爲他，立可除去，不要等得鬧出噬臍之禍，那就遲了。錢江大驚道：我無此意，北王何出此言？韋昌輝仍是憤然的說道：彼無大功，却要以勢要挾天皇，軍師就無此意，我當圖之。錢江忙向昌輝低聲說道：隔牆有耳，北王留意。韋昌輝又大聲的說道：除一豎子，也不繁難。軍師怎麼這般胆小起來！我當請求天皇去守武昌，乘隙一定除他。韋昌輝說完這話，獨自悻悻而去。錢江挽留不及，便蹀着足的向石達開說道：東王雖然可殺，但非其時，不知何人饒舌，竟將我的意思告知北王，石達開聽說，只好老實說出道：一路之上，我曾用言試他，事則有之，並未和他有甚說話。錢江道：如此，快快請兄同我入朝前去。

阻止北王離京，現在大家同心協力，以對敵人，尙虞不足，怎麼能夠再加兄弟閱牆之事。此言應書諸錢江說着，草草的一整衣冠，卽同石達開兩個，恩恩入朝。天皇一見錢江到來，慌忙下座，執着錢江的手道：「一日不見軍師，使朕如患大疾。」錢江急接口道：「陛下切勿如此，恐怕千載以下，一定有人要說臣弟要君矣。」天皇聽說，方始放手，又請錢江、石達開二人一同坐下道：「現在金陵已定，湖北方面久無消息，不知何故。剛才北王來此要求，他要率了重兵去守武昌，我還沒有答應。石達開也接口道：「軍師確有小恙，此刻同着臣弟恩恩趨朝來見陛下，正爲要阻北王赴鄂之事。」天皇點首道：「北王的到湖北，尙非大事，現既定鼎南京，應該早圖大舉，須和軍師商量。其次是朕的元配已歿，朕却看中一位名叫徐文艷的女子，要想立她爲后。」錢江忙向天皇拱拱手道：「此乃陛下家事，可緩則緩，若不能緩，就是辦了，也沒大碍。最重大的是留下北王，以備大用。至於陛下剛才說金陵已定，欲圖大舉，臣弟已有辦法，但怕陛下不肯照辦，也是枉然。」天

皇聽了一愣道、朕的信任軍師、也算無微不至、誰不知道、快請說出、無不照辦、錢江道、臣弟早已說過、北京地方、最爲重要、南方尙在其次、從前留下重兵、分守武昌、漢陽兩處、無非防那琦善去躡我軍之後、就是命忠王去取九江、也是要他隔斷清兵聯絡之意、今幸已得南京、若不乘勝直取北京、豈非坐失良機、現在只有連命東王進兵汴梁、不必再顧武昌、一面再將忠王撤回、以固金陵、臣弟當率傾國之師、殺入北方、敢包陛下三月之內、必踞胡庭也、口氣天皇聽說、沉吟了一會道、武昌爲長江上游、地當要衝、取之非易、軍師何故輕言棄之、除此以外、尙有其他的良策麼、果爲錢江料中錢江又鄭重其事的答道、剛才臣弟所說、便是上策、若是添兵去守湖北、再分兵力去攻汴梁、並派一位能事者以趨山東、是爲中策、撫定江蘇、閩浙、由江西再出湖南、牽制曾國藩的一路人馬、是爲下策、天皇立即答話道、朕覺上策太急、下策太緩、中策適得其宜、從前諸葛武侯去取成都、也向劉備獻的是上中下三策、劉備也取中策、我們現在准行中

策吧、石達開一見天皇不取上策、忙進言道、軍師這個上策、真是一種能知大勢的良謀、陛下若不照准、將來恐致後悔、天皇聽了、搖頭無語、石達開便同錢江退出、私下又問錢江道、軍師方才擬令東王進取汴梁、究竟是何意、錢江低聲道、東王久後必有二心、他也不肯長守武昌、我的使他去攻琦善、不問勝敗、都於天皇有益、此計也毒石達開會意、相與錢江一笑而散、第二天、天皇却不先辦軍情大事、單是傳旨冊立徐文艷爲后、同時又將吉妃封爲東妃、并納陳小鵬爲西妃、其他三十餘宮、統統派定妃子居住、原來這位徐后、現年二十四歲、生得確是萬分美麗、又是一雙天足、她的祖父父親兩代、曾任清朝大官、都被清主間斬、所以這位徐后、對於清主、抱有不共戴天之仇、後來逃難被擄、洪軍中的一班王卿丞相、個個都想染指、不料她却守身如玉、情願死於刀下、不肯允從、大家無奈、方去獻與天皇、徐文艷起初也還不願、後來天皇許她將來捉到清主、讓她親自斬殺、以洩深仇、她才應允、及至冊立之後、倒也會得獻媚、天王見

她渾身上下，真與羊脂無異，因此定出那個散裳，她也要想藉此顯她的顏色，並不反對，其餘妃子，因她是位正宮，又爲皇帝所寵，誰敢和她說她不是，獨有那個陳小鵝西妃，她恃她有大功，又加西妃地位，僅與正宮只差一級，因此不甚把這徐后放在眼內，徐后既係初至，又見陳小鵝的才貌，都很出衆，只得暫時放在肚裏，不與計較。此句注意此等暗潮，天皇並未知道，一混半月，尙未提及發兵之事，那時北王章昌輝，日日去催天皇，他要率兵赴鄂，以代東王，天王被逼無法，正待允准的時候，忽見狀元劉繼盛、恩恩入奏道，啓奏陛下，頃得密報，湖北漢陽兩處，同時失守，胡王爺以晃陣亡，漢陽東王同了蕭三娘等人，狼狽逃出重圍，卽日可到，天皇聽說，不覺大驚失色的說道，這件事情，我們這位軍師，多少有些悞事，若是依了北王，早率大軍赴鄂，湖北何致失守，胡賢弟何致陣亡，天皇正待去召錢江、石達開、章昌輝、林鳳翔、洪仁發、洪仁達等人，擬開一個御前軍事會議的時候，又據英王陳玉成飭人來京報捷，天皇急將英王的奏

本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是：

天皇陛下

臣英王陳玉成

奏爲各路清兵圍城甚急，業由臣督率將士殺退，乞撥

巨款以獎士卒事。竊臣自守安慶以來，爲日雖然無多，確已飽經惡戰。第一次係江忠源之舊部，現歸向榮節制之鮑超，率兵五營，暗襲安慶東門，血戰數日，始行敗躡而去。第二次係張國樑率兵六萬，先用火攻，次用水淹。臣又血戰四晝夜，也將張軍殺退。第三次係不知姓名之清官多人，各率兵士三四萬，或六七萬不等，竟將安慶省垣圍至水洩不通，窺其用意，擬斷城中糧食，嗣爲懈面將軍率領狼兵，拚命衝破彼軍陣腳，方才同時潰散。臣守此間先後兩月，大小三十餘戰，陛下嘗無一兵一卒遣來相助，今幸不辱君命，得以保守此座四面無援之孤城，固爲陛下之天威所懾，然亦未始非衆將士血搏所致也。可否立撥巨款以勵軍心，不勝盼禱之至。再者臣之僞眼，本欲壯臣威儀而設，令外間起有一種口號無不呼臣爲四眼狗矣，凡爲臣所殺

到之處，雖小兒婦女亦無不識我之四眼狗，且有當面呼臣者，得此種奇名，不以為嫌，且以為榮，陛下幸勿視為卑鄙之詞，而竊笑之也。傳聞湖北業已失守，東王夫婦不知下落，忠王李秀成，才堪大用，不比常人，現亦株守九江，並未進展，不知錢軍師究有萬全之策否。臣違陛下，俟將三月，甚欲入覲，以伸積想，謹奏。

天皇閱畢，總算抵去湖北失守的一半之憂，便將此摺交與劉繼盛、洪大全二人分別辦理。不料就在此時，天皇忽被殿上的那道夕陽光線照着兩旁盤有金龍的柱上，反射他的眼內，以致不能睜開，陡的想起徐后和他一句戲言。現又早把要開御前軍事會議的那樁問題，丟在腦後，赶忙把手一揮，吩咐眾臣退去，他就回到正宮，一脚跨進房門，忽被兩個宮娥跪地攔阻道：「娘娘現在浴室沐浴。」洪氏於咸豐三年三月破城，修建皇宮費時二月，彼時約已六月中旬，故徐后沐浴也。請陛下就在外房稍坐，容婢子去拏娘娘手製的貴重點心送上。天皇揮手令去，即在外房獨自坐下，兩個宮娥去了不久。

各捧一杯羹湯，恩恩走來跪地獻上。天皇先取一杯在手，見是形似豆腐之物，也不細問，隨意喝上一口，只覺又香又甜，又柔又潤，不但異常鮮美，而且到口即酥，不知究是何物，便笑問頭一個宮娥道：「此是甚麼東西，這般可口？」頭一個宮娥也微笑的奏答道：「此是羊脂白玉，娘娘用了稍許地骨皮，連同一樣秘製藥料，和玉燉好，即成此味。」天皇聽說，贊美不置，吃完之後，又向第二個宮娥手上所捧的杯子細細一看，又似蓮心，又似米仁，便笑問第二個宮娥道：「這又是甚麼東西呢？」第二個宮娥也含笑的奏答道：「此是娘娘檢出頂大頂圓的珍珠，嵌在豆腐裏頭，復用柳木爲柴，燉一小時，即熟。」天皇失驚道：「如此靡費，豈不糟蹋東西？」第二個宮娥又奏答道：「娘娘說的，陛下日理萬幾，現已近了中年，應該滋補龍體，而且珠子的味道，更勝白玉。」天皇聽說，即取一試，果然比玉還要味美。於是笑着吩咐兩個宮娥道：「既是珠玉也能滋補身體，往後即由你們二人承辦此事，若不誤事，自有重賞。」兩個宮娥連連謝恩，方始接了杯子出去。天皇

又坐了半刻，還不見徐后浴畢出來，他便走至一座雕窗底下，站定身子，由那窗縫之中，朝內窺望，就見徐后一個人坐在一隻白玉浴缸裏頭，輕輕洗滌，宛像一樹帶雨梨花，頓時引動他的春心，急把窗子一推道：「娘娘快快開門，朕要進房沐浴，徐后不敢拒絕，只好承旨開門納入。」無恥極矣那時兩個宮娥已把杯子送出，回進房來，滿房一看，一位真命天子，不知何往，正待出房去找，忽然聽得她們娘娘一個人在那浴室裏面，撲嗤撲嗤的發笑，不覺奇怪起來，各自腹中尋思道：「娘娘一個人沐浴，爲何這般開心，不料她們二人，尙未轉完念頭，忽又聽得天皇的聲音，也在浴室之中發笑，這樣一來，便把她們二人，頓時臊得滿臉通紅，心中小鹿兒亂撞，正擬暫避出外，已見那扇室門呀的一聲開開，她們娘娘同了天皇兩個衣冠楚楚，手攬手的走將出來，兩個宮娥忙又跪着奏問道：「請陛下和娘娘的示，今天晚上的御膳擺在那兒？」徐后含笑的答道：「萬歲剛才吃了珠玉二湯，此時不餓，你們二人速去傳旨東西兩宮皇妃，都到御花園。」

中、蹶躑架下、去候聖駕、兩個宮娥應聲去後、徐后急將臉兒一紅、復又瞞上天、皇一眼道、陛下怎麼這般刁鑽、竟把賤妾昨晚一句戲言、當起真來、難道不知道賤妾和東西兩妃、都是穿的散裳、不能去打蹶躑的麼、天皇因見徐后此時、似有翻悔之意、便去先把徐后的一隻玉臂、抓來、搥在他的脅窩之下、然後一面笑着、逼迫徐后同他去到御園、一面還在徐后的耳邊輕輕說道、朕正爲你們穿着散裳、打起蹶躑起來、方才有趣、徐后弄得沒法、只得跟着天皇而行、一時到了御園、跨進園門、遠遠望去、果見東妃吉珠兒、西妃陳小鵝二人、已在蹶躑架下、含笑的等在那裏了、天皇見了吉陳二人、方才放開所搥徐后之手、一同走上前去、吉陳二妃、雙雙請過聖安、又向徐后行禮之後、方問天皇道、不知陛下命奴等二人、在此候着、有何諭旨、天皇只是傻笑、未及答話、徐后就先向兩妃、悄悄的咬上幾句耳朵、兩妃不待徐后說完、一同都把兩張粉臉、各罩一朵紅雲道、我們全穿散裳、如何可上蹶躑架子、天皇至此、方始笑着指指徐后、

對着吉陳二妃說道、娘娘都已答應、你們二人、竟敢違朕旨意不成、陳小鵬向在千軍萬馬之中、出入慣的、她的胆子、自然比較吉妃大些、她就含笑的先接口奏答道、現在雖是只有陛下娘娘和我等一共四人、無論怎麼玩法、諒不碍事、但怕傳到宮外、豈不被那民間當作話柄、就是我的姊姊、知道此事、也要責備我的、天皇聽說如何就肯罷休、於是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先送徐后去上蹴躑架子、還要笑着說道、以身作則、本是正宮娘娘的教化呢、徐后要得天皇歡心、只好依了天皇之命、首先跳上蹴躑架子、也同古時候的那位趙飛燕皇后、作那掌上舞的一般、忽爾雙足高舉、忽爾一身臨空、忽爾宮衣倒掛、忽爾彩袖分飄、她們后妃三個、正在輪流打着蹴躑、樂不可支的當口、忽見兩個宮娥、慌慌張張的報入、說是東王和他王妃兩個、已在殿上候駕、天皇只因曾替東王看過風水、許他日後定有九五之尊的、一句說話、現在自坐龍庭、似乎對於東王有些食言之處、所以平時對於東王這人、事事萬分遷就、連那天父臨身

一件牢籠人心的秘密，也讓給了他，足見也是無可奈何。此時一聽東王已到，只得同了一后二妃來到求賢殿上，想去安慰東王，豈知天皇猶未開口，東王一見了他，早已跳得百丈高的，質問他道：「陛下真好快活，自己在此安坐龍庭，南面稱王，却讓我姓楊的，在那湖北送死。」東王跋扈引起北王謀害之心錢江強之不聽後來兩皆不美以致牽動大局天皇應負其責也天皇瞧見東王的來意不善，嚇得不敢再提湖北失守之事。先就軍紀不整只得攔了東王的話頭，笑臉答道：「東王賢弟，何必如此生氣，我們老兄弟兩個，難道還有不可說的說話不成麼？」天皇說到這裏，不待東王答話，急將徐后一把拖至東王跟前道：「你且快快見過你的東王叔叔，再談別的。」徐后爲人本極伶俐，此刻已知天皇要她前去消那東王之氣，連忙就向東王嫣然一笑的拜了下去道：「東王叔叔，快先受你不懂事的嫂子一拜。」東王此來本想要和天皇大鬧一場，免得天皇加他失守湖北之罪，此刻一見這位徐后，異常美貌，異常殷勤，不覺別有懷抱起來，連忙一面跪下還禮，一面也和徐后客氣道：「嫂子請起，方才我對天皇哥

哥的說話，不過一時之氣，不禁衝口而出，皇嫂千萬不要笑我性子暴躁，

豈但就

徐后不知東王別有用意，以為賣他面子，心裏十分高興，忙率吉陳二妃，先

默

與蕭三娘見禮之後，又吩咐宮娥等人，就把接風酒筵擺在這座殿上，方去答着東王的說話道：你們天皇哥哥，雖然坐了龍庭，自然都是東王叔叔的大功，此時且請先飲幾杯水酒，將來還要勞煩東王叔叔的事情很多的呢。東王此時已被徐后的美色，徐后的言詞，弄得淫心大熾，反去向着天皇認錯道：方才臣弟不檢，冒犯了天皇哥哥，還求恕宥，天皇聽說方才把心一放，連連笑着答道：東王賢弟，我們坐至席上再說，說着就請東王坐了首座，蕭三娘坐了二座，徐后坐了三座，吉妃坐了四座，陳妃坐了五座，自己坐了主座，酒過三巡，徐后還怕天皇再提湖北之事，又要引出東王的怨恨，她便有一搭沒一搭的去和東王談些風花雪月的閒文，

四字并非淫詞不過東王已生邪念因此多事

要想混了過去，誰知東王錯會了

徐后之意，當做有意於他，馬上就在席間去與徐后暗暗的調起情來，徐后起

初只好假作不知，後來東王又假酒三分醉的，竟用他的脚，在那棹子底下，去踢徐后的脚起來，徐后至此，方才忍無可忍的變臉道：東王，你當我甚麼人看待，竟敢調戲你的嫂子，真正是個禽獸。東王忽見徐后罵他禽獸，暗暗一想，也知自己荒唐，但是一時無可轉圜，居然被他想出一個法子。這個法子，不但可以當場威懾徐后，將來還能隨他心願，且可以此挾制天皇，不怕天皇再以天子之威壓他。東王既是想出這個法子，馬上撲的一聲，站了起來，雙手向上直伸，打上一個呵欠道：趕快焚香，天父臨身矣。說着，他就奔到龍位之上，盤膝坐下，緊閉雙目，假作天父的口氣，喝着徐后道：我已來此，你是我的媳婦，還不跪下。徐后初到未久，不知甚麼，叫作天父，但見東王忽去坐在龍位之上，那種低眉閉目的神氣，很是奇怪。此時天皇却在一旁，暗叫一聲不好，只得一面命人燒起大香，一面急命徐后去朝東王跪下，自己也率衆人跪在徐后背後，連連合十膜拜。洪氏之役以敬為主當下又見東王指着徐后罵道：我們教旨，只知孝敬二字，今

爾初作皇后，就敢不敬我這天父。

此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以後怎能再教天下人民信我之教。

快快重笞四十大板，以爲大不敬者儆。天皇尙待去替徐后求情，東王早命他的隨從把那徐后撿翻在地，倒剝鳳袍，好在徐后本是穿着散裳，無須再剝小衣，也算她的不幸。一個粉裝玉琢的玉臀之上，竟被無情笞板，笞了四十，正是

欺人欺己，今方悔，無法無天後更多。

不知徐后被笞之後，還有何事，且閱下文。

評曰：洪氏初則假借天父之教以成事，繼則復因天父之教釀成閱牆之亂，以致功敗垂成，計亦左矣。作者於此大書特書，實屬醒世不少。

第三十一回 塔齊布拔幟選營官 李續宜揮旗捲敵帥

徐后被笞之時，因見天皇如此的威權，尙不敢去向天父替她乞憐，方知東王這人無論怎樣，總可假借幾分天父之命，以壓他人，只好自認晦氣，挨痛無聲，流紅有血罷了，及至笞畢，天皇同了吉陳二妃，方去扶起徐后，復又領她去向天父謝罪，東王至此，忽又一連打上幾個呵欠，算是天父業已離身，他才睜開雙眼，走下座來，假作不知其事的樣兒，問着天皇徐后二人道：「剛才天父降臨，不知所諭何事？」老奸巨猾，真是可殺，然亦天皇看以成之。此時天皇正在啞子吃黃連，說不出來的苦，那兒還能答話。徐后呢，正在雙股似裂，痛得哎喲哎喲的呼號不止，已由吉陳二妃扶至一旁，蕭三娘也不知道天父臨身，是件欺人之事，她就急將天父怪着徐后不敬，把她責了四十大板的事情，告知東王，東王不待蕭三娘說畢，仍又裝出很覺不過意的，走到徐后跟前，安慰她道：「皇嫂初到我們此地，對於天父的教規，不甚明白，本也難怪，不過天父訓誡他的下代極嚴，皇嫂不必介意，常言

說得好，叫做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羞。此乃專制之語，楊氏既遭天父的平等之教，大不該引出此語。皇嫂只要能夠常

存敬畏天父的心理，

語中有刺。

以後倘遇天父和我個人問答說話的時候，我當替

皇嫂多說好話便了。徐后聽說心裏好氣，面子上只得點頭答應。從此以後，徐后的畏懼東王，竟比天皇還要厲害，所以後來東王又假天父之命，把她召至東王府內，去聽天父講教，乘間調戲。徐后不敢抗拒，因而失節。此是後話。此地說過不提。單講這天，天皇先命徐后向東王告了病假，飭人扶至寢宮。自己再和東王蕭三娘、吉陳二妃重行入席。東王才將湖北失守的詳細情形告知天皇。原來當時的咸豐皇帝，因見洪秀全、楊秀清等人造反，都是漢人，所以不肯將那兵權全部付與漢官。雖然派了胡林翼去署湖北巡撫，又放琦善爲欽差大臣，率了十萬之衆，跟在胡林翼的後面，明說前去幫助胡林翼的，其實却是前去監督胡林翼的。此種地方去看不可靠的情史，不知看說部的實在了。甚至得了鄂督吳文鎔殉難之信，還不放心漢人，又調荊州將軍官文，補授湖廣總督。後來連得安慶、九江、南京相繼

失守的信息，方始知道滿人實不中用，於是方用六百里的牌單，把一份極要緊的廷寄，寄給湖南巡撫張亮基，轉致曾國藩，命他大練水師，趕緊出兵江西，腰擊安慶九江等等的洪軍，以作琦善官文、胡林翼那邊的聲援。又因張亮基保守長沙有功，將他陞爲雲貴總督，卽以花縣人駱秉章補授湖南巡撫，并以旗人勝保爲欽差大臣，率着七八萬旗兵南下，專爲接應去攻鄂皖贛寧的官兵之需。又將曾國藩之弟曾貞幹，以知府用，彭玉麟以兵部郎中用，羅澤南以同知直隸州用，楊載福塔齊布二人，以都司用，張玉良以守備用，連那曾大成其人，也加了級，照咸豐皇帝之意，以爲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豈知那時的曾國藩、胡林翼、彭玉麟等人，用力去攻洪軍，倒也不是功名心重，確是完全爲的百姓，他們因見凡是洪軍到過之地，無處沒有奸殺焚掠之慘，所以洪軍這邊的錢江、李秀成、石達開三人，眼光比較別人還大，總是異口同聲的，勸着天皇下令帶兵將官，須要能夠安撫百姓，方爲第一，至於斬將掠地，尙在第二，又說官

兵雖多，無非都是會走之屍，只有湖南的曾氏一軍，却要留心。

錢李石三人彼時單提督國藩一人者因長沙一役

已識其人其時彭玉麟尚在曾氏部下左宗棠亦在湘撫幕中未露頭角故不知也

曾國藩既爲洪軍所忌，又是道光皇帝在日所信任

的，咸豐皇帝因有令他督練水師以出江西之命，那時駱秉章初到任，事事都去請教曾國藩的，一天得了一個信息，說是洪秀全納了錢江之策，似有北進之舉，急去告知曾國藩，曾國藩聽說，不覺驚出一身大汗的答道：敵軍倘真北進，那就完了，駱秉章道：晚生所以特來和前輩商酌，駱爲探花科名後於曾氏故以前輩稱之曾國藩想了一想道：這末中丞赶快替我籌劃軍餉，我當命舍弟貞幹，同着澤南的兩個弟子，李續賓續宜兄弟二人，由岳州殺出，直取漢陽，再以彭雪琴的水師以附之一面，移知鄂撫胡潤芝，請他約期進攻武昌，再請琦善琦欽差，勝保勝欽差，派兵接應，我知守武昌的爲楊秀清，守漢陽的爲胡以晃，楊氏剛愎無用，胡氏勇而無謀，只要二人之中，能敗一個，武昌漢陽兩處，便有克復之望了，駱秉章聽說，很是欽佩，後來又談到幕府人才之事，駱秉章又說道：晚生幕府中的那

位左季翁，很是一位將材，難怪張制軍將他移交於晚生的時候，再三叮囑晚生，說他才大如海，不可以尋常慕僚視之。晚生近來的能夠騰出工夫籌劃軍餉，真正虧他幫忙。曾國藩連連點首的答道：季高之才，我的朋從之中，除了郭意誠可以和他抗衡之外，其餘誠不多見。像他這等人材，最好讓他獨當一面。左氏自始至終不以曾氏爲然而曾國藩於其無知之際首先保之此所以作者將其列於三傑之第三名也駱秉章連忙亂搖其首的接口道：且慢且慢，他一出去，豈非苦殺晚生了麼？曾國藩見着駱秉章如此着急，不禁大笑起來。道：中丞勿用着慌，季高這人，才高氣傲，試問現在的督撫之中，那個在他眼中，他的在助中丞，一半固感中丞的信任，一半還爲本地面上呢？駱秉章聽說，便又是是是的應了幾聲，方才告退。曾國藩一等駱秉章走後，即命人去傳羅澤南、彭玉麟、楊載福、塔齊布、張玉良、曾大成、李續賓、李續宜，以及他的兄弟貞幹，大家還未傳到，曾國藩忽見一個家人送上一件公事，隨手拆開馬封一看，見是塔齊布所上，前去攻打漢陽武昌的一個條陳，未曾展開去看，心裏已在暗

贊道：這到巧的，此人尙覺饒勇，他的條陳，必定大有可觀。曾國藩一邊贊着，一邊赶忙翻開那個手摺，尙未看到兩行，不禁狂笑起來，又因笑得太急，喉嚨一噎，竟至大咳特咳的，一時不能止住，旁邊走上一個家人，慌忙替他搥上幾下背心，復又送上一杯開水，因爲曾國藩平時不喝茶葉，說是茶葉爲物，除了只會明目一樣外，其餘對於人的身體，都有壞處，這句說話，曾載他的家書。此書夾忙中說

此茶葉看到下文方知作者之妙文也當時曾國藩喝了幾口開水，咳才止住，還要忍了笑的再看那個摺子，已見所傳之人，統統到齊，他就先請大家坐下，第一句就去問着塔齊布道：「剛才塔大哥所上的那個條陳，倒底講些甚麼，我却看不明白。」塔大哥還是口頭說了吧。塔齊布一聽曾國藩如此在說，頓時把臉漲得緋紅，嚙嚙嚙的，一時答不出來。彭玉麟和羅澤南兩個，對於曾國藩一同是得意門生，一個是多年朋友，平常相見，素來不用上司下屬的儀注，那時他們二人一聽見塔齊布竟會上起條陳起來，都覺一奇，忙將那本條陳摺子，一同拏起一看，只見白

字連篇，曾國藩笑的原來爲此未免少見，多怪其與前清的武官目不識丁很多。沒有一句句子，可以連貫的，但是二人素欽塔齊

布的饒勇，自然原諒他的筆墨，卽把那個摺子，送還棹上，單去聽塔齊布和曾

國藩講些甚麼，當下已聽得曾國藩在向塔齊布說道，你那條陳上所說的去

攻漢陽之策，我已知道，且不說牠，我見還有一條拔識撰任榮官的事情，可是

拔識選任營官麼，你倒說說看，塔齊布忙將他的腰骨一挺道，標下要用五面

大旗，分插東南西北中的五處地方，不管那個，只揀能搶大旗的那人，去充營

官，曾國藩聽了，微微地笑着道，現在的一班營官，饒勇善戰的，確也很少，你這

辦法，倒也奇突，這末你就下去照辦，不過將來你所選中的營官，你須代負全

責，塔齊布一聽，曾國藩贊成了他這一條，不禁高興得站了起來，大聲的說道，

勇夫之態我的部下，自然該我負責，曾國藩又笑着命他坐下道，你去辦好之後，

隨我進駐瑞州，湖北的事情，讓貞幹和希菴雪琴三個前去，希庭爲李綱宜之號，彼時已陞候補知府，向隸胡翼林部下。

李續賓却來岔口道，卑職願與舍弟同去，恢復湖北，曾國藩聽說，便與李續賓

咬上幾句耳朵，李續賓聽完，面有喜色，方才不言。伏筆曾國藩又和彭玉麟低聲

的說了一會，彭玉麟連連點頭稱是。曾國藩又對他的兄弟貞幹說道：你此次

出去，百事可與希菴斟酌行之，不可太覺自信。曾國藩對於這位兄弟素持嚴正主義曾貞幹答道：希菴

大哥才勝兄弟十倍，兄弟平時就是文學之事，也在請教他的。李續宜正待謙

虛，曾國藩搖手阻止，又去對着羅澤南、楊載福、張玉良幾個道：我擬即日進駐

瑞州，似乎可以照應皖贛湘鄂幾處，你們以為怎樣？大家一齊答道：瑞州可守

可攻，那裏原是要道。曾國藩就一面打發李續宜和曾貞幹，同着彭玉麟的水

師前去攻鄂，一面自己率了大軍，進駐瑞州。時在咸豐三年四月，這就是湘軍

出境之始。記得清楚那時東王和胡以冕等人，正因吳吉士、桂子秋兩個同時陣亡，

猶同失去兩隻臂膀一般，不防還要火上添油，雪上加霜。有一天時已深夜，忽

據四處的探馬報到：一是湘軍李續宜、曾貞幹、彭玉麟殺出岳州，已過汀泗橋

了，二是胡林翼、官文兩軍從公安石首方面殺至，三是勝保和琦善兩處各派

旗兵幾萬、從汴梁殺下、四是江忠源之弟江忠濟、奉了向榮之命、從武穴殺上、
五是新任安徽巡撫李孟羣、從安徽邊境殺至、六是幾股捻匪、捻匪起點在安徽一帶、初似流寇性質一乘
機殺來、想得漁翁之利等語、胡以冕聽了此等消息、尙能點齊人馬出戰、獨有
東王一得此信、嚇得就想棄了武昌、率兵東下、還是那個已故南王馮雲山之
子馮兆炳進諫道、現在天皇已佔南京、長江一帶都已入了我們範圍、湖北地
方、雖爲四面受敵之處、却也是一個四面殺敵之處、萬萬不可輕棄、小姪不敏、
願領五千人馬、出當頭陣、雲山之子 倒處不弱東王聽了、心中雖不願意、面子上不好不允、
只得撥給三千老弱殘兵、以及數員不中用的偏將、其餘大軍、留作自衛之用、
蕭三娘瞧不過去、便把自己所統的二千艘水師、交與馮兆炳統帶、息促之間 也覺失算蕭
三娘這樣一辦、馮兆炳方能去與清兵、在那洪山之外、血戰了兩場、方把洪山
奪了過來、輔王楊輔清、彼時取名都不講究 輔清乃附清朝也便去攬撥東王、說是武昌本已四面包圍、
現幸馮兆炳奪回洪山、我們何不趁此殺了出去、勝則再回武昌不遲、敗則就

向下游退去，管他媽的湖北。

輔清且秀清本是族兄弟都是一邱之貉也

東王聽了大喜，正待下令照辦事

爲蕭三娘知道，忙去諫阻道：「王爺若納輔王叔叔之計，縱能到了南京，還有甚麼臉去見人。」東王聽了，恨恨的說道：「姓洪的坐了江山，却教我們替他拼命，他是乖人，我們都是傻子不成。況且他從前替我看過風水，本來說過這個皇帝歸我做的。」真好詔性蕭三娘知不可諫，只得憤憤退去。誰知東王這邊，剛在商議逃走的時候，就是胡以晃正在漢陽殉難的時候。原來彭玉麟奉了曾國藩之計，又知胡以晃是個有勇無謀的人物，他就先讓李續宜和曾貞幹二人，自去攻打漢陽。他却用出瞞天過海之策，把他所統水師，全行冒充商船，去向胡以晃的糧台那裏，假做納稅的樣子，與之爭持數日，牽延工夫。那個糧台官不知是詐，又見船舶甚多，稅數不少，所以只在爭多論少，不知其他。這樣一來，如何還有工夫前去檢查真僞。當下彭玉麟瞧見敵方沒有準備，又見大隊船舶已被馮兆炳帶至洪山那邊去了，即出其不意，陡把糧台中的糧草先行搶到手中。

然後就將漢陽城外的要隘統統佔下，胡以晃得報，知道大事已去，但是奉了天皇之命，把那漢陽交與他的，不敢棄城逃走，只得一面飛報東王，那裏求發救兵，一面率兵出城，去與李續宜、曾貞幹二人拚命廝殺。不料曾貞幹、李續宜兩個，雖是文人出身，不知甚麼武藝，可是少年好勝，一般勇氣，只知上前，不肯退後。胡以晃已經難得取勝，再加糧台一失，軍心大亂，打仗的兵士，還是逃走的兵士多了，只好戰一陣，敗一陣，一直敗入城內，緊閉四門，還望東王去救。那時東王同了輔王楊輔清，早經率着親信將官，假說出城前去殺敵，便往下游一溜，胡以晃求救的文書，當然沒處投遞。胡以晃一得此信，正在躊躇，那個李續宜，却已首先登城，殺將起來。胡以晃仍舊不肯就逃，又和李續宜前去廝殺。李續宜要奪頭功，他就想出一個奇計，忙把手上的一把馬刀，用力的先向胡以晃的腦門釘去。胡以晃一壁偏身避過，一壁暗忖：這是甚麼戰法，豈知說時遲，那時快，李續宜一把馬刀釘出之後，順手將他馬後，那個掌旗官手上所擎

着的一扇大纛，拔到手中，陡向胡以晃這人，呼呼的幾下捲去，說也奇怪，胡以晃總算是個力大無窮的，竟會被那旗子，將他捲入裏頭，李續宜手下的兵士一見他們主將，用旗捲了敵帥，頓時一擁而上，亂刀齊下，早將胡以晃這人，連旗帶馬的剝成一團肉餅。未免殘忍曾貞幹連忙跟着登城，於是收復漢陽，等得李續宜會同彭玉麟，要想乘勝取去武昌，可是早被胡林翼捷足先登的，得了去了，武昌漢陽兩處，既是同時已爲官兵所得，所有洪軍方面，未曾逃出的兵士，真也死了不少，因爲洪秀全納了錢江李秀成石達開三人之請，雖已下令前敵兵將，不准奸淫焚掠，那知此等命令，偏沒效力，再加東王輔王等人，本反對洪秀全的，他們駐軍武昌，連頭搭尾，雖只四五個月，却把一座武昌城內的老百姓，少說些也殺死一半，那時一班老百姓，既見官軍打勝，豈有不去打落水狗之理，所以當時的洪軍，死傷之數，也和所死的老百姓相仿，推原禍首，東王應該負責，不過東王應對天皇所說的說話，自然一筆抹煞實情，當時天皇

一見事已至此，責也無益，況且還不敢責他，單是問了東王一句，兆炳這人，倒是可用之人，現在是否同來，東王蕭三娘一同答道，他大概要和後面的大軍一齊同到，天皇聽說，也沒甚麼好講，心中只在惦記徐后，一等吃畢，即命幾位大臣，親送東王夫婦去，到預建的那座東王府邸，自己更同吉陳二妃入內，前去安慰徐后，徐后先命吉陳二妃退去，方才哭訴天皇，硬要逼着天皇設法，除去東王，天皇當然滿口答應，第二天一早，天皇也不去與錢江石達開二人商酌，自作主張，一同下了幾道聖旨，一道是命北王韋昌輝安撫江蘇各郡，一道是拜林鳳翔爲平北大都督，但在糧餉軍械，未曾籌備齊楚以前，先行去取揚州，以便好與鎮江連成一片，一道是命劉狀元彌探花二人整理內政，一開男女二科，二設男女儲才二館，一道是命李秀成進取南昌，一道是命陳玉成以安慶之兵，再去恢復湖北，錢江一見這幾道聖旨，便向石達開大爲嘆息，道：林鳳翔雖屬一時名將，然而臨機應變，不及李秀成，這個北伐的大責任，重於南

方萬倍、天皇用人、怎麼這般顛倒了、石達開聽說、無言可對、又把東王答責徐后之事、說知錢江聽了、錢江因東王日見跋扈、難免鬩牆之禍、終將由此瓦解、從此以後、不覺灰心起來、一天忽接李秀成之信、展開一看、見是李秀成前來質備他的、說是弟的駐兵九江、原望天皇調京、會同北伐、如今不圖北方、且命弟進兵去取南昌、南昌縱得於大局何補、威王林鳳翔之才、雖然勝弟、但不及軍師多多、二人不是互相標榜何以令他單獨去任如此大事、近見朝中所出政令、往往顛倒百出、究是何故、云云、錢江看罷、本想詳細復信、後來一想、便不回復、因為東王自從回京之後、四處城門、派人檢查、恐怕被其查出不便、李秀成候了許久、不見錢江的回信、只好進兵、出發之際、因聞曾國藩業已駐兵瑞州、他就先攻南康、他的一個心腹將官、名叫袁圓的問他道、王爺何故先取南康、李秀成笑答道、南康若爲我得、東至饒州、西至武甯、皆爲我們所有矣、袁圓聽說、方始拜服、卽行出發、及到南康相近地方、忽據探子報到、說是官兵方面、已由前任江

蘇提督余萬清前來應戰，李秀成聽了，微笑道：「若是他來南康地方，不必廝殺。可爲我有。」李秀成剛剛說完，正在吃飯，又據探子報稱，說是曾國藩那邊，又派李續賓、羅澤南二人，各率精兵五千來助余萬清提督。李秀成不待探子說完，驚得投筋於地，汗下不止，正是：

強中自有強中手，理外偏多理外人。

不知李秀成如何驚慌至此，且閱下文。

評曰：補叙湖北之事，既簡且明。

新華祕記

（折六） 角六元一洋大價定 册二

是書爲武進許指嚴先生所撰。內容於洪憲帝系之黑幕。描寫盡致。如禹鼎鑄奸。溫犀燭怪。又如百戲雜陳。萬醜齊演。令人閱之嬉笑怒罵。不能自已。人物則有六君子。十三太保。兩小妖。十四皇子。十六御妻。御弟皇姪等。事蹟則有瘦馬陰謀。小王爵。玉龍杯。瓊島古碑。乾兒孽。沐燕主。遮羞錢。寶石釧等類。皆珍聞祕帙。不可殫舉。洵可謂新華宮內未經漏洩祕事。絕非坊間袁氏軼事等書可比。諸君欲知袁皇帝之祕史者。不可不讀此書也。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第三十二回 手中落筋大將憚援兵 面上飛金如君認義母

李秀成的部將袁圓、忽見李秀成一聽見羅澤南、李續賓二人來助余萬清之信，不禁嚇得投筋於地，滿頭大汗起來，甚爲不解，忙去問着李秀成道：「王爺久經戰陣，何故一聞羅李二人趕來助敵，卽現這般驚慌之狀？」李秀成見問，一壁俯身拾起地上的筷子，一壁拭着額上之汗的答道：（自身照）羅李二人本是師生，曾國藩都把他們當作五虎大將看待，他們二人既來助戰，我已難得對付，再加曾國藩駐兵瑞州，本在做那贛、皖、湘、鄂四省聲援的，如何不授他們的奇計，我僅一旅之師，怎麼不驚，（李秀成此語是臨事而懼之意，非真怯也）袁圓聽了，不服道：「王爺不必這般長他人的威風，滅自己的銳氣，末將不敏，倒要和他們見個高下。」李秀成亂搖其手的答道：「這件事情，不是可以賭氣的，我此刻限你率同你的將士，扮作平民模樣，趕在羅李二人之先，混入南康城中，一俟那個余萬清出城和我接觸之際，你們就在城內據了城池，只要你能趕在羅李二人之先，不論勝敗，就記你的。」

首功、袁圓聽說大喜道、王爺既用這個調虎離山之計、末將一定漏夜趕去、就是李秀成揮手道、事不宜遲、愈速愈妙、袁圓立即回隊、下令啣枚疾奔、等他趕到、混入城內、羅李二人果尙未至、李秀成一等袁圓走後、連飯也沒心思再吃、忙即率大軍兼程前進、那個余萬清、自從在南京戰敗之後、總算走了琦善的路子、朝廷方才將他調到南昌、戴罪立功、此次奉了撫台之命、來敵李秀成一路人馬、生怕羅李二人搶了他的頭功、所以不等他們到達、他就帶了所部、出城迎了上來、要想由他的隊伍、單獨擊走李秀成之軍、便好將功贖罪、他還沒有走到名叫十字坡的地方、已與李秀成的隊伍相值、李秀成一見余萬清這般輕進、不顧後方、算定袁圓此時諒已據了南康城池、也不再和余萬清前去打話、立即催動人馬、就和余萬清廝殺起來、雙方正在殺得難解難分之際、余萬清的後隊、忽接探報、說是南康城池、已被李秀成的部下所佔、後隊一聽、城池失守、頓時慌忙、不戰自潰、余萬清陡見這種形狀、料知後方有變、只好連戰

連退，直向南昌省垣逃去。李秀成並不追趕，單是一腳進城，即命袁圓乘勝收復汝甯饒州等處。這末羅澤南、李續賓二人，既是兩員文武全材的將官，怎麼如此誤事的呢？內中自有道理。原來曾國藩自從打發他的兄弟貞幹和彭玉麟、李續宜幾個前去攻鄂之後，他就奏報移駐瑞州。即日起程，剛才到達，就接江西撫台的移文，請他發兵去援南康。他知李秀成是個謀勇兼備的人物，不好怠慢，就派羅澤南、李續賓二人，各率本部人馬，兼程進發，去助余軍。那知羅李二人，剛才走至半路，一連接到南昌撫台的幾封公事，命他們二人迅速救援省垣，並有甯棄南康之語。那時外間的謠傳，確有翼王石達開親統十萬大兵，攻奪南昌的說話。羅澤南也認爲省垣地方，自比外縣重要，李續賓更有一點私心。那天他在曾國藩會議軍情的座上，曾國藩曾經勸他不必赴鄂，要他回到瑞州，一有機會，便好保他署理贛撫之說。所以在那時忽然面有喜色，不過他的喜歡，並不是喜歡去做撫台。他是喜歡一做撫台，便有兵權在手，無

非取那學優而仕好展他的抱負之意，後來他雖未得贛撫，却得了皖撫，也是一樣，只要看他能夠殉難三河之事，便可相信他的宗旨了。此地敘出好使讀者明白此是後話，現在不必先叙，單說當時他們師生兩個計議之後，即去保守南昌，及見余萬清敗退到省，便去問明戰況，余萬清自然推在寡不敵衆面上，掩去自己輕敵失地之罪，好在撫台本有甯失南康的一句說話，不便怪他，羅李二人即將此事經過詳細的稟明曾國藩那兒，那時曾國藩正接克復漢陽武昌兩處的喜信，一面回信令他們師生二人，且在南昌駐紮候命，一面會同官文、胡林翼等人，保奏李續宜署理湖北藩台，因為彭玉麟早有說話在先，志在平賊，誓不做官，貞幹又是他的胞弟，不肯援那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的例子，保舉自己兄弟，李續宜既署鄂藩，就別了曾貞幹、彭玉麟兩個，去到武昌，當面謝過官胡兩位上司，即日到任，胡林翼見有李續宜做了他的帮手，自然很是滿意，正想放手做事，會同曾國藩、彭玉麟，彭氏後時官階雖小，識者已知其才向榮、張國樑，以及沿長江一帶的

幾位督撫設法克復南京的時候，豈知那個官文自恃皇帝鄉親，事事掣他之肘，照前清的體制，本來和總督同職的巡撫，最沒做頭，官文既極顛頑，咸豐皇帝又信他的說話，胡林翼至此，自然弄得無事可爲起來，一天忽接家報，寫了一封回信致他楓弟道：

近來粵匪棄武昌，下金陵，掠江西，往來無定，有類流寇，前吳帥

是捐吳文鎔

奏調兄

入鄂辦事，帮理軍務，兄即帶領黔員數千人，

胡氏久官黃州故帶黔員

逕來湖北，不再回里，太

夫人因路途跋涉，故令黃安護送返益，

指益陽

兄抵鄂境未久，復蒙聖恩高厚，

又拜署理鄂撫之命，現正部署一切，仍擬命黃安回益，迎接太夫人及汝嫂來鄂奉養，來函謂是非至無一定，惟視勢力之強弱爲標準，語亦稍嫌偏激，大概是非不當求之於人，而當返問於己，悠悠之口，肆其鼓簧，以顛倒曲直，確爲數見之事，衰世尤甚，然清夜以思，曲則顧影自慚，此心正志，不能安放得下耳。

胡林翼發了家信之後，仍是悶悶不樂，又過月餘，他的太夫人同了媳婦陶夫人，已由益陽原籍到來，胡林翼便將太夫人婆媳二人，迎入撫署，瞧着太夫人，狠覺精神健旺，陶夫人身體也好，心裏方才開懷一半。忠孝二字本來並重及至第二年的二月下旬，因知三月初一，就是他的太夫人六旬大慶，暗思太夫人守節多年，自己已經位居疆吏，應該替太夫人好好鬧熱一天，此信猶未傳出，所有屬員已來紛紛送禮，事爲太夫人所知，立即把胡林翼叫去，含怒的責備他道：「現在甚麼時候，爲娘想來，正是爲臣子的臥薪嘗胆之秋，你也會念過幾句詩書，難道連這一點點的大道理都不知道麼？」可稱賢母 應生名臣胡林翼忽見太夫人已在發怒，嚇得連連跪下，委委曲曲的辯明道：「母親方才的教訓，自然都是天經地義之言，不過兒子仰蒙母親教育成人，現在也是一位封疆大臣，母親辛勤半世，現當六十大壽，兒子要替母親祝壽，也無非取那聖人所說，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古訓，太夫人聽她兒子說得還近道理，方始將她的

臉色和婉下來，便把手一揮道：「既是如此，你且起來，爲娘還有說話。」胡林翼站起之後，不敢云坐，仍舊恭恭敬敬的立在一旁，聽他太夫人的教訓。太夫人又接着說道：「君憂臣辱，君辱臣死，這是你們做大臣應該知道的事情。譬如太平無事之際，家庭之中，做個生日，本是例所不禁，但是現在大敵當前，國難未艾，雖是你的一點孝心，爲娘心理終覺不安，你可快快傳話出去，第一要禁止送禮，且到初一那天，辦桌祭菜，祭祭祖先，再下幾碗素麪，爲娘就算領了你的孝心了。」先教胡撫台做壽之事再敘官制台做壽之事方不寂寞胡林翼聽說，只得遵照太夫人的意思辦理。到了初一的那天大早，胡林翼同了陶夫人兩個，先向太夫人磕頭祝壽，拜完起來，胡林翼又呈上十部親自書寫的金剛經，陶夫人也呈上親手製成的一張繡花飯單，即前清宴會時遠胸之圍巾一雙繡花鞋子，一幅繡花喜容，一幅繡就鄭俠流民圖的帳檐，算是萊衣舞彩的意思。太夫人先將金剛經一看，見是用硃筆寫就一式臨飛經的蠅頭小楷，比較當時殿試的白摺子還要工整，心裏已是一個高興，及見陶

夫人那幅鄭俠流民圖的帳檐，更加喜得一把去將陶夫人的雙手握住，笑容滿面的稱贊道：賢嫂的繡工，本已很是出衆，至於這幅圖意，尤其使我驚心怵目，不能忘記民間的災難，原來這位陶夫人，乃是已故兩江總督陶澍陶文毅公的女公子，幼而聰慧，長而賢淑，非但是才堪咏絮，而且是貌可羞花，只是久未生育，稍有一點缺憾，從前胡林翼不得志的時候，常借婦人醇酒，糟蹋身子，可以速死，又一映天津陶夫人便常常地打起精神勸他，說是一個人的才不才，遇不遇，本來不可同日而語，嘗觀有才而埋沒於世的人物，不過十之一二，有才而見用於世的人物，總是十之八九，倘若少年時候不檢，糟壞了身子，等得日後發達之時，做起事來，精神不濟，那就悔之晚矣，胡林翼當時聽說，自然毫不在意，及至做到湖北巡撫，果感精力衰弱，方知他的這位夫人，才學識見，事事勝過於他，因此凡遇大事，無不商諸夫人，太夫人也常對胡林翼說着：我兒昔日恃才傲物，自己弄壞身體，現在還算祖上有德，爲娘替你揀了這位賢德內

助，否則更加忙不過來的。那些說話，胡林翼雖是敬謹受教，於事可是無補。這天太夫人當場稱贊了陶夫人一會，方才率領兒媳兩個去祭祖先，祭畢之後，復去拏出一千銀子的私房，命胡林翼發出去，撫卹貧民，貧民得着好處，無不祝賀太夫人早早抱孫。

詳細敘至此處彷彿是胡氏一篇小傳，陶氏後仍然無出乃於咸豐七年十月以墨溪公之孫斐翼之子名子爵者爲嗣，此事詳載胡氏家書。

這天胡林翼正和陶夫人兩個又在談及官文對於他的公事，十件之中倒有九件駁過來的，陶夫人正待勸慰幾句，忽見一個丫鬟來報，說是府縣有事，稟見胡林翼，一面接口感聲請，一面就讓陶夫人親自替他冠帶，出去會客。府縣二人回完公事，忽又稟說道：聽說本月十五就是制軍夫人的生日，首府說到此處，又稍稍放低了喉嚨，接說道：卑府

前清官制知府對於督撫司道自稱卑府，並同運副暨同通州縣則全稱卑職，道員自稱職道，無卑字矣。

和制軍

手下的那位李錦堂帶着一點親戚，據他對卑府說：制軍早已預備化上一二萬兩銀子，那天要替夫人大樂一天，大帥這邊倘要採辦甚麼禮物，卑府好去辦理。胡林翼聽了微笑一笑道：這件事情，兄弟須與家慈斟酌一下。

母在子不

果

要採辦甚麼，那時再行奉托貴府就是。首府聽說，忙將背脊一挺，連連的答應了幾個，是同首縣退去。胡林翼送走府縣，回進上房，便將此事稟知太夫人。聽了，太夫人道：「國家現至如此田地，何必爲做生日，鬧這排場，依爲娘的主意，到了那天正日，你親自去走一趟，也算禮節到了，送禮之事，殊可不必。胡林翼聽說，當然沒甚說話。府縣出了撫台衙門，又去稟知藩臬兩司，以及首道，大家聽說，都也主張不必送禮，免得言官知道。彼此都有不是，等到十五那日，天剛亮了，未久，制台衙門所有的幾座官廳，早已擠得滿坑滿谷。藩台到得最後，也在八點鐘以前，當時李續宜在那司道官廳之中，等上一會，飭人打聽，說是制軍夫人尙未升帳。李續宜聽了，心裏已經有些不甚耐煩，恰巧內中有個名叫王碩平的候補道，頭幾天剛剛拏到以軍機大臣肅順的一封八行，讀者記得否，肅順即是前與會國藩爲死之人。正想拜懇李續宜替他轉呈官制台，幫討要差。此時見有機會，便去敷衍李續宜道：「方伯本來極忙，今天到得很早，李續宜蹙額道：「兄弟衙門裏很有幾

件緊要的公事要辦，原想早些過來拜過制軍夫人之壽，便好先走，誰知尙未升帳，只好在此等候。王碩平道：「此刻還不到八點半鐘，這位壽星婆婆大概也要升帳快了。」王碩平說到此處，又笑上一笑道：「這位壽星婆婆，今天還只二十歲的整生，福氣真好。」李續宜聽了一驚道：「怎麼？這位壽星婆婆，難道是制軍的填房不成？」王碩平微微地搖了一搖頭，又低聲的說道：「方伯難道還不知道這位闕夫人，不是制軍的元配麼？」李續宜便吃了一驚道：「莫非這位闕夫人，乃是偏房不成？」王碩平連連點頭道：「制軍的大夫人，還在奉天。」李續宜不待王碩平說完，他就氣得把坑几一拍，對着臬司、運台、首道幾個發話道：「我們這位制軍，未免太把我們這些監司大員瞧輕了，一個房裏的姨太太，也犯不着鬧得這般大驚小怪。大衆都含笑的答道：「方伯，何必如此認真？我們總之是敷衍制台的，李續宜撲的一聲站了起來，對着大衆一拱手道：「諸位儘管在此敷衍制台，我姓李的只知抱着一部大清會典行事，不敢隨聲附和。」李續宜說着，他就大踏

步的出了司道官廳，正待一個人回他衙門，忽聽頭門外面一連三聲炮響，就見他的管家飛奔進來，說是撫台到了，李續宜聽見，撫台到了，只好同了大家照例前去站胡林翼的班，原來滿清的官制，制台是從一品，撫台是正二品，藩台是從二品，撫台比較制台雖差一級，官階小得有限，藩台比較撫台也差一級，官階却小得多了，所以藩台要替撫台站班，這是守他司裏的儀注，但是撫台對於藩台的站班，總是不敢當的，每逢藩台替他站班，都是極客氣的，和他講話，那時的胡林翼，他與李續宜更有私人交情，見李續宜同了司道前去替他站班，慌忙連連拱手道：何必拘此形跡，胡林翼的跡字剛剛出口，早見那兩扇麒麟門大開，一個制台的管家，手上高高舉起他遞進去的那個侍生帖子，前清男子拜女人照例用侍生帖子，嶺上高聲喊着：一個拖長聲音的請字，已在相請，胡林翼即將他的腰向着大眾一呵，先在頭裏大搖大擺的走了進去，李續宜一見胡林翼，身居撫台，居然比他圓通，也只得忍了氣的跟着胡林翼走入，去到壽堂拜壽，拜完

之後自然不好先走，原來官制台起先已經得着李續宜發話之信，因為此是私事，不好去和李續宜打官話的，正在急得沒人轉圜之際，忽見胡林翼已將侍生帖子送入，這一喜還當了得，赶忙親至壽堂門口迎接，及見李續宜也在後面跟着，心裏更加感激胡林翼不置，於是殷殷勤勤的回禮之後，即同大家去到花廳入席，席上已在向着胡林翼大事敷衍，不過未提此話罷了，席散之後，又親自送出大衆，回到上房內，忽見他的那位闕氏姨太太一個人獨坐房中，正在那兒流淚，心知自然爲了李續宜掃她面子之事，忙去立在闕姨太太的身旁，一面替她拭着眼淚，一面陪了笑臉的說道：「你快不必生氣，方才的那李渾蛋，自然大大的不是，好在有了胡撫台替你抓回面子，我們還是商量商量，怎麼謝謝人家才好，闕姨太太聽說，方才一壁去讓官制台替她拭去淚痕，一壁又怨苦連天的說道：『我說胡撫台真是好人，今天若沒他來賞我面子，我早被那個姓李的小子，氣得一索子吊死的了。』闕姨太太說到這句，又把她的

那雙水汪汪的眼珠子，死命的恨上官制台幾眼道，虧你還是一位湖廣總督，一位皇親國戚，你若不把那個姓李的小子參牠媽的，我就前去告他御狀，麼甚

語官制台皺眉道，事有緩急，你不可混在一起，要參那個李渾蛋，儘管慢慢的兒參了，現在先得想出一個法子，怎麼前去謝謝胡撫台呢，闕姨太太想了半天道，要末讓我去認胡撫台的太夫人做個乾娘，官制台忙接口道，這樣也好，不過不好自己就去，總得有人出來拉攏，不然沒有面子，闕姨太太聽了不禁大怒起來，馬上啐了官制台一口道，你還是在講夢話呢，還是在講酒話，那個姓李的小子，這般糟蹋他的祖奶奶，你倒不說沒有面子，我要去認胡撫台的太夫人做乾娘，倒反說沒有面子，官制台連連地把他身子一讓，忙告饒道，算我說錯，算我說錯，這末你明天就去，好不好呢，闕姨太太聽見官制台這樣答她，方始沒話，第二天一早官制台尚未醒來，闕姨太太早已打扮得像個花旦似的，由着一班丫頭，將她簇擁着，坐上官制台那個八抬八拔的綠呢大轎，一

直來到撫台衙門，遞進名帖進去。太夫人和陶夫人兩個，傳諭升炮迎接。及至入內，這位闕姨太太，先以姪媳之禮，拜見了太夫人，又以弟媳之禮，見了陶夫人。剛才坐定，就將頭一天受了李續宜之氣，幸虧胡林翼給她面子的事情，告知太夫人和陶夫人兩個聽了。太夫人含笑的先答道：官太太，老身倒要奉勸你，不必去記李方伯之恨，因為他是一位軍功出身，多少總未免有些武氣。闕姨太太剛待答話，忽見胡撫台不由通報，自己走了進來，正是：

國事榮懷輕小節，軍情順手賴多嬌。

不知胡林翼進來有何要事，且閱下文。

評曰：此回細叙官胡兩家做壽之事，賢不肖不待判介明矣。至描寫一切之儀注，亦一筆不苟。作者若非熟讀大清會典，便不敢如此寫法。

大湖

姚民
哀著

大盜

二冊定價一元六角

實售六折

太湖地勢奧僻，盜匪出沒無常，放火劫舍，擄人勒贖，無所不為。盜匪帮派，不計其數，以太保阿書為最著名。

本書為太保阿書之塾師所口述，姚民哀先生所編叙。描寫湖中盜匪之一切，熱鬧而又詳盡。如何放火，如何殺人，如何綁票，如何奸淫，如何拒捕，如何劫村，寫來殘暴兇惡，令人髮指。而寫太保阿書，尤較他盜為詳盡，自其出身寫起，直寫到伏法。實人實事，全無虛構，比報載更為詳細而準確。書中附有太保阿書伏法時之照片十幅，用銅版厚紙精印，非常清晰，係出重金所徵得者。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三十三回 隔省辭官起因黃太守 因禍得福種果左京堂

闕姨太太一見胡撫台，自願自的走將進來，稍稍地將臉一紅，便去和他招呼。二人行了一個常禮，太夫人笑問胡林翼道：「我們婆媳兩個，正在和官太太談心，你夾忙之中，進來何事？」胡林翼也笑上一笑的答道：「兒子特來叩見官家嫂，闕姨太太先答了一聲不敢，又去對着太夫人說道：『此地中丞，能夠瞧得起姪媳，益見伯母的盛德。』」今天姪媳斗胆，要想拜認伯母做個乾娘，以便時常好討教訓。太夫人聽說，正待謙虛，那知闕姨太太早已不由分說，就向太夫人倒金挂玉口，稱乾娘的拜了下去。太夫人只好連忙親自扶起，客氣幾句。闕姨太太又向胡林翼陶夫人拜了下去。胡林翼陶夫人兩個，也忙還禮。大家忙亂一會，胡林翼始將他的心事，悄悄告知陶夫人。陶夫人點頭會意，便命丫鬟吩咐出去，從速擺上席來。胡林翼向着闕姨太太笑說道：「愚兄尚有公事要辦，大妹可與家慈和內人，在此多飲幾杯。愚兄就把此事，命人前去稟知制軍。太夫人

忙來岔口道：「這末快去告知制軍，說是我要留下我們這位乾小姐好好的玩一天呢。」胡林翼奉命去後，她們母女姑嫂三個，方始入席。低斟淺酌的吃了起來。陶夫人即在席上乘間說道：「姑娘，你可知道你們大哥方才進來何事？」闕姨太太一楞道：「這倒不知，想是大哥有甚麼說話，要和我講麼？」也極聰明陶夫人點點頭道：「你們大哥方才對我說，叫我轉致姑娘，現在我們既是一家人了，湖北的内政，他想和制軍兩個把他辦好，以便騰出身子，全力去對敵人。」胡氏竟走內線，足見他也苦心孤詣。案此闕姨太太連連拍着胸脯的笑答道：「嫂子，我敢包定你們妹婿以後無論甚麼公事，統統讓與我們大哥作主辦理。」闕姨太太說了這句，又朝太夫人笑着的說道：「乾娘，從前你的子婿，他因不知我們大哥是個正直君子，所以有些地方，要和大哥爭持，太夫人至此，方知她兒子的苦心，便也含笑的接口道：「大姐，官場真正如戲場，只看官胡兩方大家改口稱呼如此，快法即可豁然笑話雖如此，我們這位子婿制軍，他到底是位總督，以後只要大家商量辦理，你們大哥得能不致尸位素餐，也就好了。」闕姨太太忽

正色的答道，乾娘不必這般說法，你的子婿，懂得甚麼，做你女兒的，再老實和你說一聲。他是在旗的，斗大西瓜般的漢字，也不過認識半籃罷了。陶夫人聽說，抿嘴的一笑道，這也難怪，他們旗人，怎比我們漢人，闕姨太太邊說邊吃，又將乾娘長的，嫂子短的，說了一大堆的恭維討好說話，方才請求賞飯散席。太夫人因為她們衙內，却有一座極大的花園，陪着她的這位新認乾女前去遊玩，這天闕姨太太真的，有說有笑，直到吃過晚飯，方始回去。從此以後，那位官制台，果然事事去與胡林翼商量辦理，偶有意見不能一致的時候，都是闕姨太太出場，死死活活的，逼着官制台依了胡林翼的主意。方休，胡林翼直到此時，方算達了他要放手做事的目的。胡林翼雖在湖北漸漸順手，可是那位左宗棠，左師爺，却在湖南鬧了一個大大亂子，自己弄得歸了奏案，被人通緝，猶在其次，連那一位最信任他的駱秉章，駱撫台，也被帶累，因為此事革職。原來左宗棠的才氣本大，性子就未免驕傲一點，幸虧駱秉章素有愛才之名，他的

聘請左宗棠去做幕府，原不以尋常幕僚看視，所以左宗棠和他相處，總算是賓主盡東南之美的了。那知左宗棠正因駱秉章信任過專，不能不事事負責，以報知己。有一天晚上，駱秉章業已睡下，忽然聽得頭門外面連放三聲大炮，連連問着他的夫人道：「外邊何事升炮？」他的夫人笑答道：「大概又是左師爺在那裏拜奏摺吧。」駱秉章聽說，並不命人去取奏摺底稿來看，單是微微地蹙了一蹙眉頭道：「他所擬的奏稿，本來不用增減一個字的，但是究竟又在奏些甚麼事情，應該讓我知道。」所以當時湖南不嫌於左的人，知道有們有人加以二撫台之說。夫人聽說道：「我知道有句古話，叫做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現在外邊妬忌左師爺的人，誰不說他權柄太大，老爺既是信任他了，何故又說此話？」駱秉章迂腐騰騰的點頭道：「夫人之言是也。」又過月餘，駱秉章因事前去巡閱岳州，忽見漢陽府知府黃文琛到他行旅稟見，見面之後，黃文琛先談幾句例話，然後即在身邊摸出一顆府印，呈與駱秉章道：「卑府近來委實有些精力不濟，屢次上稟官胡兩帥，請求開缺，以

讓賢路、官胡兩帥總是不肯批准，所以卑府特地帶印來見大帥，擬求大帥委人前去接替。駱秉章聽說，笑上一笑道：「老兄是做湖北的官，怎麼來向湖南巡撫辭職起來？」黃文琛又說道：「這是軍務時代，大帥本可委代的，況且卑府實有做不下去的苦衷，務求大帥成全了卑府吧。」駱秉章聽了不解道：「貴府有何苦衷，這倒不妨大家談談。」黃文琛見問，忽又不肯說出。駱秉章沒有法子，只好隨便慰藉幾句，請他回去。及至巡畢回省，就把黃文琛的事情當作笑話講給左宗棠聽了。左宗棠道：「晚生雖和這位黃太尊素昧平生，但是聽人傳說，他做知府，一聞寇事危急，常常一天到晚的前去守城，或者真正精力不濟，也未可知。駱秉章聽說，便笑着搖手道：「不管他的精力濟不濟，我們湖南的事情，還忙不了，怎麼去問湖北的事情？」左宗棠也就一笑不談。那知有人無意之中，把這件事情傳給永州協副將樊燮聽了。樊燮不覺大吃一驚，暗忖道：「黃文琛那廝，他本和我入睡，一定在那駱撫台那裏，告了我的消息了，我又因為酗酒狎娼的。」

那件事情，此地漢陽紳士，沒有一個和我對的，這樣一來，我的前程，可不能夠保了。樊燮一個人忖了一陣，後來愈想愈怕，急把他的一個名叫魏龍懷的文案師爺請至，告知此事，要他想法。魏龍懷想上一想，忽帶笑容的說道：晚生有計策了。現在駱撫台的幕府左宗棠左師爺，他是湖南湘陰縣的一個舉人，少年時候，曾與曾滌帥、胡潤帥、郭崑燾數人，都是密友。後來大家連捷的連捷，做官的做官，只有他依然還是一位老舉人。直到前年，已經四十六歲，方才知道沒有鼎甲的福命，只好前去尋着我們這裏的那位胡大帥。那時胡大帥尙在張亮基撫台的衙門裏，參贊軍機，便把他荐與張撫台去作幕友。那時曾滌帥還在長沙督辦團練，大家都說他是一位磐磐大才，所以張撫台十分信任，及至張撫台陞了雲貴總督，又將他移交與現在的駱撫台的。不料這位駱撫台，比較張撫台還要相信他，所以人家都稱他做二巡撫的。大人何不去見見他，只要他肯幫忙，莫說一個姓黃的不能奈何大人，就是一百個、一千個姓黃

的也不中用。樊燮一直聽到這裏，連連稱是。馬上去至長沙，謁見左宗棠。左師爺、左宗棠那時方握湖南全省的軍務大權，常有外省官吏前去和他商量公事。那天瞧見這位現任永州協台前去拜他，自然不能不見。不過左宗棠的爲人心直口快，胆大才長，固是他的長處，恃才傲物，不能匿情虛貌，與人虛與委蛇，又是他的短處。當時一見那個樊協台腦後見腮，未語先笑，定是一個小人。禮貌之間，不肯假借，等得樊協台朝他磕下頭去，他只長揖不拜，可巧這個樊協台又是一個十足加二的大大渾蛋，既是來走門路，自應忍耐幾分。他竟忘其所以，一見左宗棠直受他拜，不禁老羞成怒起來。當場就發話道：「樊某身居現任協台，頂子已紅，你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舉子，除了前去捐官，可抵幾兩例銀外，前清捐例一開，無論何人都可報捐功名秀才，只抵銀八兩。舉人抵銀八百兩。樊氏故有此說。其餘還趕不上我的一個差官。左宗棠既是一個著名盛氣的人，如何肯受這些惡話。當場就和樊協台對罵了一陣。及至他的同事將樊協台勸走之後，他還是怒氣未消，立即面告駱撫台。駱撫台自

從見過黃文琛之後，每逢漢陽紳衿來見，常常地問起黃樊二人的政聲，那班紳士，本在恨那樊協台酣飲狎娼，軍紀不整的，一見問及，當然就同灶司菩薩，直奏天庭一樣，還要加上一些醬油麻油，所以駱秉章早已知道樊協台不是好官，只因隔省官吏，不去管他，此刻一聽左宗棠說他不好，一時記起紳衿之言，立即一道移文去到湖北，那位樊協台便得了革職處分，樊協台既是鬧得求榮反辱，自然不肯了事，他就化了一筆銀子，孝敬了官文的門下李錦堂，那時李錦堂已由官文保了知縣，極有權力，乘便進言官文，也是加油加醬的，硬說棠左宗是個劣幕，官文正和駱秉章因爲一件公事，有些意見，便不去和胡林翼商酌，即將此事，暗奏一本，旨意下來，就命駱秉章迅將劣幕左宗棠驅逐出境，駱秉章接旨之後，又認爲官文有意和他爲難，並不和人商量，立刻也奏一本，不但力保左宗棠，不是劣幕，而且牽及官文，那時官文正在走紅，咸豐皇帝不禁龍心大怒，一面將駱秉章革職，一面命官文將左宗棠拏案訊辦，左宗

棠一見這個青天霹靂，直把他的鬍子氣得根根蹶起，口口聲聲要告御狀。

和竟

留姨太太的口氣一般，描寫碌亂之狀有味。

去和官文拚命，他的朋友個個勸他不可負氣，若告御狀，簡直

是以卵敵石，自尋大禍。那時曾國藩業已移駐祁門，一則軍事正急，無暇顧此，二則遠在他省，不知內容，因見皇上如此嚴旨，不敢去碰釘子。左宗棠既沒幫手，只好先行離開長沙，一個人悵悵無所之時，一走兩走，走到湖北，又值胡林翼正丁內艱，雖然聖眷甚隆，奮情留任湖北，照例不見客的。左宗棠一時無法，只得寫信說明來意。胡林翼一聽左宗棠到來，幼年朋友不能置諸不理，正想暗暗派人前去請來相見，還是陶夫人勸阻道：季高性子偏激，人所共知，此刻又遭橫禍，他一定疑老爺袒護制軍，若是面見，怕防激出事來。胡林翼聽了也以為然，便寫信給襄陽道台毛鴻賓，命他親去勸阻左宗棠，說是小人網羅四布，果去京師，必墮術中，只有暫時容忍，以待機會出來。左宗棠聽了此話，却也減了幾分盛氣，趨趨不前起來。

胡之於左不能不謂君子愛人以德。

但是兩手空空，身無長物，幾乎要

流落荆襄一帶的了，幸虧無意之中，遇見一個監利縣裏的紳士王柏心，見他雖然落魄，還有國士的氣度，於是將他留到家中，十分款待，但因此事已成奏案，一時無可爲力罷了。左宗棠住了一向，一天忽去向王柏心說道：左某身受奇冤，已至流落，老兄解衣推食，如此相待，無異骨肉，但我年已四十有八，兩鬢已絲，縱不上京叩闈，以伸三字之獄，可是一個通緝人員，長住府上，恐累老兄，我想去投滌生，弄個糧子帶帶，好去殺賊，就是死於賊手，猶比死於小人之手，好得多呢。左氏此時也算四面楚歌的了王柏心聽說道：滌帥現在祁門，此地至彼不是旦夕可到，況且四處都是長毛，還有捻匪夾在裏頭，似乎不宜冒險，依我愚見，最好請季翁還是通信與滌帥，潤帥，幾位老友，他們都是封疆大臣，或有疏通法子可想。左宗棠聽說，慌忙向着王柏心一揖道：兄弟神經錯亂，竟至思不及此，不是老兄指教，竟至一籌莫展的了。左宗棠說完這話，便去委委曲曲寫了兩封信，分寄曾胡二人。胡林翼近在咫尺，自然得信較早，因見官文正在遵旨，要將左宗

棠歸案訊辦、通緝的公事、竟同雪片般的飛了出去、一時不便去向官文說話、後來却是陶夫人拏出一筆私房、置了幾樣貴重首飾、去托闕姨太太疏通官文、雖然沒有辦到奏請銷案、但也緩了不少下去、胡林翼這邊有了一點顏色、他就一面函復左宗棠、一面函致曾國藩去託肅順設法、因爲那時的肅順、已以戶部尚書兼軍機大臣、很得咸豐皇帝的聖眷、曾國藩本已接到左宗棠的信、及見胡林翼之信、自然忙去照辦、嗣得肅順的回信、說是這件欽案、由他先去奏請、未免易啓皇上之疑、最好是先託一位京官、奏上一本、皇上必去問他、他就有話回奏、又說與其單辦銷案之事、不如辦那起用之事、費事是一般樣的、曾國藩一見肅順如此熱心幫忙、便知大有希望、急又函託郭嵩燾即意誠之弟、現任軍機處章京的那位郭嵩燾、原來這位郭嵩燾、自從寫信給他哥哥去、教曾國藩遵旨創辦團練之後、循資按格的已經陞到翰林院侍讀學士、不久又新得小軍機的差使、本與曾國藩在通信信息的、既得曾國藩的囑託之信、他

就轉託兩個同鄉御史，各奏一本，一個是洗刷左宗棠之罪，一個是保舉左宗棠之才。咸豐皇帝逐見兩本摺子，一因官文並未再提此事，二因洪天皇帝都南京、浙江、福建等省，復又相繼失守，正在求賢若渴之際，果被那個肅順一口料到，真的一天召對已畢，忽然問起左宗棠這人，倒底有無才幹。肅順自然竭力保奏，咸豐皇帝卽下一道上諭，舉人左宗棠，着以郎中職銜，統率湘軍，前去克敵，暫歸曾國藩調遣。曾國藩一得這道上諭，馬上奏保上去，說是左宗棠可以獨當一面，若交臣部調遣，未免屈折其才等語。胡林翼、張亮基兩個，也先後奏保進去。那時李續賓已由皖藩代理皖撫，不過皖省尚在洪軍手中，李續賓的巡撫行轅只好暫設廬州。他也奏上一本，說是左宗棠之才，勝他十倍。京師各科道中，也有幾個奏保左宗棠的。咸豐皇帝一見京外各官紛紛疏荐左某，此人才必可用，復下一道上諭道：左宗棠着以四品京堂，幫辦浙江軍務。這個官銜，便是欽差體制，既可與督撫並行，又可專摺奏報軍情。

左氏達此方始習極奏來

當時左宗

棠一得此信，方始仰天吁了一口極長的氣道：我左老三也有今天的這一日麼？於是一面分別函謝京外疏荐之人，一面招練湘軍，以便去到浙江。現在且將他按下，又來接說向榮那邊，向榮自從駐兵丹陽之後，朝廷因見失守南京土地，全是陸建瀛一人之罪，與他無干，單將陸建瀛辦過，便放了何桂清，繼任江督也。駐丹陽這位何江督，字平翰，那時還只四十餘歲，他由少年科第起家，一直做到江蘇布政使，在任時候，歡喜談論理財之事，常向清廷上上條陳，後來陞了浙撫，咸豐皇帝因恨陸建瀛太不濟事，竟把一座萬分堅固的南京城池，替他送人，所以對於繼任人員，頗費躊躇。當下有一位軍機大臣奏稱道：現在南京尚未克復，最要緊的事情，只要能夠籌餉便好。浙江巡撫何某前在蘇藩任上，現在浙撫任上，都能籌出巨額餉項，不如叫他前去試試。咸豐皇帝准奏，何桂清始膺此命。他到丹陽之後，一日到夜，只知和他幕友等等飲酒賦詩，抹牌唱曲，對於一切軍務，樣樣推在向榮身上，向榮沒有法子，只好力負責任。

因見那個威王林鳳翔，殺到揚州，十天之內，竟下九郡，急得只像雪片般的公文，去請曾國藩趕快殺出江西，以拊南京之背。曾國藩接到公文，正擬命彭玉麟、楊載福等人，率了全部水師，先去克復九江的時候，忽見探子報稱，說是賊方的東王楊秀清，已被北王韋昌輝，自相殘殺斃命。曾國藩聽了一樂，那時羅澤南、李續賓師生二人，早由南昌調回。李續賓已得安徽巡撫駐紮廬州，羅澤南尚在他的身邊，參預一切重的軍事。他就去問羅澤南，說是賊方既有內亂，我們計將安出。羅澤南答道：「只有速從江西殺出，見事行事，或有勝算。不過人材，却不夠用。」此乃爲國華國荃二人投筆之緣曾國藩剛想答話，忽見他那國華國荃兩個兄弟，一同攜了家書，來到大營投効。曾國藩先將家書看過，方始對着兩個兄弟，皺着雙眉的說道：「二位賢弟，怎麼一齊出來，爲兄身已許國，自然難顧家事。正因爲有了幾位兄弟在家，可以代我定省之職。曾國藩說到這句，又去問羅澤南道：「蘿山，你倒說說看，我的說話可錯？」羅山猶未接口，國華國荃兩個，一同說道：「父親

現在身體十分康健，侍奉一節，既有嫂嫂和幾個弟媳在家，也是一樣，我們二人奉了父親之命，來此投効，況且大哥正在出兵之際，難道我們二人真正的一無可取的地方不成？羅澤南在旁聽得清楚，生怕他們兄弟三位，大家本是好意，不要鬧出惡意出來，反而不妙，慌忙接口對着曾國藩說道：「既是二位令弟奉了堂上之命出來的，要替國家効力，移孝作忠，我說也是一樣。」曾國藩聽說，方才答應下來，即命國華去到李續賓那裏投効，留下國荃在營辦事，正是：

朋從說項原多益，兄弟鬩牆本可危。

不知曾國藩留下國荃之後，究竟何時出發，且闕下文。

評曰：左季高之才具雖大，命宮不好，一場奏案，幾至無容身之地，若非曾郭輩爲之設法幹旋，甚至潦倒終身，亦未可知也。誰謂有才者，即無往不利歟。

52
252952

